

精校評注

古文觀止

校勘者 王文瀾

上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7089B

原序

古文宜選乎？曰：「無庸也！」琳瑯觸目，美不勝收，則選尙已。古文至今日，操選政者，代有其人，駸駸乎有積薪之歎矣！尙宜選乎？曰：「無庸也！」詳略互見，醇疵錯陳，則選又尙已。且余兩人非敢言選也，集焉云耳！集之奈何？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選而略者，詳之；繁者，簡之；散者，合之；舛錯者，釐定之；差譌者，校正之云爾。蓋諸選家各有精思深意，以抉古人之奧，讀之者取此置彼，則美者或遺；一概觀覽，則勞於睹記，此余兩人所以彙而集之也。至於攷訂之下，偶有所得，則亦謹附之，以備參究，不敢雷同附和，以取譏於大雅。若夫聲音之間，點畫之際，諸家或以爲無益於至義而忽之，而不知童子之所肄習，終身勿能忘；況考試之時，一有不合，卽遭擯斥，可不慎歟？余兩人之從事於茲也，有年矣！兢兢焉一義之未合於古，勿敢登也；一理之未慊於心，勿敢載也；一段落，一鉤勒之不軌於法度，勿敢襲

也；一聲音，一點畫之不協於正韻，勿敢書也。山居寂寥，日點一藝以課子弟，而非敢以此問世也。間有好事者有所許可，輒手錄數則以去，鄉先生見之者，必曰：「諸選之美者畢集，其缺者無不備，而譌者無不正，是集古文之成者也，觀止矣！」宜付之剞劂，以公之於世。」余兩人默然相視良久，曰：「唯唯！弗敢當！弗敢當！誠若先生言，抑亦何敢自私。」退而輯平日之所課業者若干首，付諸梓人，以請政於海內君子云。

康熙戊寅仲冬山陰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氏題於尺木堂

小傳

左丘明，周魯太史，孔子修春秋爲素王，丘明爲素臣，述夫子之志而作傳，是爲左氏春秋，又作國語。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是也。又按左氏，丘明名，相傳爲左史倚相之後，亦有以左丘爲複姓者。

公羊高，周齊人，子夏弟子。作春秋傳，四傳至其玄孫壽，與弟子胡母子都錄爲書，漢何休作解詁，其書遂大傳。凡言春秋者，公羊與穀梁合稱二傳，爲公穀派。

穀梁赤，周魯人，子夏弟子。傳春秋。按唐楊士勛穀梁傳疏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名赤，孝經序正義引七錄作名淑。

檀弓，周魯人，姓檀，名弓，以其譏仲子舍適孫而立庶，爲善於禮者，故以名篇。

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西仕於秦，始皇既定天下，斯爲丞相，定郡縣制，下禁書令，變籀文爲小篆。二世時，爲趙高所誣，腰斬咸陽市。

劉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之四世孫；初爲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材俊，向以通達能屬文與焉。嘗哀合戰國諸人所記時事併爲一編，名戰國策；又輯屈原、宋玉、景差諸賦，附以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諸作，及向自作九歌爲楚詞十六篇。

司馬遷，字子長，漢夏陽人；官至太史令，作史記百三十篇，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向、揚雄皆稱之爲良史之才。

漢高帝，姓劉名邦，字季，豐人；秦二世立，起兵於沛，自立爲沛公，入咸陽，破項羽於垓下，五年卽帝位，在位十二年崩。

漢文帝，名恆，高帝之中子，初立爲代王，及呂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爲帝。在位二十三年崩，諡文。

漢景帝，名啓，文帝長子，節儉愛民，有文帝之風，故史以文景並稱。在位十六年崩，諡景。

漢武帝名徹，景帝中子，承文景之業，興學崇儒，開邊拓土，稱爲雄主。在位五十四年，崩，諡武。

賈誼，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累遷至大中大夫，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又拜梁王太傅而卒，年三十三，著有新書。

晁錯，漢潁川人，學申韓刑名，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文帝時，爲太子家令，景帝時，遷御史大夫，請削諸侯封地，以尊京師。吳楚七國反，藉口誅錯，帝卒用爰盎策，殺之。

鄒陽，漢臨淄人，景帝時，與枚乘、嚴忌仕吳，以文辨知名；吳王有邪謀，上書諫，不聽，去之梁；從孝王游，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譖之，下獄，上書自陳，王出之，待爲上客。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景帝時，爲武騎常侍，以病免；武帝時，召爲郎，通西南夷有功，尋拜孝文園令，病免。工文詞，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漢魏六朝人多倣。

之。

李陵，字少卿，漢成紀人，廣之孫也。武帝時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擊匈奴，以五千衆自當一隊，兵敗力竭而降，事聞，上怒，族其家。

路溫舒，字長君，漢鉅鹿人，初爲獄小吏，因學法令，轉爲獄史，昭帝時守廷尉史，宣帝時，上書言尙德緩刑，帝嘉納之，累遷臨淮太守。

楊惲，字子幼，漢華陰人。宣帝時，官至中郎將，後以事失爵，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以書戒之，惲報書，辭語怨懟。宣帝見而惡之，當惲大逆無道，坐腰斬。

漢光武帝，名秀，字文叔，蔡陽人，高祖九世孫。王莽篡立，帝起兵舂陵，大破之於昆陽，及莽誅，卽帝位，定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崩，謚光武。

馬援，字文淵，後漢茂陵人，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後以征交阯功，封新息侯，卒於軍。

建初中諡忠成。

諸葛亮，字孔明，蜀漢陽都人，隱於隆中，先主三顧乃出。先主卽位，策爲丞相，建興初封武鄉侯，屢出師北伐，後以疾卒於軍，諡忠武。有諸葛武侯集。

李密，字伯晉，武陽人，事祖母以孝，謹聞武帝時，徵爲洗馬，及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免官卒。

王羲之，字逸少，晉會稽人，仕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善草隸，爲古今冠，卒年五十有九。

陶潛，一名淵明，字元亮，晉鄱陽人，嘗爲彭澤令，旋棄之，好飲酒，游觀山水，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有陶集十卷。

孔稚珪，字德璋，南齊山陰人，少有美譽，高帝召爲記室參軍，永元元年，爲都官尙書。

魏徵，字玄成，唐曲城人，初事太子建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轉祕書監，進知門下

省事；犯顏敢諫，凡上二百餘奏，皆極愷切，封鄴國公，卒諡文貞。

駱賓王，唐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工文章，爲初唐四傑之一。武后時，數上書言事，除臨海丞，棄官去。徐敬業起兵，爲草檄討武后，敬業敗，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有駱丞集。

王勃，字子安，唐龍門人。六歲善文詞，與盧照鄰、駱賓王、楊炯齊名，號四傑。後渡海溺死，年二十九，有集三十卷行於世。

李白，字太白，唐人，生於蜀之青蓮鄉，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賀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所爲詩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稱，有李太白集。

李華，字遐叔，唐贊皇人。擢進士弘辭科，天寶間官監察御史，爲權倖所嫉，後去官隱山陽，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文辭絳麗，少宏傑氣，時謂不及蕭穎士，有李遐

叔文集。

劉禹錫，字夢得，唐中山人，以進士登博學弘詞科，累官至集賢殿學士。出爲蘇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元和中，以黨王叔文被貶。工詩文，有劉賓客集四十卷。

杜牧，字牧之，唐萬年人。善屬文，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會昌中，遷中書舍人。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於杜甫，有樊川集二十二卷。

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由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尙書，諡文。宋元豐中，追封爲昌黎伯。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爲文卓偉精緻，第進士，中博學弘詞，拜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爲文益進，世號柳柳州。有柳先生文集、外集、龍城錄。

王禹偁，字元之，宋鉅野人。九歲能文，太平興國進士，爲右拾遺，累遷翰林學士，遇事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己任。著有小畜集、集議、五代史闕文、詩集。

李格非，字文叔，宋濟南人，第進士，累官禮部員外郎；工詞章，嘗言文不可苟作，誠不著，則文不能工；又矯時弊，留意經學，著禮記說數十萬言。

范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舉祥符進士，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仁宗時，與富弼同率兵拒西夏，旋召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卒諡文正。司馬光，字君實，宋夏縣人。熙豐間，官端明殿大學士，極言安石新政之不便，哲宗立，擢爲左僕射，卒諡文正，贈溫國公。著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及傳家集、家範、稽古傳、涑水紀聞等書。

錢公輔，字君倚，宋武進人。第進士，爲集賢校理；英宗卽位，陳治平十議，旋以事坐謫；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以忤王安石，出知江寧府，徙揚州，改提舉崇福觀，卒。李觀，字泰伯，宋南城人。博識能文，舉茂才異等；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嘉祐中，歷太學說書，卒。學者稱盱江先生，著有退居類稿、皇祐續稿等書。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出知滁州，旋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以太

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著有唐書、五代史、歸田錄、集古錄，及詩文集、詩話等書。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宋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與二子軾、轍俱擅文名。時稱三蘇。有嘉祐集十六卷，諡法四卷行世。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長子。弱冠試禮部，歐陽修擢置第二，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爲文渾涵光芒，雄視百世，有集一百五十卷。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欒城，洵次子。軾弟，與軾同登進士科。王安石行青苗法，力陳不可，出爲河南推官。徽宗朝，以大中大夫致仕，卒諡文定，有欒城集。

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亳、滄等州，後爲中書舍人。文章與歐陽修齊名，世稱南豐先生，著有元豐類稿。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少好讀書，工爲文，擢進士上第。神宗朝，拜同平章事，封荆國公，卒諡文，有臨川集一百卷。

字濂，字景濂，明浦江人。元末入龍門山，著書踰十年，太祖召見，除江南儒學提舉，

詔修元史，充總裁官。學者悉稱爲太史公。有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

劉基，字伯溫，明青田人。元末進士。明初，召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屢從征伐有功，授太史令，累遷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著有文集二十卷。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寧海人。洪武間，授漢中教授，建文卽位，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文皇欲令草詔，哭罵不屈，磔之於市。福王時，追謚文正。

王鏊，字濟之，明吳縣人。成化間，鄉會試皆第一。弘治時，歷侍講學士，正德初，進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謚文恪，著有姑蘇志、震澤集、震澤長說、春秋詞命、史餘。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間，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討平宸濠，卒，謚文成，有王文成全集。

唐順之，字應德，明武進人。嘉靖中，會試第一，以郎中視師浙江，屢破倭寇，擢右僉都御史，於學無所不窺，爲文汪洋紆折，著有荆川集，學者稱荆川先生。

宗臣，字子相，明揚州人。嘉靖進士，由吏部考功郎，歷稽勳員外郎，文章與王世貞、李攀龍相切磨，爲嘉靖七子之一。卒年三十六，有宗子相集。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九歲能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累試不第，授徒安亭江上，稱震川先生。晚成進士，授長興縣，大學士高拱引爲南京太僕丞，留掌內閣制敕房，修世宗實錄，著有震川文集行世。

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明歸安人。嘉靖進士，善古文，又好談兵，官廣西兵備僉事，遷大名副使，旋落職歸。著白華樓藏稿、續稿、玉芝山房稿、耄年稿、史記鈔、浙省分署紀事本末等書。

王世貞，字元美，明太倉人。嘉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尙書，號弇州山人，著有弇山別集四部稿、讀書後、觚不觚等錄，共數百卷。

袁宏道，字中郎，明公安人。萬曆進士，官至稽勳郎中，詩文多主妙悟，著有瓶花齋雜錄、袁中郎集及蕭魯堂、破研齋諸集。

張溥，字天如，明太倉人。崇禎進士，以葬親乞假歸，遂不復出。曾倡復社，以繼東林，聲勢大盛。執政惡之，幾得禍。著有史論等書。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目錄

卷一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鄆	一
周鄭交質	六
石碏諫寵州吁	八
臧僖伯諫觀魚	一〇
鄭莊公戒飭守臣	一二
臧哀伯諫納郟鼎	一五
季梁諫追楚師	一八
曹劌論戰	二一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二三

宮之奇諫假道	二五
齊桓下拜受胙	二八
陰飴甥對秦伯	二九
子魚論戰	三一
寺人披見文公	三三
介之推不言祿	三五
展喜犒師	三七
燭之武退秦師	三八
蹇叔哭師	四一

卷二 周文

鄭子家告趙宣子……………一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三八

王孫滿對楚子……………四
子革對靈王……………四〇

齊國佐不辱命……………五
子產論政寬猛……………四四

楚歸晉知罃……………九
吳許越成已上左傳……………四六

呂相絕秦……………一一
卷三 周文

駒支不屈於晉……………一六
祭公諫征犬戎……………一

祁奚請免叔向……………一九
召公諫厲王止謗……………五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二二
襄王不許請隧……………七

晏子不死君難……………二四
單子知陳必亡……………一〇

季札觀周樂……………二六
展禽論祀爰居……………一五

子產壞晉館垣……………三〇
里革斷罟匡君……………一九

子產論尹何爲邑……………三五
敬姜論勞逸……………二一

叔向賀貧……………二四 公子重耳對秦客……………四五

王孫圉論楚寶……………二六 杜賈揚解……………四七

諸稽郢行成於吳……………二八 晉獻文子成室已上檀弓……………四八

申胥諫許越成已上國語……………三一

卷四 秦文

春王正月……………三三 蘇秦以連橫說秦……………一

宋人及楚人平……………三四 司馬錯論伐蜀……………六

吳子使札來聘已上公羊傳……………三六 范雎說秦王……………九

鄭伯克段于鄆……………三九 鄒忌諷齊王納諫……………一二

虞師晉師滅夏陽已上穀梁傳……………四〇 顏觸說齊王……………一四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四一 馮煖客孟嘗君……………一六

曾子易簣……………四三 趙威后問齊使……………二〇

有子之言似夫子……………四四 莊辛論幸臣……………二二

觸讐說趙太后……………二四 秦楚之際月表……………四

魯仲連義不帝秦……………二七 高祖功臣侯年表……………六

魯共公擇言……………三四 孔子世家贊……………八

唐睢說信陵君……………三五 外戚世家序……………九

唐睢不辱使命……………三六 伯夷列傳……………一〇

樂毅報燕惠王書已上國策……………三八 管晏列傳……………一五

李斯諫逐客書秦文……………四三 屈原列傳……………一一

卜居……………四七 酷吏列傳序……………二七

宋玉對楚王問已上楚詞……………四九 游俠列傳序……………二九

卷五 漢文

五帝本紀贊……………一 貨殖列傳序……………二六

項羽本紀贊……………三 太史公自序已上史記……………二九

報任少卿書司馬遷……………四四

卷六 漢文

高帝求賢詔……………一

文帝議佐百姓詔……………二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三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四

賈誼過秦論上……………四

賈誼治安策一……………一〇

鼂錯論貴粟疏……………一七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一二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三〇

李陵答蘇武書……………三一

路溫舒尙德緩刑書……………三八

楊惲報孫會宗書已上西漢文……………四二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四六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已上東漢文……………四七

諸葛亮前出師表……………四九

諸葛亮後出師表已上後漢書……………五二

卷七 六朝 唐文

陳情表李密……………一

蘭亭集序王羲之……………四

歸去來辭……………六

桃花源記……………八

五柳先生傳已上陶淵明……………一〇

北山移文孔稚珪……………一一 雜說一……………五一

諫太宗十思疏魏徵……………一六 雜說四已上韓愈……………五二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駱賓王……………一八 卷八 唐文

滕王閣序王勃……………一二 師說……………一

與韓荊州書……………二八 進學解……………三

春夜宴桃李園序已上李白……………三一 圻者王承福傳……………七

弔古戰場文李華……………三二 諱辯……………一〇

陋室銘劉禹錫……………三六 爭臣論……………一三

阿房宮賦杜牧……………三六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一九

原道……………三九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二一

原毀……………四六 與于襄陽書……………二四

獲麟解……………四九 與陳給事書……………二七

應科目時與人書……………二八 桐葉封弟辨……………四

送孟東野序……………三〇 箕子碑……………六

送李愿歸盤谷序……………三三 捕蛇者說……………八

送董邵南序……………三六 種樹郭橐駝傳……………一〇

送楊少尹序……………三七 梓人傳……………一三

送石處士序……………三九 愚溪詩序……………一七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四二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二〇

祭十二郎文……………四四 鉅姆潭西小邱記……………二二

祭鱷魚文……………四九 小石城山記……………二四

柳子厚墓誌銘已上韓愈……………五二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已上柳宗元……………二五

卷九 唐宋文 待漏院記……………二八

駁復讎議……………一 黃岡竹樓記已上王禹偁……………二〇

書洛陽名園記後李格非……………三二 五代史伶官傳序……………四

嚴先生祠堂記……………三三 五代史宦者傳論……………六

岳陽樓記已上范仲淹……………三五 相州畫錦堂記……………八

諫院題名記司馬光……………三七 豐樂亭記……………一一

義田記錢公輔……………三八 醉翁亭記……………一三

袁州州學記李覲……………四〇 秋聲賦……………一五

朋黨論……………四二 祭石曼卿文……………一七

縱囚論……………四五 瀧岡阡表已上歐陽修……………一九

釋祕演詩集序已上歐陽修……………四七 管仲論……………二三

卷十 宋文

梅聖俞詩集序……………一 心術……………二〇

送楊真序……………三 張益州畫像記已上蘇洵……………二三

刑賞忠厚之至論……………三六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五

范增論……………三九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筭子……………二〇

留侯論……………四二 前赤壁賦……………二三

賈誼論……………四五 後赤壁賦……………二六

鼂錯論……………四八 三槐堂銘……………二八

卷十一 宋文 方山子傳 已上蘇軾……………三〇

上梅直講書……………一 六國論……………三二

喜雨亭記……………三 上樞密韓太尉書……………三四

浚虛臺記……………五 黃州快哉亭記 已上蘇軾……………三六

超然臺記……………七 寄歐陽舍人書……………三八

放鶴亭記……………一〇 贈黎安一先生序 已上曾鞏……………四二

石鐘山記……………一二 讀孟嘗君傳……………四四

同學一首別子固……………四四 尊經閣記……………一八

遊褒禪山記……………四六 象祠記……………二二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已……………二五 瘞旅文已上王守仁……………二五

上王安石……………四八 信陵君救趙論唐順之……………二八

卷十二明文……………三二 報劉一丈書宗臣……………三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一 吳山圖記……………三四

閱江樓記已上宋濂……………三 滄浪亭記已上歸有光……………三六

司馬季主論卜……………五 青霞先生文集序茅坤……………三七

賣柑者言已上劉基……………七 蔣相如完璧歸趙論王世貞……………四〇

深慮論……………八 徐文長傳袁宏道……………四二

豫讓論已上方孝孺……………一一 五人墓碑記張溥……………四五

親政篇王鏊……………一五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卷一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左傳

鄭莊志欲殺弟，祭仲子封諸臣

皆不得而知。姜

氏欲之，焉辟害

必自斃于姑待

之將自及，厚將

崩等語分明是

逆料其必至于

此故雖婉言直

諫一切不聽，迨

後乘時迅發，并

及于母，是以兵

機施于骨肉，真

殘忍之尤幸，其

心忽現又被考

叔一番救，正得

母子如初。左氏

謚武也。

生莊公及共

叔段。

共，國名，段奔共國，故名共叔。

莊公寤生，

寤，猶蘇也；寤生，言生之難。

絕而復蘇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命名奇。遂惡烏故切。

之一，遂字，寫盡婦人任性情況。愛共

叔段，欲立之。

器

請于武公，公弗許。

惡莊公而因愛段，欲立為太子，亟請者，不一請也；莊公著

怨，非一日矣。○以上敘武姜愛惡之偏，以基骨肉相殘之禍。

及莊公即位，為

去聲

之請制。

制，邑最險，姜請封段。

公曰：

「制，巖邑也；

虢叔

死焉，他邑唯命。」

言制乃巖險之邑，昔虢叔居此，恃險滅亡；他邑則唯命是聽。○莊公似為愛段之言，實

恐段居制邑，太險難除，他邑雖極大，諒不若制邑之險；適可以養其驕而滅除之。他邑唯命，四字毒甚。

請京。

京，邑最大，姜請封段。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秦

叔。

邑大可以養驕，而不除亦必易制，故使居之；太叔者，

鄭伯克段于鄆

以純孝贊考叔
作結寓慨殊深。

張大其名，所以張大其心也。○莊公處心積慮，主於殺弟，封邑之始，已早計之矣。

祭債仲鄭大夫。曰：「都

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

百丈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同三國之一；

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大都三分其國之一，

不過百雉也。中，省都字。五省國字。之一，

中都，五分其國之一，不過六十雉也。

小九之一。

小都，九分其

國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

今京不度，非制也。

京城過於百雉，不合法度，非先王之制。君將不堪！

叔段據有大邑，將爲鄭害，莊公必不堪也。○祭仲一夢中人。

公曰：「姜氏欲之，焉煙辟同避害？」

直稱母姜氏，而故作無可奈何語，毒聲。

對曰：「姜氏何厭

平聲

之有？厭，足也。不如早爲之

所，或裁抑，或變置。

無使滋蔓！

萬○滋蔓，滋長而蔓延。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先出蔓

字，後出草字，頓挫。

況君之寵弟乎？

「言向後即欲爲之所而不能。○夢中。

公曰：「多行不

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

斃，敗也；滋蔓自多行不義，則必自敗待之云者，唯恐其不行不義，而欲待

其行也，莊公之心愈毒矣；而祭仲終未之知也。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

鄙，邊邑貳，同壘

也；段命西北二邊之邑，兩屬於己，果行不義也。

公子呂鄭大夫，字子封。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

之何國不堪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君將何以處？段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先勸一筆。若弗與，

則請除之，無生民心。」無使鄭國之民生他心也。○子封又一夢中人。公曰：「無庸！將自

及。」言無用除之，將自及於禍。○莊公實欲殺弟，而曰自斃曰自及，故爲段自作自受之語。毒甚。大叔又收

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廩延、鄭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直至廩延，所侵愈多也。子封曰：

「可矣！可正段罪。厚將得衆。」厚，地廣也；前猶貳己，故云生心，今直收貳，故云得衆。○夢中。公曰：

「不義不暱，銀入聲。厚將崩。」暱，親近也；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崩者，勢如土崩，民

逃身竄，直至滅亡，較自斃自及，更加慘毒矣，而子封終未之知也。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繕治也。具卒乘，去聲。○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

掩其不備曰襲。○段至此，不義甚矣；然莊公平日處段，能小懲而大戒之，段必不至此，段之將襲鄭，莊公養之也。夫

人試妾將啓之。啓，開也；言欲爲內應。○婦人姑息之愛，不曉大義，故欲啓段，使莊公平日，在母前，能開陳大

義，動之以至情，惕之以利害，夫人必不至此，夫人之啓段，莊公陷之也。公聞其期，聞其襲鄭之期也。○祭仲不

聞，子封不聞，何獨公聞？蓋公含毒已久，刻刻留心，時時偵探，故獨聞之也。曰：「可矣！」三字寫莊公得計聲

口與上可矣句緊照；言這遭纔好伐了。鄭莊蓄怨已久，到此盡情發露，不覺一句說出來。命子封帥率車

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煙○鄆，鄭邑名。公伐諸鄆。既命子封伐諸

京，公又自伐諸鄆，兩路夾攻，期在必殺。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敘段事止此。

書曰：「鄭伯克段于鄆。」經文。○下釋經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莊公養成弟惡，故曰失教。鄭志者，鄭伯之志，在於殺弟也。

○鄭志二字，是一篇斷案。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京爲文明鄭伯志在殺段，雖言其奔也。○釋

經止此，下遙接前文再敘。

遂寘同置姜氏于城穎，寘，棄也。城穎，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黃泉，地中之泉也；立誓永不見母，將前日惡已愛段之怨，一總發洩，忍哉！既而悔之，悔誓之過，是

天性萌動。○無相見也以上，純是殺機；穎考叔以下，純是太和元氣，既而悔之一句，是轉殺機爲太和的緊關。穎考

叔鄭人。爲穎谷封人，時爲穎谷典封疆之官。聞之，聞公之悔也。有獻于公。或獻謀，或獻物。

公賜之食，食舍肉。捨，食而舍肉，挑其間也。公問之。公問何故舍肉不食？對曰：「小人有

母，只四字，妙甚！直刺入心。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去聲「善

于誘君，使之自然，心動情發。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繫，語助也。○哀哀之音，宛然

孺子失乳而啼，非復前日含毒惡聲。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伴為不知妙。公語去聲

之故，公語以誓母之故。且告之悔。且告之追悔無及之意。對曰：「君何患焉？」黃泉之誓，何

足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地道也；掘地使及黃泉，為地道以見

母便是相見于黃泉；誰以此說為言誓也？○天大難事，輕輕便解！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大隧二句，公所賦詩辭，融融和樂也，則知其前之隱忍矣。姜出而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異○大隧二句，姜所賦詩辭；洩洩，舒散也，則知其前之隱忍矣。○從

前一路刻毒慘傷之心，俱于融融洩洩四字中消盡，摹寫生色。遂為母子如初。敘姜氏止此。○初字起，初

字結。

君子曰：左氏設君子之言，以為論斷也。「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異及莊

公。拈愛字妙，親之偏愛，足以召禍；子之真愛，可以回天。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

之謂乎！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窮，又能以己孝感君之孝而錫及其儔類也。其類考叔純孝之謂乎！

○引詩咏歎作結意致冷然。

周鄭交質隱公三年

左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父子俱乘周政。王貳于虢，王病鄭之專，欲分政于虢公。

鄭伯莊公怨王。貳與怨，俱根心上來，伏下信不由中。王曰：「無之。」只用無之二字支吾，全是

小兒畏撲光景。故周鄭交質。至○質，物相質當也；君權替，臣紀廢，自此極矣。王子狐爲質於鄭，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平王子名狐，鄭公子名忽。○先言王出質，而後言鄭出質者，明鄭伯偪王立質畢，而

後聊以公子棄責，是顯平王先與人質也。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畀，與也；將者，未決之辭，卻爲鄭莊

窺破故王以三月崩，而祭足以四月寇，言其疾也。四月，鄭祭足即祭仲帥師取溫之麥。

秋，又取成周之禾。溫，周邑名，成周在今洛陽縣。○書溫又書成周者，四月猶溫，秋則徑入成周，寫鄭莊之

惡，不唯無君，直是異樣慘毒。周鄭交惡。如字。○敘事至此，下皆左氏斷辭。

通篇以信禮二字作眼。平王欲退鄭伯而不能，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乃用虛詞欺飾，致行敵國質子之事，是不能處己以信。而馭下以禮矣。鄭莊之不臣平王致之也，曰周鄭曰交質，曰二國，寓譏刺于不言之中矣。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句喝倒交質之非。明恕而行，要平聲之

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去聲之？明則不欺，恕則不忌，所謂由中之信也。言本明恕而行，又以禮文，

彼此要結，雖不以子交質，誰能離閒之也。」苟有明信，推開一步說。澗、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

注川曰溪；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毛，草也；即下文所謂菜也。蘋、蘩、藇、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白蒿也；藇，藻，聚

藻也；皆生于澗、溪、沼、沚，可以爲菜者。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有足曰錡，無足曰

釜，皆鼎屬。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可薦於鬼神，可差於王

公，薦，祭也；羞，進也。○以上七句，言至薄之物，猶可藉明信以爲祭祀燕享。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

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此通言凡結信者，不得用質，非專指周鄭也。○上言要之以禮，此又言行之以禮，全

是惡周鄭交質之非禮也。風有采蘋，采蘋，國風篇二名，義取于不

嫌薄物；行葦，澗、酌，大雅二篇名，行葦，義取忠厚，澗、酌，義取進行潦可以供祭。昭忠信也。此四詩者，明

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也。○引詩作結，以蘋、蘩、藇、藻等字，與澗、溪、沼、沚十六字相映照，而仍以忠信字關應，信不

由中，風韻悠然。

周鄭交質

石碣諫寵州吁隱公三年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東宮，太子宮也；得臣，齊太子名。○敘莊姜

與太子同母，表其所生之貴也。與下嬖人鑿照。美而無子

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四字深妙。

衛人所爲

去聲。賦碩人也。

碩人，國風篇名；國人以莊姜美而不見答，故作碩人之詩以閔之。○引證

冷雋。

又娶于陳，曰厲嬀，

規生孝伯，蚤死。其娣

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

己子。

嬀，陳姓，厲戴皆謚也；妻之妹從妻來者曰娣。桓公雖非正出，然爲正嫡所子，自然當立。○莊姜以爲己子，應無

子句。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嬖妾生子，名曰州吁，賤而得幸曰嬖。

有寵而好

去聲。

兵。母嬖故有寵，寵字是一篇主腦，伏下六逆禍根。公弗禁，以寵故弗禁。莊姜惡，烏故反之。縱其好兵，必

致禍，故惡之。○以上敘莊姜賢美而不見答，所寵者乃嬖人之子州吁，衛國之禍，自此始矣，以起下文。

石碣鵠

○衛大夫。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方，矩則也；易曰：義以方外，納使之

寵字乃此篇始
終關鍵，自古寵
子未有不驕，驕
子未有不敗，石
碣有見于此，故
以教之義方爲
愛子之法，是拔
本塞源，而預絕
其禍根也。莊公
愎而弗圖，辨之
不早，貽禍後嗣，
嗚呼慘哉！

入也，邪者義之反，指好兵言。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驕奢淫佚，乃邪

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自寵祿之過，祿者，寵之實也。○以上推言寵之流弊，適所以納于於邪，實非愛子也。將

立州吁，乃定之矣；先拗一筆。若猶未也，階之為禍！不定其位，勢必緣寵而為禍。○四句與

欲與太叔數句，筆法相同。夫扶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軫者，鮮

矣！去聲。眡，安重貌，言寵愛而不驕肆，驕肆而能降心，降心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安重，如此者少也。○此就人常情

上，申言所自邪之義，以明州吁之必為禍也。且夫以下推開一步，就莊姜桓公與嬖人州吁兩兩相對說。賤

妨貴，以爵言。少去聲陵長，掌○以齒言。遠閒，去聲。親以地言。新閒舊，以情言。小加大

以勢言。淫破義，以德言。所謂六逆也。此六者，皆逆理之事。君義臣行，以在國言。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以在家言。所謂六順也。此六者，皆順理之事。去順效逆，今寵州吁，其于六逆

則賤妨貴，少陵長，其于六順，則弟不敬，是去順而效逆矣。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

而速之，無乃不可乎？一兩禍字，應前階之為禍，君人以下十六字，一氣三轉，詞意愷切。弗聽。莊

公不聽。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應弗禁。不可。石厚不聽。桓公立，乃老。謂皆老致仕。〇

夫以石碯之賢，諫既不行于君，命也。夫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矣哉！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左傳

春，公將如棠觀魚。

同漁。

者如往也，棠魯之遠地，隱公將往棠地，陳魚而觀之。

臧僖伯

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物，

鳥獸之屬，講習也。大事，謂祀與戎也。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資。舉，行也。此言君人之道，以軍國祀戎

為重，以遊觀宴樂為輕。〇提出君字作主，三句是一篇之綱領。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一定者為軌

當然者為物。〇承上君字轉下，見得君之所舉關係甚大，軌字承凡物句，物字承其材句，觀下文自見。故講事

以度，鐸軌量，謂之軌，軌有差等曰量。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物有華飾曰采。不軌

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反收四句，以明則君不舉之故。故春蒐，搜

夏苗，秋獮，先上聲。冬狩，蒐苗獮狩，皆獵名。蒐，搜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

隱公以觀魚為

無害于民，不知

人君舉動，關係

甚大，僖伯開口

便提出君字說

得十分鄭重，中

閉歷陳典故，俱

與觀魚映照，蓋

觀魚正與納民

軌物相反，末以

非禮結之，隱然

見觀魚即為亂

政，不得視為小

節，而可以縱欲

逸遊也。

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四時講武，各因農力之閒。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謂整衆而還也。歸

而飲至，歸乃告至於廟而飲。以數，上賢。軍實，以計軍徒器械及所獲之數。昭文章，昭，著也。君大

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上下之等第

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去聲。長，掌。出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所謂順也。

習威儀也。皆所以講習上下之威儀也。○此一段，應講大事句。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謂不足登於

俎，以供祭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不足登於法度之器，以爲采飾。則君不射，

石古之制也。君不親射，此古先王之法制。○此一段，應備器用句。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

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山林，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謂菱芡魚鼈之類；

所資取以爲器用者，是賤臣阜隸之事，小臣有司之職，非君之所親也。○此一段，應君不舉句。

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按行邊境，不專爲觀魚也。○飾說。遂往，陳魚而觀之。

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具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

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非禮，便是亂政，棠實他境，故曰遠地。

鄭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三國之師，俱附于許之城下。穎

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鄭大夫、公孫闞自下射食

之。恨考叔奪其車，故射之。顛，顛墜也。考叔墜而死。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蝥弧登，周磨而呼曰：

「君登矣！」周，福也。磨，招也。蝥弧，鄭伯旗，故呼曰君登。鄭師畢登。鄭師見君之旗，故盡登城。壬午，

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齊不取。公曰：「君謂許不共，同供。○謂許

不供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預聞。

乃與鄭人。鄭莊始以三國之師，同克許，雖自專功，而伴讓齊遜魯，及齊魯交讓，而鄭莊因受焉，是齊魯

不取。隨鄭衛中也。蓋鄭與許為鄰，莊公眈眈虎視已久，一日得許，心滿意足，又欲掩飾其貪許狡謀，故下文遂層商量，逐步

打算，遂成曲折折鼻鼻亭亭之筆。

鄭莊戒飭之詞，委婉紆曲，忽為許計，忽為鄭計，語語放寬，字字放活，篇中三提天字，見事之成敗，一聽于天，已未嘗容心于其際。曰得沒于地，曰我死亟去，俱從身後著想，可見生前斷不容許吐氣。更妙在用四個平字，是心口相商，吞吞吐吐，無從捉摸，真奸雄之尤也。

辭令妙品，洵不多得，謂之有禮，亦止論其事，未暇誅其心也。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許莊之弟。

以居許東偏。偏，邊鄙也。○己弟叔陵何

在而愛及他人之弟，特借此布置一番，是奸雄手段。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

假手於我寡人。逞，快也。言許禍降自天，非我欲伐許也。寡人唯是一二父兄，同姓羣臣。不

能共同供。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共，給也。億，安也。○就處常推出一層。寡人有弟，叔

段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餽，口，寄食也。段出奔共國，故

云寄食於四方。是怕人說，自開口先說。○就處變推出一層。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以

上追前，以下料後，只此句點題。吾將使獲鄭大夫孫獲也。佐吾子，伏下。若寡人得沒

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以禮，如人以恩禮相遇，悔禍，悔前日之禍許，而轉而佑之，根上天禍許國

來。○十五字作一句讀，若者，逆料之詞，是說在自己身後者，明明自己在時，天未必其悔禍于許也。下乃緊承悔禍意

作兩層寫。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同媾。

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寧，猶寧無也。茲，此也。言寧無此許公復奉許之社稷，唯我鄭國之有所請謁于

許，如舊昏媾，許其能降心以從鄭也。○三十字作一氣讀，就有益于鄭處，推出一層。無滋他族，實偪處

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福亡之不暇，而況能禋因祀許

乎。言無長他族類，迫近居此，以與我鄭國爭此許地。吾子孫將顛覆危亡，救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之山川乎。精意

以享曰禋。或謂他族是暗指齊魯，似極有照應。但此是說在自己身後者，恐非專指齊魯也。玩子孫二字可見。○三十

三字作一氣讀，就有害于鄭處，推出一層。寡人之使吾子處此，居許東偏。不惟許國之為，

去聲。○應許公復奉其社稷。亦聊以固吾圉語也。一圍邊陲也。應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三句總收

上文。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于許，而汝也。我死，

應前得沒于地。乃亟去之，乃亦汝也，以無財物之累可以速於去許。○亦說在自己身後者，明明自己在時，汝

一日不可去許也。吾先君新邑于此。新邑，河南新鄭也。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于河南。

王室而既卑矣。周自東遷之後，日見衰微。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序，班列也。周序先同姓，後異

姓。王室既卑，故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泰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嗣也。見許非

周子孫，後未可量。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王室既卑，子孫失序，是天厭

周德，而鄭亦周之子孫，豈能與許爭此地乎？此明公孫獲不可久居許之意。○已上兩邊戒飭之詞，滿口假仁假義，只

爲自家掩飾絕不厭其詞之煩，快筆英鋒，文中僅有。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于是乎有禮者，見鄭莊一生無禮，惟此若有禮耳。禮、

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四句是禮之用。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服

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去聲。時而動，無累後人。六句是

說鄭莊用禮。可謂知禮矣。」又斷一句，言從外面看去，真可謂知禮矣。

臧哀伯諫納郜鼎桓公二年。左傳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宋華督弑廢公，恐諸侯討己，故以郜國所

造之鼎，賂魯桓公，至是取所賂之鼎于宋，納于大廟。○曰取曰納，書法凜然。非禮也。受獄逆者之賂器，以汙宗

廟，非禮之甚也。○斷一句。

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

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言人君者，將昭明善德，閉塞邪違，以顯示百官，如日月之臨照焉，

尊頭將昭德塞違四字提綱，而實違全在昭德處見，故中間節節將昭字分疏，見廟堂中何一非令德所在，則大廟容不得違亂賂鼎可知。後

復將寒違意分作三樓寫法以冀君之一悟而出鼎故曰不忘。

猶恐不能世守而弗失，故復以其德之最善者，昭著于物，以垂示于孫。○昭德寒違並提，是一篇主意，然昭德正所以寒違也，故下歷言昭德之實。是以清廟茅屋，清廟肅然清淨之廟也，茅屋以茅飾屋也。大路的越活

席，大路，祀天車，樸素無飾，越席，結草為席也。大泰羹不致，大羹，大古之羹，肉汁也。不致，謂無鹽梅之和也。

粢食，不齏，作○黍稷曰粢，鬻，糯米也，一石舂為八斗。昭其儉也，儉約不敢奢侈。○昭令德以示于

孫者一。袞冕黻斑，挺○袞，畫衣，冕，冠也，黻，蔽膝也，斑，玉笏也。帶裳幅，璧鳥，昔○帶，草帶，裳，下衣，幅，今

之行膝，即裹腳也。鳥，複履也。衡紃，耽上聲。紃，宏紃，延○衡，維持冠者，紃，冠之垂者，紃，纓從下而上者，紃，冠

上覆者。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二。藻率，律鞞，丙鞞，補孔切。○藻率，以韋

為之，所以藉玉也；佩刀之鞘，上飾曰鞞，下飾曰鞞。鞶，盤，厲，游，留，纓，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之末垂者，

纓，馬飾。昭其數也，尊卑各有等數。○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三。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黑與白

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龍畫于衣，火黼，黻，繡于裳。昭其文也，上下各有文章。○昭令德以示子孫者四。五

色比象，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昭其物也，大小各有物色。○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五。

錫，揚，錫，和，鈴，四者皆鈴類，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旒。昭其聲也，四者齊聲，自然節奏。○昭令

德以示子孫者六。

三辰旂旗，

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旗，交龍爲旂，熊虎爲旗。

昭其明也。旂旗燦爛象

天之明。○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七。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

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登降，謂有損益，紀，維也，發，揚也，紀

律，紀綱法律也。○總昭德作一收，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即所以塞違也。

今滅德立違，

今受賂立昏，是不昭

德而滅德，不塞違而立違。

而寘

同置

其賂器於太廟，

寘，猶納也。

以明示百官，百官象

之，其又何誅焉？

象，效尤也，誅，責也。○不可納者一。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由百官之違邪。

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謂寵臣之受賂賂，章明而無所忌憚也。

郟鼎在廟，章孰甚焉！

太廟，百官助

祭之所，章明昭著，莫過于此。○不可納者二。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

同洛

邑，

九鼎，夏禹所鑄

三代相傳以爲有國之寶，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成周之雒邑。

義士猶或非之，

義士，伯夷之屬。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

其見非于義士必甚。○不可納者三。○歷言滅德立違

之失，以見賂鼎當速出之于廟也。公不聽，仍寘太廟。

周內史

太史官。

聞之曰：「臧孫達

即哀伯。

其有後於魯乎？

傳伯諫隱觀魚，其子

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有後于魯。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桓公雖滅德立違，哀伯愴愴不忘諫之以昭德。○昭德塞違總結。

季梁諫追楚師

桓公六年。

左傳

楚武王侵隨，隨，漢東姬姓國。使薳章委楚大夫。求成焉，使之求和于隨，詐也。軍於

瑕以待之。瑕地名，楚軍于此，以待隨之報。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成，主行成

之事。鬬伯比楚大夫。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言不得

志于漢東，是我失策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

我，故難聞也。去聲。張，侈大也。楚之失策，正坐此患，故不能得志，下乃為楚畫策。漢東之國，隨為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張則不懼，離則不協，楚然後可以得志，故曰利。少師

侈，隨之少師，素自侈大。請羸雷師以張之！請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之卒，使少師忽楚，而愈自侈大。

○三張字呼應緊峭。熊率且疝比楚大夫。曰：「季梁隨之賢臣，在何益？」言季梁在彼

起手將患民信神並提轉到民為神主。先民後神乃千古不易之論。篇中偏從致力于神處，看出成民作用來，故足以破隨侯之惑，而起其懼心。至其行文如流雲織錦，天花亂墜，令人應接不暇。

必諫；雖羸師，無益于楚。
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不徒爲今日計，且隨君

寵少師，未必聽季梁之言。

王毀軍而納少師。毀軍，羸師也。王從伯比之計。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

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一句喝破毀軍之詐。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小有道，大淫亂，然後小能敵大。所謂道忠於民，而

信於神也。忠民信神，是一篇主意。○承道。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史正辭謂

祝官史官，實其言辭，而不欺誑鬼神。○又承忠信。今民餒而君逞欲，是無利民之忠。祝史矯舉

以祭，矯舉，謂詐稱功德以告鬼神。○是無正辭之信。臣不知其可也。」臣不知其小之可以敵大也。

此斷言楚不可追之意。

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

也，腍，肥貌，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以上兼舉忠民信神，隨侯單說信神一邊，已忘卻忠民了。故下文歸重民爲神之主。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信神，只在忠民上看

出，故下三告，皆關民上；成民，指養與教言。

故奉牲以告

祝史奉牲以告神下做此。

曰：『博碩肥

膾。』博，廣也；碩，大也；言是牲廣大而肥充。

○告神只一句，下做此。

謂民力之普存也；

告神以博碩肥

膾者，謂民力之普徧安存，所以能如此也。

謂其畜許救切。

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瘠，促

蠡也。謂其備膾咸有也。

瘠，蠹，疥癬也。三句俱承民力普存說。唯民力之普存，故其所養之畜蕃大，

而無疥癬，咸備而不闕失。○答上牲牲肥膾句。

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

謂其三時不

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

以善敬之心，將其旨酒。

謂其

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答上粢盛豐備句，酒醴一段，是補筆。

所謂馨香，無讒慝

也。犧牲粢盛酒醴，所以謂之馨香者，乃民德之馨香，無讒諛邪慝故也。○總一筆，答上何則不信句。○內用七個謂

字，七個也。字，頓挫生姿，末所謂馨香一句，直與上所謂道一句呼應。

故務其三時，養以成民。

修其五

教，親其九族。

九族，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教以成民。

以致其禋祀。

因祀，精意以享曰禋。○致力於神。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謂祭則受福，戰則必克也。

今民各有心，而

鬼神乏主；

應夫鬼神之主句。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收完上文。君姑修政而親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罵盡謀國，憤事一流人。真千古笑柄。未戰考君德，方戰養士氣。既戰，察敵情，步步精詳，著者奇妙。此乃所謂遠謀也。左氏推論始末，復備參差錯綜之觀。

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去聲。○修政，指忠信而言。兄弟之國，謂漢東姬姓小國，言當與之親而協，不可與

之棄而離，庶免于楚國之難也。○又找一筆，與鬬伯比之意暗合妙。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應

懼字結。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

貴○魯人。

請見。

現○請見莊公。

其鄉人曰：「肉食

者謀之，又何閒

去聲。

焉？」

「肉食，謂在位有祿者閒，猶與也。言在位者自能謀之，汝又何與其謀焉？」

劌

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肉食者，所見鄙陋，其謀未能遠大也。○遠謀二字，是一篇關鍵。」

遂入見，問何以戰？

問何恃以與齊戰？○問得峭。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

必以分人。」

「衣食二者，必分之凍餒之人，或者感吾之德而可以戰乎？」

對曰：「小惠未徧，民

弗從也。」

「分惠未能徧及，民心不肯從上所使，未可恃以為戰。」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

必以信。」

「犧牲，祭牲也；玉，蒼璧黃琮之類；帛，幣也。此皆禮神之物。言祭祀之禮不敢有加于舊，而祝史告神，必

以誠信或者感格神明，而可以戰乎？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一時之小信，未能感孚于

神，而神亦弗肯降之以福，未可恃以為戰。

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小獄，爭

訟也；大獄，殺傷也；情，實也。言小大之獄，雖不能明察，然必盡己之心，以求其實；或者獄無冤枉，而可以戰乎？

對曰：

「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察獄以情，不使有枉，是能盡己之心，亦忠之一端也。君能盡心于民，則民宜盡

心于君，庶可以一戰。○可以一戰，緊照問何以戰；一可字，又與下四可字相應。

戰則請從。」

去聲。○若與齊戰，

則請從行。○請從，與上請見相應。

公與之乘，

去聲。○乘兵車也。

戰于長勺，

酌○長勺，地名。

公將鼓之。

公欲鳴鼓以進

兵。闕曰：「未可。」齊人三鼓。闕曰：「可矣。」齊師敗績，大崩曰敗績。公將馳

之，公欲馳車而逐齊兵。○將鼓將馳，與上將戰相應。

闕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

之。轍，車跡也；軾，車前橫木。

闕曰：「可矣！」遂逐齊師。

兩未可，兩可矣，突兀相應。

既克，公問其故。

公問闕不鼓及下視登望之故。○又與問何以戰相應。

對曰：「夫戰，勇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言所以必待齊人三鼓之故。

○未戰論忠將戰論氣肉食人見不到此。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言所以下視登望之故。○克之逐之作兩橫寫法筆墨精采。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僖公四年

左傳

齊桓合八國之師以伐楚不責

楚以僭王猾夏之罪而惡責以

包茅不入昭王不復一則爲罪

甚細一則與楚無干何哉蓋齊

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

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

對其何以服楚而對諸侯乎故

會其所當責而

潰。○看齊伐楚踪跡使不正大。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兩不相及，喻齊楚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問得冷倚絕不以齊爲意妙。管仲對曰：「昔召邵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太公、呂望，齊始封之君也。』五侯九伯，女汝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長。○一援王命，破不相及句。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

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第○履，所踐履之地；穆陵、無棣皆齊境；言其所賜之履，不限地界

也。○二言賜履，破涉吾地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

及其不必責，
者舉動，極有收
放，類如此也。篇
中寫齊處，一味
是權謀籠絡之
態，寫楚處，忽而
巽順，忽而詭譎，
忽而嚴厲，節節
生風，真辭令妙
品。

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包裏也，茅菁茅也。禹貢：荊州貢菁茅。縮酒，束茅立之祭前，灌鬯酒其

上，象神飲之也。微，問也。昭王，或王孫南巡狩，渡漢水，楚貢膠船，壞而溺死。○三舉楚罪，破何故句。對曰：「貢之

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水非

楚境，故不受罪。○管仲問罪之詞，原開一條生路，故對便一認一推，恰好。問諸水濱，一語近語。師進次於陘。

刑○陘，楚地。潁州召陵縣南有陘亭。

夏，楚子使屈完楚大夫。如師。如，往也；使往齊師，觀兵勢。師退，次於召陵。屈完請盟，故

也。楚不服罪，故師進；楚既請盟，故師退。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去聲。而觀之。乘，共載

也。○寫齊總不正大。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去聲。先君之好去聲。，是繼，與不穀

同好何如？」不穀，諸侯謙稱。言諸侯之附從，非為我一人，乃是尋我先君之好，未知汝楚君肯與我同好否。○

此處一番和緩後復一番恐喝，窮術往往如是。對曰：「君惠微驕，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

寡君，寡君之願也。」微，求也。言我以君之惠，而得微社稷之福，使寡君見收于君，雖為君辱，實寡君之

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前猶是挾天子

宮之奇三番諫，
諍前段論勢，中
段論情，後段論
理，層次井然，激
昂盡致，奈君聽
不聰，終尋覆轍，
讀竟爲之掩卷
三歎。

以令諸侯，此直是挾諸侯以令諸侯矣。宜乎其窮于屈完之對也。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

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方城之山，可用爲城。漢水以爲池，江漢之水，可用

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齊桓說攻說戰，何等矜張！屈完只閒閒將以德以力兩路說來，一揚一抑，又何

等安雅！
屈完及諸侯盟。及諸侯盟，則非專與齊盟也。與篇首闕應。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左傳

晉侯獻公。復扶又切。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至是，又假道以伐

虢。○下一復字，便伏下一甚可再意。
宮之奇虞賢大夫。諫曰：「虢，虞之表也。」表，外護也。言虢

爲虞之外護。虢亡，虞必從之。虞失外護，則必與之俱滅。○事急故陸作險語，通篇著眼在此。晉不可

啓，寇不可翫。翫，玩也。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翫狎也。在昔爲晉，在今爲寇，在昔爲啓，在今爲翫，皆不可

啓，故一爲甚，寇不可翫，故不可再也。
諺所謂「輔車昌遮切。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頰輔，如唇在表，唇存，則輔車相依；唇滅，則唇亡齒寒。

宮之奇諫假道

○此言滅虢正所以自滅，應統亡虞必從之句。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對曰：「大秦伯虞

仲，大秦王之昭也。
虞仲即仲雍，二人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太王于周爲穆，穆生昭，故太王之子爲昭。大

伯不從，是以不嗣。
太伯不從太王，窮商與虞仲俱遜國而奔吳，是以不嗣于周，而虞仲支子，別封西吳。

爲虞之始祖。○此段只說虞因出于太王。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二人皆王季之子，文王之弟也。王

季子周爲昭，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爲穆，仲封東虢，爲鄭所滅，封叔西虢，爲今虢公始祖。爲文王卿士，勳在

王室，藏於盟府。
王功曰勳。盟府，司盟之官；二人皆有功于王室，文王與爲盟誓之書，而藏于盟府。○此段乃

說虢更親于虞仲。將虢是滅，何愛於虞？
虢比虞于晉，又近一世，晉既滅虢，何愛于虞，而反不滅乎？○

破晉吾宗句。且進一層說。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
桓叔始封于曲沃，莊伯其子也。獻公乃

桓叔曾孫莊伯之孫，言晉虞不過同宗，而桓莊之族，爲獻公同祖兄弟，實至親也。○倒句妙，若順寫，則將云且晉愛虞，

能過于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
偪，貴近也；桓叔莊伯之族，無罪，而獻公

盡殺之，是惡其族大勢偪也。親以寵偪，猶尙害之，況以國乎？
至親而以寵勢相偪，猶尙殺

害之況虞有一國之利，獻公肯相容乎？○破豈害我句。

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依也；言虞有神祐，晉雖欲害而不能。○寫疑人

如畫。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鬼神非實親，近乎人，惟有德者，乃依據

之。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依。』祭仲之命篇詞。○德字引書一。又曰：『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君棟篇詞。○德字引書二。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旅

絜篇辭。言祭者不改易其物，而神唯享有德者之物。絜，語助也。○德字引書三。如是，總三書。則非德，民不

和，神不享矣。民為神之主，神享要從民和看出，故帶說此句。神所馮，依將在德矣。冷語妙

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吐，不食其所祭也。言虞國社稷山川之神，

亦享晉明德之祀。所謂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也。○破享祀豐潔，神必據我二句。弗聽，許晉使。去聲。

宮之奇以其族行。恐受晉禍，挈其妻子以奔晉。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臘，

歲終合祭諸神之名。言虞不能及歲終臘祭，即在吾族既行，而遂滅也。○臘字根上享祀來。晉不更舉矣。」

即以滅虢之兵滅虞，不再舉兵也。○說虢亡，虞必從之，何等斬截。冬，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

宮之奇諫假道

滅之，執虞公。

齊桓下拜受胙僖公九年。

左傳

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去聲。禮也。修睦以尊周室，故以為禮。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宰官，孔名。胙，祭肉。異姓諸侯非夏商之後，不賜胙。襄王使宰孔賜齊桓胙，

晉他一連寫五箇下拜，兩無下拜，與敢不下拜應，將下拜，與下拜登受應。

蓋尊之比于二王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有事于文武，謂有祭祀之

事于文武之廟，天子稱異姓諸侯，皆曰伯舅。○本與下以伯舅盡老句連文，只因齊侯欲下拜歇住，王命遂分兩番說，

錯落入妙。齊侯將下拜，將下階，拜受天子之賜。○插入一句妙。孔曰：「且有後命。」緊接。天

子使孔曰：「以伯舅盡老，加勞。」如字。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日盡勞，功勞也，

級，等也。言天子以伯舅年老，且有功勞于王室，故進一等，不令下階而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止

尺，言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

于下，以遺。去聲。天子羞，敢不下拜。」小白，桓公名。隕，越也。公自稱名，言我豈敢貪天子

之寵命，不下階而拜，恐得罪于天，而顛墜于下，適足以昭天子之辱，敢不下階而拜乎？
下句拜，句登，句受，句

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左傳

十月，晉陰飴甥

即呂甥

會秦伯

穆公

盟于王城。

王城，秦地，秦許晉平之後，晉惠使

通篇作整對格，而反正開合，又

復變幻無端，尤

妙在借君子小

人之言說我之

意，到底自己不

會下一語，奇絕。

卻乞呂甥迎己，故會秦伯盟于此。

秦伯曰：「晉國利乎？」對曰：「不和。」

不和二字，對得

駭人。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

去聲。

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

語也。曰：『必

報讎，寧事戎狄。』

小人，在下之人也，君指惠公親，謂死于戰者，征繕，征賦治兵也。圉，惠公太子名。言小人

恥其君爲秦所執，痛其親爲秦所殺，不憚征賦治兵以立太子，曰：必報秦之讎，寧事戎狄，而與之共圖也。

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君子在上之

人也。言君子愛其君，而知晉國之有罪，不憚征賦治兵，以待秦歸晉君之命，曰：必報秦之德，惟有死而無二心也。○初

讀不和二字，只謂盡露其短，今說出不和之故來，始知正炫其長。兩邊一樣，加不憚征繕四字，是制縛秦伯要著。以

此不和。

又用不和二字作一束，筆法嚴整。

齊桓下拜受胙 陰飴甥對秦伯

秦伯曰：「國謂君何？」

或死，或歸。

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

以爲必歸。

小人不知事理，徒爲憂感，以爲秦必害其君；君子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爲秦必歸其君也。

小人

曰：「我毒秦，秦豈歸君？」

毒秦，謂晉背施閉糴，毒害秦國也。○所以可感。

君子曰：「我知

罪矣，秦必歸君。」

所以爲恕。○即承上君子小人說來，雙開雙合，章法極整又極變。

貳而執之，服

而舍。

捨，晉有貳心，而秦執之，晉既知罪，而秦舍之。

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舍之，則秦之德莫厚于

此執之，則秦之刑莫威于此。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

服秦者，懷秦之德，貳秦者，畏秦之刑。此一役也，

秦可以霸；秦躡晉君之役，使語侯，懷德畏刑，可以成霸業也。

納而不定，

謂秦既納晉君，今執之而不

安定其位。

廢而不立，秦既執晉君，今不歸而使之復立爲君，

以德爲怨，秦不其然。」

是秦始

有德于晉，而今則變德爲怨，秦豈肯爲此？○前兩段，並述君子小人意中事，貳而執之以下，單就君子意中，一反一正

歎動他。秦伯曰：「是吾心也。」入其轂中。

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牛、羊、豕、各一爲一牢，

將歸之，故加其禮焉。

子魚論戰 傳公二十二年

左傳

宋襄欲以假仁假義籠絡諸侯以繼霸而不知適成其愚篇中

只重阻險鼓進重傷二毛帶

說子魚之論從不阻不鼓說到

不重不禽復從不重不禽說到

不阻不鼓層層辨駁句句斬截殊為痛快

殊為痛快

殊為痛快

楚人伐宋以救鄭。以宋襄公伐鄭故。宋公將戰，大司馬即子魚。固諫曰：

「天之棄商久矣。宋商之後。君將興之，公將圖霸興復。弗可赦也已。」獲罪于天，不可赦宥。○言不可與楚戰。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弘○泓水名。○總一句。

宋人既成列，宋兵列陣已定。楚人未既濟。楚人尚未盡渡泓水。○是絕好機會。司馬

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何意？既濟而

未成列，機會猶未失。又以告。省句法。公曰：「未可。」又何意？既陳陣而後擊之，宋

師敗績。大崩曰敗績。門官殲焉。焉。門官守門之官，師行則從，殲盡殺也。○二句寫敗績不堪。

國人皆咎公。歸咎襄公不用子魚之言。公曰：「君子不重，平聲。傷不禽，同擒。二毛

重，再也；二毛，頭黑白色者。言君子于敵人被傷者，不忍再傷，頭黑白色者，不忍擒之。○二句引起

也，不以阻隘也。阻，迫也。隘，險也。言不迫人于險。○釋上不可意。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

也，不以阻隘也。阻，迫也。隘，險也。言不迫人于險。○釋上不可意。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

也，不以阻隘也。阻，迫也。隘，險也。言不迫人于險。○釋上不可意。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

成列。

亡國之餘，根棄商句來鼓，鳴鼓進兵也；言不進兵，以擊未成陣者。○釋上未可意。○寡固不可以敵衆，宋

公既不量力，以致喪師，又爲迂腐之說以自解，可發一笑。

子魚曰：「君未知戰。一句斷盡。勅擊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

彊也；彊敵厄于險隘，而成陣，是天助我以取勝機會。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追而鼓進之，何不可之有？

猶有懼焉。猶恐未必能勝也。○加一句更透。○辨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且今之勅者，皆吾敵

也；雖及胡耆，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耆，元老之稱，言與我爭弼者，皆吾之讎敵，雖及元

老，猶將擒之，何有于二毛之人。○辨不禽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明設刑戮之恥，以教戰；原求其殺人至死，若傷而未死，何可不再傷以死之？○辨不重傷。若愛重傷，則如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若不忍再傷人，則不如不傷之；不忍禽二毛，則不如早服從之。○再辨不

重傷，不禽二毛，更加痛快。三軍以利用也；凡行三軍，以利而動。金鼓以聲氣也。兵以金退，以鼓

進，以聲佐士衆之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若以利而動，則雖迫敵于險，無不可也。聲盛致志，鼓

儼讒可也。儼，參錯不齊之貌，指未整陣而言；聲，士氣之盛，以致其志，則鼓敵之儼，勇氣百倍，無不可也。○再辨

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更加痛快。○篇中幾箇可字，相呼應妙。

寺人披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呂卻畏僖，將焚公宮，而弑晉侯。

呂甥卻芮，皆惠公舊臣，恐爲文公所逼害，欲焚公宮。

而弑之。寺人披請見。現○寺人，內官也，名披，請見文公，欲以難告。公使讓之，且辭焉。讓，責也。

公使人數其罪而責之，且辭不相見。○總之句。曰：「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蒲城。君命

一宿，女汝卽至。獻公命汝經宿乃至，汝不待宿而卽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

後我奔狄國，從狄君田獵于渭水之濱。女爲去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

惠公命汝三宿乃至，汝不待三宿，而次宿卽至。○就文公口中說出伐狄一事，補傳所未及。雖有君命，何其

速也？二者雖奉獻公惠公之命，何其至之太速也。○已上皆讓之之詞。夫祛區猶在，女其行乎！

祛，衣袂也。披伐蒲，斬公祛，言所斬之祛尙在，汝其夫乎！○二句是辭之之詞。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去聲。○臣謂君

之入晉也，庶幾知君人之道矣。若猶未也，又將及于禍難。○含譏帶誚，小人輕薄口吻，又將及難句，已微露其意，下就

文公之言，作兩層辨駁。君命無二，古之制也。奉君命無二心，古之法制如此。除君之惡，唯

力是視。前此伐公，乃為君除惡，當盡吾力為之。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惠

公時，則為狄人；于我何關？而不速殺之。○竟斥之為惡，復等之蒲狄人，快語。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

今安知無有如蒲狄，而能為公害者乎？當亦有人奉命速至，如披者也。意在含吐閒，雋甚。○已上答雖有君命，何其速

也之意。齊桓公置射石鉤，而使管仲相。去聲。○莊公九年，魯納子糾，與齊戰于乾時，管仲射中

齊桓公帶鉤，後桓公用管仲為相。○射鉤對斬袂恰好。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君若反其所為，則我將自

去，無所辱于君命。行者甚眾，豈唯刑臣？披，闖人，故稱刑臣。言但恐懼罪而行者甚多，寧獨我刑

餘之人，言外見舊臣畏備不安，必有禍難，意在含吐閒，雋甚。○已上答夫袂猶在，女其行乎之意。

公見之，以難告。公乃召見寺人披，披以呂卻之謀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避

難也。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

之。呂卻之才，不亞狐趙，因事失計，自取殺辱，消哉！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晉文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

爭功，有市人之所不忍爲者，而

介推獨超然衆紛之外，孰謂此

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

聞其風者，猶嗟歎息，不能已

也。篇中三提其母，作三篇寫法，

介推之高，其母成之歟？

晉侯賞從亡者，文公反國，賞從亡之臣。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姓，語助。

推名。介推亦在從亡中，未嘗言祿，而文公頒祿，亦不及介推。○先正多責推，借正言以洩私怨。看此敘事，先書不言祿

三字，便知推本自過人一等。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八人皆死，唯文公獨存。○一非人力。惠懷無親，

外內棄之。惠公懷公，皆伎害無親，外而諸侯，內而臣民，無不棄之。○二非人力。天未絕晉，必將有

主。三非人力。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四非人力。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

不亦誣乎！置，立也。○總斷一筆，二三子更有何說？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

爲己力乎？再痛罵之，快極。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貪天之功，在

人爲罪，在國爲奸，而下反以爲義，上反以推賞，是上下相欺，難與一日並處于朝矣。○此卽是歸隱意，乃不言祿之由也。

介之推不言祿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

兌○言何不自去求賞，即不求以死，將誰怨耶？○母

特試之，故作相商語。

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尤，過也；我以貪天者爲過，今復效之，則我之罪

又甚于彼矣。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看推自亦認有怨言，何勞後人又責其怨！

其母曰：「亦

使知之若何？」

母特再試之，故再作相商語。○上是試以求利，此是試以求名。

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將隱焉。」

煙用文之？是求顯也。」

人之有言，所以文飾其身；吾身將隱于山林，何用假

言辭以文飾之？若自言之，是非隱而求顯也。○上是不欲享其利，此是不欲享其名。其母曰：「能如是乎？」

細玩此四字，乃知其母上二番特試之也。

與汝偕隱。」

有此賢母，故能成子之高。

遂隱而死。不言祿

結案。

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

緜上，西河地名，以此爲介推供祭之田。

曰：「以

志吾過，且旌善人。」

志，記也；旌，表也。言以此田，記吾祿不及推之過，且表推不言祿之善也。○祿亦弗

及結案。

展喜犒師 傳公二十六年。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考去聲。師。 展喜，魯大夫，展禽之弟，犒，勞也。○人來伐

我，卻往迎勞之便妙。使受命於展禽。 受命，受犒師之辭命也；展禽，即柳下惠，名獲，字禽，食采于柳邑，謚曰惠。

齊侯未入竟， 同境。展喜從之。 伏後乃還二字妙。曰：「寡君聞君親舉玉

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不敢斥尊，託言來犒執事之臣。○辭令婉轉。齊侯曰：

「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小人君子，以無識有識言。○說恐不得

說不恐又不得，分作君子小人說，奇妙。齊侯曰：「室如縣。 同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 縣，繫也；罄，國語作磬，謂府藏空虛，如懸磬然；青草，蔬食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百物未成，故言在內而府藏空

虛，在野而蔬食不備；魯之所恃者何在，而不恐乎？對曰：「恃先王之命。 先王，成王也。○一句喝出，辭

氣正大。昔周公 魯祖。大泰公 齊祖。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 去聲。之，而

賜之盟。 提出二國之祖，轉到王命，論有根據。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此句是先王之

篇首受命于展禽一語，包括到底。蓋展喜應對之詞，雖取給于臨時，而其援王命稱祖宗，大旨總是受命于展禽者，大義凜然之中，亦復委婉動聽。齊侯無從措口，乘輿而來，敗興而返，所謂于猷山陰之棹，何必見戴也。真奇妙之文。

命。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師，司盟之官，職主也。○加此二句，見王命凜凜至今。桓公是以糾

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闕，失也；災，難也；彌縫，匡救

所以謀其不協；若此者，蓋欲昭明太公夾輔之舊職也。○是以字緊承上王命來，三其字皆指魯而言。及君即位，

先之以桓公，疾接及君即位，妙。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諸侯之望君，咸曰：其能

率循桓公，彌縫匡救之功。○不獨寫魯，通寫諸侯，妙。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

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我敝邑用是不敢聚眾保守，咸曰：「豈其嗣桓公世，方及九年，而

遺棄王命，廢舊職，其若先君太公桓公何？」○二十五字，作一氣讀，曰者，心口相商之詞，蓋用反語，收上王命舊職二

層，宕逸。君必不然。正轉一句緊附。恃此以不恐。一直收到君子則否句。○三恃字呼應。

齊侯乃還。齊侯更不下一語，妙。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左傳

晉侯

文公。

秦伯

穆公。

圍鄭

晉文主兵，秦穆會之。

以其無禮於晉

文公出亡過鄭。

鄭近于晉而遠于秦，秦得鄭而

晉收之必勢至者，越國鄙遠，亡鄭陪鄰，關秦利晉，俱爲至理。古今破同事之國，多用此說。篇中前段寫亡鄭，乃以陪晉後段寫亡鄭，即以亡秦中間引晉背秦一語，思之毛骨俱悚，宜乎秦伯之不但去鄭，而且戍鄭也。

鄭不禮之。且貳于楚也。鄭伯雖受曹盟，猶有二心于楚。○二句言致伐之由。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函陵、汜南，皆鄭地。○二句寫秦晉分軍次舍，可以乘間私說，伏下燭之武夜縋見秦君。

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夫，見秦君，師必退。」

佚之狐已有定算。公從之。遣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隱示不早見用意，雖近怨，然辭亦婉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公先自責。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轉語急切，自然感動。

許之。乃許出見秦君。夜縋而出。縋，懸索也；至夜乃懸城而下，恐晉覺也。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提過鄭事一邊，妙絕。若鄭亡而有益

于君，敢以煩執事。反跌一句，下乃歷言亡鄭之無益而有害，極爲透快。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設若得鄭，而秦欲越晉，以爲邊鄙，相隔甚遠，君亦當知其難也。○亡鄭無益焉。

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陪，益也；鄰，謂晉也。言秦得鄭，必爲晉所有，是益鄰矣；鄰

之地厚，則秦之地相形而薄也。○亡鄭又有害。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

供，其乏困，君亦無所害。鄭在秦東，故曰東道。行李，使人也。言秦能舍鄭以爲東道主人，秦之使者往來

過此，或資糧乏困，鄭能供給之于秦，又何所害焉？○舍鄭有益無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

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賜猶德也；焦瑕，晉河外二邑，言穆公會納惠公

亦云有德矣；惠公許秦以河外焦瑕二邑，乃朝濟河，而夕即設版築以守二城，其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此借舊事

以見晉慣背秦德，與之共事，斷無有益絕好一證。夫晉何厭之有？平聲。既東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封，疆也，肆，大也，闕，削也；言既滅鄭以闕其東方

之封疆，勢必又欲大其西方之封疆；若不削小秦地，將何所取之，以肆其西封也？○此言晉不獨得鄭，後必將欲得秦

爲害甚大。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上言亡鄭以陪鄰，此直言闕秦以利晉，何等透快。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悅。三子皆秦大夫，戍屯兵以守

也。乃還。秦師退矣。子犯、晉文公舅。請擊之。請擊秦師。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

不及此，微，無也；夫人，指秦伯；文公亦秦所納，故言微秦伯之力，何緣得爲晉君。因人之力而敝之，

不仁；賴秦力得國，而反害秦，是不仁也。失其所與，不知；智○誤與同事，是不知也。以亂易整，不

武。仁國整師而來，而乃自相攻擊，易之以亂，是不武也。吾其還也。」亦去之。晉師亦退矣。

蹇叔哭師

傳公三十二年。

左傳

讀覆軍之所，如在目前，後果中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哭，晚矣。

可潛。

悖逆之心而妄為。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不但鄭知，他國無不盡知，伏下晉人禦師。○一層言師不可潛。

可潛。

公辭焉，不受其言。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

孟明姓百里，名

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

蹇叔哭之曰：「孟子！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

蹇叔哭師

蹇叔哭師

也！
「十三字要作哭聲讀。」

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合手曰拱，言爾何有知識，設

當中壽而死，爾之墓木已拱矣，極詆其衰老失智也。

蹇叔之子與去聲。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

殺地險阻，可以

邀擊，晉有宿怨，禦師必在于此。

殺有二陵焉：大旱曰陵。

其南陵，夏后皋梁之祖之墓也；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

同避。風雨也。

殺之北陵，兩山相欽，故可以避風雨。○雪綴情景，慘淡淒其，

不堪再誦。

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

四十一字，要作哭聲讀。

秦師遂東。

為明年晉取秦

于殺張本。

精校評注 古文觀止卷二

鄭子家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左傳

前幅寫事晉唯
羅逐年逐月算

之猶為兢兢畏
大國之言後幅

寫到晉之不知
恤小鄭亦不能

復耐竟說出貳
楚亦勢之不得

不然晉必欲見
罪我亦願忌不

得許多一團憤
懣之氣令人難

犯所以晉人竟
為之屈

晉侯靈公合諸侯于扈。戶○扈為鄭地。平宋也。平宋亂以立文公。於是晉侯

不見鄭伯。穆公以為貳于楚也。以其有二心于楚故不與相見。鄭子家公子歸生使

執訊而與之書。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晉卿趙盾。曰：下皆書辭。一寡君即

位三年，召蔡侯。莊公而與之事君。君晉襄公。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

邑以侯宣多。鄭之大夫。之難。夫聲。○侯宣多以援立穆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寡君是以不

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克滅少除其難也。而隨蔡侯以朝。潮於執

事。鍾蔡莊公朝晉之後，即來朝也。○朝襄。

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自稱名。佐寡君之嫡夷。鄭太子名夷。以請陳侯。共公。

於楚，而朝諸君。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歸生輔太子夷，先為請命于楚君，晉靈公。○朝靈二。十四年

鄭子家告趙宣子

七月，寡君又朝以葢。詔陳事。葢，成也。鄭穆又親朝以成往年陳共之好。○朝靈三。十五年五

月，陳侯靈公自敝邑往朝於君。陳靈新即位，自鄭入朝。○朝靈四。往年正月，燭之武

亦鄭大夫。往朝夷也。燭之武又輔太子夷往朝于晉，往朝夷三字，是倒語。○朝靈五。八月，寡君又

往朝。鄭穆又親朝。○朝靈六。○已上敘朝晉之數，敘朝晉之年，敘朝晉之月，敘朝晉之人，真是帳簿，皆成妙文。下復

結算一通，妙妙。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陳蔡之朝，皆鄭

之功。○結上召蔡侯，請陳侯，往朝君三事。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無論陳蔡，雖以鄭自己事晉

而言，何以不免于罪？○百忙中復作此二語，以起下二層意，何等委婉！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

見，現於君。結上隨蔡侯，戴陳事，又往朝三事。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夷，鄭太子孤，謂

君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子家自謂絳，晉都邑，相及于絳，謂朝晉不絕也。○結上歸生佐夷，燭之武往朝夷，二事。雖

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鄭雖小國，其事晉無以過之矣。○又總結一筆，道緊。

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逞，快也。○只一句點題。敝邑有亡，無以加焉！

鄭國唯有滅亡而已。不能復加其事晉之禮也。○八字激切而沈痛。下乃引古人成語，曲曲轉出不能復事晉意。古

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上聲。○既畏首，又畏尾，則身之不畏者，有幾何哉？又

曰「鹿死不擇音」同蔭。○鹿將死，不暇擇庇蔭之所。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

也，不德則其鹿也。德，恩恤也；言以人視我，我還是人，以鹿視我，我便是鹿。○奇思剝解。鋌而走

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鹿知死而走險，何暇擇蔭，國危而事大，何暇擇鄰，皆由急則生變也。命之罔

極，亦知亡矣。晉命過奇，無有窮極；事之亦亡，叛之亦亡；鄭已知之矣。○亡字呼應。將悉敝賦以待

於儵，酬唯執事命之。賦，兵也。儵，晉鄭之境；言將盡起鄭兵，以待于儵地，唯聽晉執事之命令也。○收緊敵

晉意。

文公二年，朝於齊；四年，爲去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鄭文公二年，朝于齊

桓公，後復從齊侵蔡，蔡屬楚，而鄭爲齊侵之，宜獲罪于楚，而反獲成。○晉責鄭貳于楚，忽反爲楚之寬大，以諷晉，奇妙。

居大國之閒，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鄭居晉楚之閒，而從于大國之強令，未可執以爲罪；言

貳楚出于不得已也。○開胸放喉，索性承認，妙妙。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若弗恤，鄭國則

唯晉所命，不敢逃避也。○結語多少激烈憤懣。

晉鞏拱朔晉大夫行成於鄭，趙穿晉卿公墾池晉侯女墾為質至焉。晉

見鄭之詞強，故使鞏朔行成，而趙穿公墾池為質于鄭以示信，此以見晉之失政，而霸業之衰也。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左傳

楚子莊王伐陸渾之戎，陸渾之戎，秦晉所遷于伊川者。遂至於雒，同洛。觀去聲。

兵於周疆。雒，水名；周所都也。觀，示兵威以晉也。○一遂字，便見楚莊無禮。定王使王孫滿周大夫。

勞去聲。楚子楚強周弱，定王無如之何，故使大夫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

鼎，三代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楚莊問大小輕重，有圖周天下意。

對曰：「在德不在鼎。有天下者，在有德，不在有鼎。○一語喝破。昔夏之方有德也，

緊承德字。遠方圖物，遠方圖畫山川物怪獻之。貢金九牧，九州牧守，皆貢其金。鑄鼎象物，此

以九州之金，鑄為九鼎，而著圖物之形于其上。百物而為之備，百樣物怪，各為備禦之具。使民知神

女，使民盡知鬼神姦邪形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民知神姦，故不逢不順。螭

提出德字，已足以破癡人之夢；提出天字，尤足以寒奸雄之膽。

騖魅妹罔兩，莫能逢之。騖，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既爲之備，故莫能逢人爲害。用能協於上

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以受天之祐。○已上言有德方有鼎。

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伏下三十七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上言無德則鼎遷。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鼎非加大，而不可遷移，若增重然。其姦回昏亂，雖

大輕也。鼎非加小，而湯武遷之，若途輕然。○總括四語，正繳在德不在鼎意；大小輕重四字，錯落有致。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言有盡頭處。○二句起下，方入本意。成王定鼎於郊，夾鄩，辱○鄩，東周

王城，今河南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此天有所底止之定命也。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未滿卜數。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一結語冷銜。

齊國佐不辱命

成公二年。

左傳

晉師從齊師，齊師敗走，晉師追之。入自丘輿，擊馬陘。刑○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

使賓媚人。賓，姓，媚，人名，即國佐也。賂以紀甗，演玉磬與地。甗，玉甗也；玉甗，玉磬，皆滅紀所得。

王孫滿對楚子 齊國佐不辱命

免駁晉人質母
東敵二語，屢稱
至命以折之，如
山壓卵，已令氣

沮；後總結之，又再翻起，將算君之命，從使臣口中婉轉發揮，既不欲唐突，復不肯乞哀，即無魯衛之請，晉能悍然不應乎？

井頃公之語意，夾入妙，伏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一段。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晉人果不許，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至而使

齊之封內，盡津上聲。東其畝。」蕭，國名，同叔，蕭君字，其女嫁于齊，即頃公之母，晉人欲質其母，而不

便直言，故稱蕭同叔子。言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于晉，而使齊國境內田畝，皆從東南而行，則我師舍去矣。○重上句，下

句帶說，故用而字轉下，蓋前此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頃公之母，踊于楮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

者迺跛者，使眇者迺眇者；夫婦人窺客，已是失禮，矧侮客以取快乎？出爾反爾，無足怪也。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只非他二字，多少鄭重，妙。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若以齊

晉比並言之，則齊之母，猶晉之母，其為國君之母，則一也。○陪一句更凜然。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

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其若先王孝治天下之命何？○上不便。且是以不孝

令也。且欲令人皆蹈不孝之行。○下不便。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霽篇。

言孝子愛親之心，無有窮匱，又以孝道長賜汝之族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

也乎？晉既以不孝號令諸侯，是非以孝德賜及同類矣。○已上破爲質句。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之制，物，相也；相土之宜，而分布其利。故詩曰：『我

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南山篇。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皆相土宜而布其利也；言東南，則西北

在其中。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

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今欲盡東其畝，則晉之伐齊，

循壘東行，其勢甚易；是唯晉兵車是利，而不顧地勢，東西南北所宜，非先王疆理土宜之命矣。○已上破東畝句。○兩

其無乃非，句態。

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上分兩層辨駁，此總括數語，下復暢言

之。四王之王去聲。也，樹德而濟同欲焉。四王：禹、湯、文、武也。皆樹立德教，而濟人心之所同欲。

○樹德，照上德類；濟同欲，照上土宣布利。五伯如字。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伯，長也；

夏昆吾、商大彭、豕章、周齊桓、晉文，皆勤勞而懷撫諸侯，以服事樹德濟同欲之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

以逞無疆之欲。指質母東畝而言。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詩商頌長發篇。

優優寬和也；道，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晉賈母東敵二命，暫不寬和；而先自棄其福祿，又何能為諸侯之害乎？○晉人所命，本欲害齊，而國佐卻以為何害妙絕。○已上言晉賈有闕，不得為盟主，以足上二段之意。

不然，若終不見許。寡君之命，使去聲臣則有辭矣。寡君之命我使臣，已有辭既，意如下文所云。○上分責二段，又總責一段，此忽如饑鷹撒然一轉妙。曰：下皆齊侯命辭。『子以君師辱于

敝邑，不腆去聲敝賦，以犒從者。去聲者，腆厚也；賦，兵也；言齊有不厚類敝之兵，以犒晉師。○戰而曰犒，婉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畏君師之威震，以故齊兵撓阻，而致敗衄。吾子惠徼驕齊國

之福。言我以吾子之惠，而得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去聲唯是先君之

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謂甗磬也。子又不許，應上晉人不可。請收合餘燼。徐刃切。背

城借一。燼，火餘木也；以喻齊戰敗之餘兵，言欲以已敗之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也。敝邑之幸，亦

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齊幸而得勝，亦當唯晉命是從；況其不幸而又戰

敗，敢不唯晉命之是聽乎！曰從，曰聽，即聽從賈母東敵之命。○已上言齊既以賂求不免，勢必決戰，勝與不勝，雖未可

知，總在既戰後，再聽從晉命也。極痛快語，而卻出以婉順。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去聲。罃，英○宜

玩篇首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二語。

便見楚有不得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不許之意，德我報我，全是把官路當私情也。楚王句句逼入，知罃句句撇開，未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郟，楚囚知罃，知莊子射楚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莊子，知罃父也；至是晉歸二者于楚，以贖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荀首，即知莊子，是時已爲晉中軍佐，楚人畏其權要，故許歸其子。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指久留于楚言。對曰：「二國治我，臣不才，不勝升其任，以爲俘乎。誠國○俘誠，軍所虜獲者，繫其人曰俘，截左耳曰誠。執事不以釁欣去聲。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以血塗鼓曰釁，言楚不殺我而以其血塗鼓，即就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作自責語，撇開怨字，妙。

王曰：「然則德我乎？」指許歸于晉言。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楚歸晉知罃

九

其民；晉楚皆爲社稷之謀，而欲紓緩民難。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各懲戒前日戰爭之忿，以相赦宥。

兩釋纍囚，以成其好。去聲。○纍，繫也；晉釋穀臣之囚，楚釋知罃之囚，以成其和好。二國有好，臣

不與。去聲。及其誰敢德？一作與已不相干語，撇開德字，妙。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問得有意。對曰：「臣不任。平聲。受怨，君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言我未嘗有怨于君，君亦未嘗有德于我；有怨則報怨，有德則報

德；我無怨而君無德，故不知所報也。○臣怨君德，分貼得好，不知二字，更妙。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不穀，乃諸侯之謙稱，言雖是如此，必告我以相報之事。○共王一

團興致，被知罃說得雪淡，無可奈何，又作此問。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身雖死，而楚君之私恩，不朽腐也。○客意二層。若從君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稱于異國，曰外臣；首

苟首也；宗，荀氏之宗也。○客意二層。○此雖二客意，然顯見晉之國法森然，家法森然。若不獲命，若君不許戮。

○轉入正意。而使嗣宗職，使繼祖宗之職。次及於事，以次及於軍旅之事。而帥偏師，以

修封疆。其父爲上軍佐，故曰帥偏師；修，治也。雖遇執事，其弗敢違。言雖遇楚之將帥，亦不敢違。

避。○一敦字，應上二敦字。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忠，晉即以報。

楚，妙。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收煞得好。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左傳

晉侯厲公。使呂相去聲。○魏錡之子。絕秦。成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

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下皆呂相之口宣君命。昔逮我獻公晉及穆公秦相好，

去聲。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同婚。姻。從秦晉相好說起。天禍晉國，

謂驪姬之難。文公重耳。如齊，惠公夷吾。如秦。重耳奔狄及齊，齊桓公妻之；夷吾奔梁，賂秦以求納。

無祿，獻公卽世。晉無福祿而獻公卒。穆公不忘舊德，應相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

於晉。傳十年，穆公納夷吾于晉，爲惠公。○說秦德輕。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傳十五年，秦

呂相絕秦

秦晉權詐相傾，本無專直，但此文飾辭，爲罪，不肯一句放鬆，不使一字置辯，深文曲筆，變化縱橫，讀千遍不厭也。

伐晉，戰于韓原，獲惠公。○說秦為德不終，是秦第一罪案。

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

成也。惠公卒，懷公立，穆公納庫耳于晉，是為文公；是穆成安晉之功也。○作一頓，說秦德輕。文公躬擐患

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撰

貫也，胤，嗣也。此言文公備歷艱難，以率東方之諸侯，皆四代帝王之嗣，而西向朝秦。○二十九字，作一句讀。則亦

既報舊德矣。應舊德，又作一頓，說晉有報，即宕下以敘晉德。

鄭人怒君之疆場，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怒，猶犯也。○譏秦；僖三十

年，鄭貳于楚，文公與秦圍之，鄭未嘗犯秦，亦無諸侯之師。○說晉德重。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

及鄭盟。鄭使燭之武見秦穆公，穆公背晉而私與鄭盟，不敢斥言，故託言秦大夫。○是言秦第二罪案。諸侯

疾之，將致命於秦。皆欲致死命以討秦。○此亦譏秦，無諸侯致命之事。文公恐懼，綏靖諸侯。

秦師克還，無害。言不敢怨秦背己，反而保全其師。則是我大有造於西也。又作一頓，說

晉大有德于秦，能自占地步。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以文公死為無知，而輕蔑

之。寡我襄公，以襄公新立為寡弱，而陵忽之。迭我殽地，迭，侵突也；穆公聽從杞子之謀，潛師以襲鄭

道過晉之疆地 奸 干 絕我好 奸犯斷絕，不復與我和好。伐我保城，此又誣秦，襲鄭時，無伐晉保城之

事。殄滅我費，如字。滑，選入聲。○滑，姬姓國；都于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還。散離我兄弟，滑與晉

為同姓兄弟。撓亂我同盟，滑鄭皆本從晉，是為晉同盟之國。傾覆我國家，秦伐滑鄭，是欲傾

危覆滅晉之國家。○疊寫九個我字。○是秦第三罪案。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未忘穆公納文公之

勳。○折一筆。而懼社稷之隕，此言實恐晉為秦滅。是以有殺之師。僖三十三年，晉敗秦于穀。○

我是以有一言殺師出于萬不得已也。猶願赦罪於穆公。晉雖有殺師之失，猶願求解于秦。○猶願二字，

緊接無痕，妙。穆公弗聽，不肯釋憾。而即楚謀我。文十四年，楚圖克囚于秦，至是秦使歸楚求成，以謀

晉。天誘其衷，成王隕命。幸天默誘人心，而商臣弑楚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

楚有篡弑之禍，穆公是以不能快意于晉；設使成王未隕，而即楚謀我之志遂成矣。○是秦第四罪案。○自獻公即位

至此作一截，是歷敘秦穆之罪。

穆秦襄晉即世，康秦靈晉即位。康公晉之外甥。我之自出，又欲闕

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闕猶掘也；翦，截斷也。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

賊皆食禾蟲，以喻公子雍，謂秦納雍，以蕩搖晉之邊鄙。○誣秦雍之來，晉實迎之。○疊寫四個我字。○是秦第五罪案。

我是以有令平聲。狐之役。文七年，晉敗秦于令狐。○我是以有二，言令狐之役，出于萬不得已也。康

猶不悛，銓○悛，改也。入我河曲，河曲，晉地，事在文十二年。伐我涑川，涑川，水名。俘我王

官，俘，虜也；王官，地名。○伐涑川，俘王官，經傳無見。剪我羈馬，羈馬，地名，其時秦取其地。○疊寫四個我字。○

是秦第六罪案。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晉與秦戰于河曲，秦兵夜遁。○我是以有三，言河曲之戰，出于萬

不得已也。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晉在秦東，故曰東道。康公絕晉之好，故不東通

子晉。○此段獨拖一句，妙。○自穆襄卽世至此，作一截，是歷數秦康之罪。

及君之嗣也，君指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景公望

秦撫卹晉國。○此處獨作一波，妙。君亦不惠稱去聲。盟，言桓公不肯惠然稱晉之望，而共盟。利吾

有狄難，去聲。○謂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郛，告○河縣，箕郛，晉三邑名。入

河縣，焚箕郛，經傳無見。芟刪夷我農功，芟刈也；夷，傷也；損害我禾稼，如去草然。虔劉我邊陲，垂。

○虔劉，皆殺也。殺戮我邊境之人民。○疊寫四個我字。○是秦第七罪案。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晉聚衆

于輔氏，以拒秦。○我是以有四，言輔氏之聚，出于萬不得已也。○之師之役之戰之聚，句法變幻。君亦悔禍之

延，而欲徼驕福於先君獻穆。桓公亦悔二國結禍之長，而欲我求福于晉獻、秦穆。使伯車

桓公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

言我與晉同結所好，共棄前惡，再修舊日之德，以追念前人獻穆之功勳。○此段迴應篇首，獻穆相好，關鎖甚緊。言

誓未就，約誓之言，未及成就。景公卽世，我寡君厲公是以有令狐之會。成十一年，晉

厲公與秦桓公盟于令狐。○入題又與上四我是以有句，相呼應。君又不祥，背佩棄盟誓。桓公又萌不

善之心，歸而背晉成。○此下方入當時正事。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白狄與秦皆屬雍州。君之仇

讎，白狄與秦，世爲仇讎。赤狄之女季隗，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故云昏姻。○疏句無限

煙波。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於使。一本作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狄雖口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而以秦之二心來告晉。○一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惡秦之

反覆不常。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下述秦桓盟楚之詞。昭

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言我雖與晉在

來。余唯利是視。」我唯利之是從，不誠心與晉也。○二十四字，一氣說下。不穀惡其無成德，

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不穀，楚共王皆晉之自稱。言我惡秦之無成德，是用宣布其言以懲戒用心不

一之人。○二皆我。○兩引皆我，俱是實證。是秦反覆，真正罪案。○自及君之嗣，至此作一截，是歷數秦桓之罪爲絕秦

正旨。諸侯備聞此言，狄與楚皆晉之言，諸侯無不聞之。○牽引諸侯妙，使秦無所逃罪。斯是用痛

心疾首，女乙切。就寡人。諸侯由是惡秦之甚，皆來親近于晉。○一路備說秦惡，歸到此句。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我今帥諸侯以來聽命于秦，唯與秦結好是望耳。○終是求好，妙

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豈敢微亂？是客。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是主。○句句

牽引諸侯妙。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或戰，當圖謀其有利于秦者而爲之。

駒支不屈於晉 襄公十四年。

左傳

宣子責駒支之
言，怒氣相陵，驟
不可犯，駒支逐
句辨駁，辭婉理
直，宣子一團興
致，爲之索然，真
罰令能品。

會于向，晉會諸侯于向，爲吳謀楚。將執戎子駒支，戎，四嶽之後，姜姓，駒支，戎子名。范宣

子晉上句。親數，上聲。諸朝，執之何名，乃于未會前一日，數其罪而責之，朝，會向之朝位也。曰：「來！

姜戎氏！先呼來，次呼姜戎氏，便是相陵口角。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汝也；吾離，

戎祖名，昔爲秦穆公追而逐之。瓜州，今微煌地。乃祖吾離，被披苦閔閔，平聲。葢，合蒙荆棘，以來

歸我先君，苦，蓬白茅也；無衣故被苦，秦無居故蒙荆棘。先君謂惠公。○極寫其流離困苦之狀，以出戎醜。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黍之田，與女汝剖分而食之，腆，厚也；中分爲剖。○寫加恩于戎，非復

尋常，宜後世報答不已。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諸侯事晉，不比昔日。葢言語漏

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戎與晉同境，盡知晉政闕失，是言語漏洩于諸侯，由汝戎實主之；不然，今日諸侯之

事晉，何遂不如昔日乎？○懸空坐他罪名。詰乞朝之事，詰，朝，明日也；事，謂會事。爾無與去聲。焉！

與將執女，寫得聲色俱厲，令人難受。

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遂我諸戎，秦恃強而欲得土地，所以遂

我。○此辨戎祖被逐，則秦人實惡，非戎之醜。惠公蠲涓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

駒支不屈於晉

一七

異胄也，毋是翦棄。

竊，明也；四嶽，堯時方伯；胄，後嗣也；翦棄，滅絕也。○此辨惠公加德于戎，乃因戎本聖裔，禮應存恤，不為特惠。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我諸戎除翦其

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

賜我之田，荒穢僻野，非人所居，我力為驅除而處之，以臣事晉之先君，既不內侵，亦不外叛，至于今日，不敢攜貳。○此辨晉剖分之田，至為做惡，戎自閉壘，非受實惠。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

舍，留也；僖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私與鄭盟，而留紀子等戍鄭而還。於是乎有殺之師。○僖

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

常殺之戰，晉過秦兵于上，戎當秦兵于下，秦師無隻輪返，我諸戎效力攻秦，實使之然。○此辨戎大有功于晉，亦足云報。譬如捕

鹿，晉人角之，諸戎掎雞上聲之，與晉蹄之。

同仆。譬如逐鹿，晉執其角以禦上，戎戾其足以亢下，是戎與晉同斃此鹿也。○一喻入情。

戎何以不免？戎有功如此，何故尚不免于罪乎？問得妙。自

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湯？

割○自敗秦以來，晉凡百征討之役，戎皆相繼以從執政之使令，猶從戰于殽，無變志也，豈敢有離貳邊遠之心。○此

辨戎之親晉，不止斃師一役，至于百役，不可勝數，以足上至于今不貳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

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今晉之將帥或自有闕失，以攜貳諸侯之心，而乃罪及我諸戎。○此辨諸

侯事，晉不如昔者，乃晉實有闕，與我諸戎無干。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

語不達，何惡之能為？惡，指漏洩言語以害晉。○此辨言語洩漏職汝之由，言戎與華不相習，非但不敢為

惡，亦不能為惡。不與於會，亦無薈焉。薈，悶也；我不與會，亦無所悶。○此辨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言我亦不願與會也，此說得雪淡妙。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篇名。賦是詩者，取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之意，

蓋譏宣子信讒言也。退去，不與會也。

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辭謝也；宣子自知失貴，故謝戎子，而使就諸侯之會。成愷悌也。

欲成愷悌君子之名。○結出宣子心內事，妙。

祁奚請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

樂王鮒見叔向

樂盈，晉大夫。出奔楚。范宣子逐之，故出奔。

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

虎，盈黨；叔向，虎

祁奚請免叔向

而自請免之，邾奚免叔向而竟不見之。君子小人相去霄壤，弗應不拜，所以絕小人，不告免，所以待君子。

之兄。人謂叔向曰：「子離同罹於罪，其為不知智乎？」譏叔向無保身之哲。叔

向曰：「與其死亡若何？」雖被囚，猶勝于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詩

言君子優游于亂世，聊以卒吾之年歲，註疏以為此小雅采芣之詩。按采芣無聊以卒歲之文，恐是逸詩。知也。」

此乃所以為知也。○叔向已算到可以不死，不知者安能有此定見。

樂王鮒附○晉大夫。見叔向曰：「吾為子請。」為子請于君而免之。叔向弗應，

出不拜。大是駭人。其人皆咎叔向。自然見咎。叔向曰：「必邾大夫。」謂邾奚也能

免我者，必由此人。○胸中濛濛，介然分明，是為真智。室老家臣之長。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

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邾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常

人只是個常見。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惟阿意順君，何能行此救人之事。○提

過樂王鮒一邊。邾大夫外舉不棄讎，舉其讎解狐。內舉不失親，舉其子祁午。其獨遺我

乎？言其行獨遺我一人而不救乎？詩曰：『有覺德行，去聲。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

言有正直之德行，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邾大夫，覺然正直者也。○收句冷峭。

晉侯平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問其果與弟虎有謀否？對曰：「不棄其

親，其有焉。」言叔向篤于親親，其殆與弟有謀焉。○此語語作猜疑妙。於是祁奚老矣，告老致

仕。聞之，聞叔向被囚，乘駟而見宣子，駟傳車也，乘駟恐不及也。曰：「詩曰：『惠我無

疆，子孫保之。』詩周頌烈文篇。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及于百姓，無有疆限，故周之子孫皆保賴之。書曰：

「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書夏書胤征篇。言聖哲之有謨謀功勳者，當明證其謨勳而定安之。夫

謀而鮮上聲，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此言謀少過失，聖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

社稷之固也，此社稷所賴以安固也。○社稷二字，是立言之旨。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假使其十世之後，子孫有罪，猶當寬宥之，以勸有能之人，

今壹以弟故，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之所倚賴，不亦惑之甚乎！○此言叔向之能，尚可庇子孫之有罪，豈可及身見殺。魚

殛而禹興，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去聲。之，卒無怨色，不以一怨妨大德。

管蔡爲戮，周公右王，兄弟之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此言不當以弟虎

罪及叔向。○兩提社稷，叔向之身，何等關係。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子若力行善事，

誰敢不勉于爲善，何必多殺然後人不敢爲惡乎？○歸到宣子身上，亦復善于勸解。

宣子說，悅與之乘；去聲。○與祁奚共載。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

祁奚不見叔向而歸，以此見爲社稷，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叔向亦不告免于祁奚，而

卽往朝君以明祁奚之非爲己也。○兩不相見，徑地俱高。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

范宣子晉士匄

爲政，將中軍，執國政。

諸侯之幣重。

諸侯朝貢于晉者，其幣增重。幣，禮物也。

鄭人病之，病也。二月，鄭伯

簡公。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寓，寄也。

子西相鄭伯如晉，故子產寄書與子西，以勸告宣子。

曰：「子爲晉國，

爲晉執政。○只此四字，落筆便妙。

四

鄰諸侯，牽引四鄰，妙。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不聞有善德，但聞增重諸侯之幣。○先提令德，引起令

名。僑子產名也，惑之。僑聞君子長掌國家者，非無賄毀之患，而無令名之

難。賄，財也；令名，善譽也。○賄字，是從重幣推出，令名，是從德令推出。○二句，是一篇主意。夫諸侯之賄，聚

勢起將令德，令名與重幣對較，持論正大，其寫德名處，作贊歎語，寫重幣處，作危激語，迴環往復，剴切詳明，宜乎宣子之傾心而受諫也。

於公室，則諸侯貳。斂諸國之財，而積聚于晉之公室，則諸侯離心于晉。若吾子賴之，則晉國

貳。若汝自利賴其財，而私入于己，則晉人離心于汝。諸侯貳，則晉國壞。晉不能保國。晉國貳，則

子之家壞，汝不能保家。何沒沒也！何其沈溺而不反也！將焉用賄？賄之為禍如此，將安用之！○

此段乃申非無賄之患句。

夫令名，德之輿也。有德者，必以令名為輿，始能遠及。德，國家之基也。有國者，必以令

德為基，始能自立。有基無壞，有德以為基，故國家不壞。○一壞字，應上兩壞字。無亦是務乎？無

亦以是令名為先務乎？○此從名轉德，從德轉國家，從國家轉無壞，筆筆轉，筆筆應。有德則樂，樂則能

久。務令名在有德，有德則樂與人同，而能久居其位。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

德也夫！小雅之詩。言君子有德可樂，則能立國之基，使之長久，有令德之謂也夫！○引詩證德為國家之基。『上

帝臨女，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大雅之詩。言上帝鑒臨武王之德，則下民無敢有離

貳之心，有令名之謂也夫！○引詩證名為德之輿，一貳字，應上四貳字。○此段申無令名之難句。恕思以明德，

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以恕存心，而自明其德，則自然有令名以為之輿，而載是德。

以行于世，所以遠者聞風而至，近者賴德而安，為國家之基也。○又令德與名，雙收一筆，適緊。母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母寧，寧也。寧可使人議論吾子，以為子實能生養我民，而可

謂子取民以自養乎！○以賄與令名二者，比並言之，語絕波峭。又疊用三子字，尤有態。

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

焚，斃也。象因有齒以殺身，以齒之有賄故耳。○指賄字作結，仍收到重幣上，見有賄非但國壞家壞，而且身

亦壞也。是危語，亦是冷語。

宣子說，悅，乃輕幣。

晏子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

崔武子

崔杼。

見棠姜而美之，遂取

同娶。

之。棠姜，齊棠公妻也。棠公死，崔杼往弔，見

而美之，遂娶之。

莊公通焉；

齊莊公與之私通。

崔子弑之。

見得罪有專歸。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莊公死於崔杼之家，其門未啓，故晏子立于其門外。其人晏子左

起手死亡歸，三層疊下，無數烟波，只欲逼出社稷兩字也。注眼看著社稷兩字，君臣死生之際，乃有定案。

右。曰：「死乎？」責其為君死難。

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君不獨為我之君。

我何爲而獨死。曰「行乎？」勸其棄國而奔。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死既非我

之罪，我何爲而逃亡。曰「歸乎？」既不死難，又不出奔，則當歸家，何必立于此地乎。曰「君死安

歸？」臣以君爲天，君死將安歸？○死亡既不必歸，又不可于此可視賢者立身。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爲九聲。其口實，社稷是養。陵，居其上也；口實，祿也；養，奉也；君不徒居民上，

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社稷與己字對着，是立言之旨。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

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女乙切。誰敢任平聲之？己，指淫亂之事；

私暱，嬖幸之臣；同君爲惡者，敢字妙。言雖欲死亡，限于義也。○從社稷立論，案斷如山，不可移易。且人有君而

弑之，人謂崔子，人有君，便見非社稷主也。妙。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收

上死亡歸三段。

門啓而入，崔子啓門，而晏子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而哭之。興，既哭而興。三

踊勇而出。踴跳也；哀痛之至，故三踊乃出。○寫晏子盡禮。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

之望也。舍捨之得民。」狡甚。

季札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

札，吳諱。之子，季札也。吳子夷昧新立，使來聘。

請觀於周樂。

成王賜

魯以天子之樂，故周樂盡在魯。○請觀二字，伏案。

使工魯之樂工也。○二字直貫到底。

為去聲

之歌周南、召南。

為之，為季札也；以下

段段著為之，見當時重季札。曰：「美哉！美其聲也。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文王之化，基于二南，猶有商紂之虐政，其化未洽于天下，然民賴其德，雖勞于王室，而亦不怨。○一句一折。

為之歌邶、鄘、衛。

佩、鄘、容、衛，三國，乃管蔡武庚三監之地。康叔封衛，兼而有之。今三國之詩，皆衛詩也。

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疆土不同，故音調亦從而異歟。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

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賴有先世之德，雖憂思之深，而不至于窮困。吾聞衛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衛始封之君；武公，其九世孫，言吾聞二公德化，入

人之深，如是，是得非衛國風之詩乎！○穆然神遇。

季札賢公子，其神智器識，乃是春秋第一流人物，故聞歌見舞，便能遊察其所以然讀之者，細玩其逐層摹寫，逐節推敲，必有得于聲容之外者，如此奇文，非左氏其孰能傳之？

爲之歌王

王，周平王也；平王東遷，王室下同于列國，故其詩不得入雅，而黍離降爲國風。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一言思文武而不畏播遷，其東遷以後之詩乎。

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

而譏其煩瑣，民既不支，國何能久！

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大風，大國之風也。○變

調。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太公爲東海之表式，國祚不可限量。

爲之歌邠，按今幽風列于國風之終，與此次序不同者，蓋此時未經夫子刪定故也。曰：「美哉！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廣大之貌；周公遭流言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

稷先公樂于農事，而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曰周公之東。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而有諸夏之聲。

○變調。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夏有大義，西戎而有夏聲，則大之至，秦襄

公佐平王東遷，盡有西周之地，故云周之舊。

爲之歌魏曰：「美哉！颯！凡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主也。」「颯，中唐之聲，高大而又婉順，險阻而又易行，所以爲中唐也。惜其無德以輔之爾。」○變調。

爲之歌唐，此乃晉詩也。而謂之唐者，唐本叔虞始封之地也。曰：「思深哉！」歎其憂深而思

遠。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本爲唐，堯故地，故其遺俗猶存。不然，何憂之遠也？何其憂

深思遠，情發乎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非承繼陶唐盛德之後，安能如此？」○一句一折。

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復畏忌，故曰無主；其滅亡將不久。

○全是貶詞。

自鄒 貴 以下無譏焉。鄒曹之詩，不復議論，微之也。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怨

商紂之政，而諱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其周德未盛之時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猶

有殷先王之遺民，故周未能盛大。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廣，大也；熙熙，和樂聲。○變調。曲而有直體，其

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得非文王之盛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

獨贊其至，與贊他歌不同。直而不倨，曲

而不屈，

曲而不失于屈撓。迩而不至于逼害。

遠而不攜，

而不淫，

遷動而不至于淫蕩。復而不厭，

哀而不愁，

而不荒，

雖當逸樂，不至荒淫。用而不匱，

廣而不宣，

而不費，

雖好施與，無所費損。取而不貪，

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

雖常運行，而不流放。○此總贊其德之無偏勝，一氣連用十四句，何等筆力！

五聲和，

商角徵羽也。八風平，

八風，八方之氣也。

節有度，

此言八音克諧。守有序，

有力。盛德之所同也。

周、魯、商、三頌，盛德皆同。○以上是歌，以下是舞，上俱以爲之二字引起，下俱以見字

引起，上皆是反覆想像，下語多著實，蓋聞虛而見實也。

見舞象箛，

宵南籥者，箛箛，皆舞者所執象箛，武舞也，南籥，文舞也，皆文王之樂。

曰：「美

哉！」

美其容也。猶有憾。」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

見舞大武者，大武，爲武王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武王與周之盛。其若此

乎！
「此四字似形容不出，明是贊詞，暗是微詞。」

見舞韶濩者，韶濩，爲湯樂。曰：「聖人之弘也，湯德之寬弘。而猶有慚德，猶

有可慚之德，謂始以征伐而得天下。聖人之難也。」以見聖人處世變之難。〇一句一折。

見舞大夏者，大夏，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能勤治水，而不自矜其德。非禹其

誰能修之？」非禹之聖，誰能修舉其功？

見舞韶箒者，同箒。書曰：箒韶九成，蓋舜樂之總名。曰：「德至矣哉！大矣！贊其至，

復贊其大，與贊他舞不同。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所以爲大。雖甚盛德，

其蔑以加於此矣！所以爲至。觀止矣！應觀字。〇三字收住全篇。雖有他樂，吾不敢請

已。「應請字。」

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晉爲盟主，而子產以寡稱，鄭朝晉，盡壞館垣，大是奇事，只是胸中早有成算，故說來句句針鋒相對，義正而不阿，詞強而不激。文伯不措一語，文字輸心帖服，叔向歎息不已，子產之有辭，洵非小補也。

子產相

去聲

鄭伯

簡公

以如晉，晉侯

平公

以我喪故

以有同姓魯鄭公喪

故。未之見也。

見則有宴好，雖以吉凶不並行爲辭，實輕鄭也。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

納車馬焉。

盡毀館舍之垣牆，而納己之車馬。駭人，蓋見得透，故行得出。

士文伯

名何字伯瑕。讓之責子產。

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

國不能修舉政刑，致使盜賊之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諸侯卿大夫辱來見晉君者，

無如之何。○十二字句。

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

閤，厚其牆垣，以無憂

客使。

去聲。○閉閤，館門也；高其門，厚其牆，則館舍完固，而客使可無寇盜之憂。○已上敘設垣之由，以見晉待客一

段盛意。今吾子壞之，雖從

去聲。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

雖汝從者，自能防寇，他國賓客來，

將若之何？○一語意甚婉。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

何以共

同供。

命？

晉爲諸侯盟主，而繕治完固，以覆葺牆垣，所以待諸侯之賓客；若來者皆毀之，將何以供給

賓客之命乎？○再詰詞甚嚴。

寡君使何

蓋請命。

請命。○明是問罪聲口。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

賦，以來會時事。

褊狹也；介，間也；誅，責也。大國責求無常時，我盡求敝邑之財賦，以隨時而來朝會。○此責晉

重幣，以敝鄭來晉之由。

逢執事之不閑，閑，閉而未得見；現，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適遇晉君以魯喪無暇，遂不得見，又不獲聞召見之命，未知得見的在何時？○此責晉慢客之失。不敢輸幣，亦

不敢暴僕露。

既不敢以幣帛輸納于庫，又不敢以幣帛暴露于外。○此言鄭左難右難，下復雙承暢言之。其

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

輸之，則幣帛乃晉府庫之物，非見君而進陳之，

則不敢專輒以物輸庫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若

暴露之，又恐晴雨不常，致使幣帛朽而生蠹，適以增重鄭國之罪。○見得左難右難如此。○輸幣暴露雖或提，然側重暴露一邊，乃所以說盡壞垣之故。

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

只因敝邑爲盟主句，提出晉文公來壓倒他，下乃歷敘文公之敬客，

以反擊今日之慢客妙。

宮室卑庳，

陛

無觀貫臺榭，

謝○庳，小也；闕門曰觀，築土曰臺，有屋曰榭。○

文公自處儉約如此。

以崇大諸侯之館。待客又極其隆也。○總一句，下乃細列之。

館如公寢，

館

如晉君之寢室。○一。庫，廩繕修。

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廄，皆繕治修葺。○二。

司空以時平易

異

道路，司空掌邦土，易治也。○三。坊，烏人以時填，覓館宮室。坊人，泥匠也；填，塗也。○四。○諸侯未至之

先如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庭大燭。○五。僕人巡宮，至夜巡警于宮中。○六。車

馬有所，車馬皆有地以安處。○七。賓從，去聲。有代，賓之僕從，有人代役。○八。巾車脂轄，巾車，主

車官，以脂膏塗客之車轄，轄，車軸頭鐵。○九。隸人牧圉，語，各瞻其事，徒隸之人，與夫牛之牧，馬之

圉，各瞻視其所當供客之事。○十。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官屬各陳其待客之物。○十一。○諸侯既至之

後又如此。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

不足。此言不久畱賓，賓得速去，則事不廢，國有憂樂，與賓同之事，有廢闕，為賓察之，賓有不知，則訓教之，賓有不足，

則體恤之。○上十一句，是館中事，此六句，是文公心上事。賓至如歸，無寧菑，同災。患不畏寇

盜，而亦不患燥溼。總承上文，言文公待諸侯如此，以故賓至晉國，不異歸家，寧復有菑患乎！縱有寇盜，無

所畏懼，雖有燥溼，不至朽蠹。○此文公之為盟主然也。

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名。○與宮室卑庫二句相反。而諸侯舍於隸人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諸侯館舍，僅如徒隸之居，門庭狹小，車馬難容，又有牆垣之限，不可越而過之。

○與崇大諸侯之館五句相反，并破高其閤閼二句。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天厲，疾疫也；指挽車之人

馬言。○與甸設庭燎九句相反，并破無憂客使一句。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賓之進見，未有時日；召見之

命，不得而知。○與公不啻賓一段相反，又挽逢執事之不閒四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

也。若不毀壞牆垣，是使我暴露其幣帛，以致朽蠹，是增重其罪也。○挽不敢輸幣又不敢暴露二句。敢請執事，

將何所命之？反詰之妙，正對寡君使甸請命句。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此言晉

鄭皆與魯同姓，晉之憂，亦鄭之憂也。○使晉無所藉口。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

勤勞！此言若得見晉君而進幣，鄭當修築牆垣而歸，則拜晉君之賜，敢畏修垣之勞乎。○結出修垣細事，明是

鄙薄晉人。○已上句句與文公相反，且語語應前妙。

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所言。○只一字寫心服，妙。我實不德，而以

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注信字。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此極寫

子產。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去聲。而歸之。又極寫子產。乃築諸侯之

館，改築館舍，所謂諸侯賴之也。○收完正文。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如是夫

三字，沈吟歎賞，信服之至。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不止鄭之是賴。若之何其釋辭也！釋廢也。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詩大雅。

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悅懌，則民安定；詩人其知辭之有益矣。○以叔向贊不容口作結，妙。

子產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子皮名罕虎鄭上卿。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去聲。未知可否？」

尹何年少，未知可使治邑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厚也；叛，背也；言吾愛其謹厚，

必不吾背。○平日可信。使夫扶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兩夫字，指尹何言謹厚之人，

使往治邑而學爲政，當愈知治邑之道矣。○又言後日可望，故雖年少，亦可使之爲邑。

子產曰：「不可。」總斷一句。人之愛人，求利之也。必求有以利益之。今吾子

愛人，則以政。今汝愛尹何，則使之爲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譬如未能執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二語，是通體結穴，前後總是發明此意，子產傾心吐露，子皮從善若流，相知之深，無過于此。全篇純以譬喻作態，故文勢宕逸不羣。

刀，而使之宰割，其自傷必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言非以愛之，實以害

之，誰敢求汝之見愛。○一喻，破吾愛之句。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子產名。將厭壓

焉，敢不盡言？鄭國有汝，猶屋之有棟榱椽也。棟以架椽，設使汝誤事而致敗，譬如棟折而椽崩，則我亦處屋下，

將為其所壓，敢不盡情言之。○二喻。言如此用愛，不但傷尹何，僑亦且不免，敢不盡言句，鎖上起下。子有美錦，

不使人學製焉；譬如汝有美錦，必不使不能裁者學裁之，惟恐傷錦。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而使學者製焉，身之所庇以安者，而使學為政者往裁治焉，不但傷身。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亦思官邑之為美錦，不較多乎！○三喻，破使夫往而學句。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二句是立言大旨。若果行此，必有所害。非自害，則害于治。譬如田獵射御，貫慣

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壓覆福是懼，何暇思獲？一敗績，壞

車也；言求免自害且不能，何暇求其無害于治。○四喻，破夫亦愈知治句。○一喻尹何，二喻自己，三喻子皮，四又喻尹

何，隨手出喻，絕無痕跡。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 君子小人以讖言。 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 此其小者近者也。 我知而慎之

若美錦不使學製。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此其大者遠者也。 我遠而慢之，若官邑欲使

學製。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無子之言，吾終不自知其失，所以爲無識之小人。○仍援前喻，更覺入情。

○論尹何至此已畢。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他日前

日也；前日我嘗有云：子治鄭國，我治吾家，以庇身也，其或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

聽子而行！ 前日我猶自以爲能治家，今而後知謀慮不足，雖吾家亦須聽子而行。○此子皮自謂才不及子

產字字纏綿委婉。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人面無同者，其心亦然。吾豈敢謂子面

如吾面乎？ 卽而觀心，則汝之心，未必盡如吾之心，豈敢使子之家事，皆從我之所爲乎？○此五喻也，通篇是喻。

結處仍用喻，快筆靈思，出人意表。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但于我心，有所不安；如使尹何爲邑者，

亦必盡言以告也。○仍繳正意，一筆作收。

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 以子產盡心于己，故以國政委之。 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結出子產治政之由。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左傳

楚公子圍，楚令尹。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鄭大夫子石也。圍娶其女。○圍將會

諸侯之大夫于虢，以虢係鄭地，故行此聘娶二事。

伍舉椒舉也。爲介，副使曰介。○補敘椒舉者，伏後垂囊之

請也。

將入館，將入鄭而館。鄭人惡之，以其徒衆之多，恐懷詐以襲已也。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子羽之言可略過。乃館於外。楚乃舍于城外，圍不置對者，恃有逆女一著，可以逞也。○以上是聘時事，以下

是娶時事，敘二事，一略一詳，以上一段，引起下一段也。

既聘，將以衆逆。去聲。○楚子圍欲以兵衆入鄭逆

婦。子產患之，親迎何待以衆，其懷詐可知。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

從，去聲。者，請墀然去聲。聽命！」請于城外，除地爲墀，以行昏禮。○按昏禮，主人筵几于廟，壻執鴈而入，

此以墀爲請，非禮也。

篇首著惡之患之四字，已伏後一段議論州犂之對詞婉而理直，鄭似無可措辭，子產索性喝出他本謀，使無從置辯，若稍婉轉，則楚必不聽，此小國所以待強敵不得不爾。

令尹使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

有而室。

賜也。豐氏，子石女也。公孫段食邑于豐，故稱豐氏。而汝也。將使豐氏入字，是鄭君謂圍之詞。○說鄭命

圍鄭重。圍布儿筵，告於莊共。

恭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說圍受命鄭重。若野

賜之，若于城外爲壇，使我在野以受賜。是委君貺於草莽也。

輕鄭君之賜，而棄之草莽。○一是字。

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逆女不得成禮，何顏復置身諸卿之列？○二是字，○兩句，應首段，喚起

下段。不寧唯是，

便疾撇上二是字。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

復矣。蒙，欺也。大臣曰老，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是使我欺其先君，而辱寡君之命，不得爲楚大臣，其

無以歸國矣。○三句應二段。唯大夫圖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小國有何罪，恃大國而不設備，實其罪也。○二句，是立言

主腦。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鄭之婚楚，本欲恃楚以安靖其國

家，今楚以兵入逆，汝無乃包藏禍心，以圖襲鄭。而汝也。○一句喝破楚之本謀，妙。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使莫不憾者，鄭爲楚圖而失所恃，致使諸侯信楚者，皆以鄭爲戒，使無不恨楚之行詐者。○不說鄭憾楚，說諸

侯莫不憾楚，妙。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距，亦違也。自此諸侯舉不信楚，而楚君之

令有所壅塞而不行，此鄭恃楚以取滅亡所致，實鄭之罪也，所懼者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

敢愛豐氏之祧？挑○若楚國無他意，則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類，豈敢愛惜豐氏之遠祖廟，而不以

成禮乎？○以上直說出請墀聽命之故。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橐，弓衣也；垂橐，示無弓也。

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左傳

楚子靈王狩於州來，次於潁尾。冬獵曰狩，州來，潁尾二地，皆近吳。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子皆楚之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吳與國。楚子次於乾

谿以爲之援。乾谿，水名；自潁尾遺五大夫訖，即自次乾谿以爲兵援。

雨。去聲。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被，帔也；以翠羽飾之。豹舄，以豹皮爲履。

執鞭以出。執鞭出以政令。僕析父，甫，楚大夫。從。去聲。○此等閒敘，若無緊要，然妝點濃色，正在此。

右尹官名。子革，鄭丹也。夕，暮見曰夕。王見之，去冠被，舍捨鞭，妝點與之語，曰：「昔

楚子一番矜張語，子革絕不置辯，一味將順，固
有深意，至後開
閒喚醒，若不相
蒙者，既不忤聽，
又得易入，此其
所以爲善諫歟？
惜哉！靈王能聽
而不能克，以終
及于難也。

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

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成王。四國皆有分，問齊衛晉魯，王皆賜之珍寶，以爲分器。我

獨無有，楚獨無所賜。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禹鑄九鼎，三代

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靈王欲求周鼎以爲分器，意欲何爲？

對曰：「與君王哉！」四字冷妙。昔我先王熊繹，辟同僻。在荆山，篳路藍縷，

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供禦

王事。以桃爲弓，以棘爲矢，爲天子共禦不祥之事。○寫楚與周疏遠。齊王舅也，成王之母姜氏齊太公之女。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公康叔，武王母弟。○寫四國是周親貴。楚是以無分，而

彼皆有。寶器所以展親，自不得頌及疏遠。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

愛鼎？一今周與齊魯衛皆服事楚，將唯楚命是聽，豈惜此鼎，而不以與楚。○故爲張大，隱見楚子之無君，冷妙。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

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許既南遷，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

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一求至遠祖之兄所居之地，更屬可笑。

對曰：「與君王哉！冷妙。周不愛鼎，鄭敢愛田？」不有天子，何有于鄭，妙論解頤。

王曰：「昔諸侯遠去聲。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耶賦皆千乘，

去聲。○陳蔡，二國名，不羹，地名，其地有二邑，言我大築四國之城，其田之賦，皆出兵車千乘。子與預有勞焉；

汝子革亦與有功焉。○帶句生姿。諸侯其畏我乎？」一又欲使天下諸侯，無不畏我，其心益肆矣。對曰：

「畏君王哉！冷妙。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複一句，妙，加敢不二字，尤妙。○三段寫楚子何等矜滿，寫子革何等滑稽，對矜滿人，自不得不用滑稽也。

工尹路工尹名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秘敢請命？」鍼，斧

也，秘柄也；言王命剝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王入內視工尹所爲。○連處忽一斷，妝點

前後照耀，妙絕。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如響應聲。國其若

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子革以鋒刃自喻，言我自磨厲以

待王出，將此利刃，斬王之淫惡。○又生一問答作波，始知前義，折父從一句，非浪筆。

王出復扶又切。語左史倚相

去聲。

趨過。倚相，楚太史名。

王曰：「是良史也。」

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卦之說。

九丘，九州之志；倚相能盡讀之，所以為良史。○恰湊入摩厲以須吾刃下。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

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周穆王乘八駿之馬，造父為御，以徧行天

下，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

祭債

公謀父

作祈招

詔

之詩，以止王心。

謀父，周卿士，祈父，周

司馬之官，招，其名也；祭，公力諫遊行，故借司馬作詩，以止遏穆王之慾心，此詩逸。

王是以獲沒於祇

支

宮。

祇宮，離宮名，穆王聞諫而改，故得善終于祇宮，而免篡弑之禍。

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

焉，其焉

煙

能知之？

「祈招之詩，是穆王近事，遠謂墳典諸書。○俱是引勸楚子之問，可謂長于諷諭。」

王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

愔，陰愔。』

愔愔，安和貌，式，用也；言祈父之性安和，用能自著令聞矣。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亦當思我王之

常度，出入起居，用如玉之堅，用如金之重。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若用民力，當隨其所

能如治金制玉，隨器象形，而不可存醉飽過度之心。○著意在此句，利刃已斬。

王揖而入，執鞭以出，至王入視之，王出復語，至王揖而入，兩出兩入，遙對作章法。饋不食，寢不

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去聲。○靈王被子革一斬，寢食不安者數日，卻未曾斬斷，不能遷善改

過，明年爲棄疾所逼，縊于乾谿。○又妝點作結，前後照耀。

仲尼曰：「古也有志，言古書有云。『克己復禮，仁也。』應不能自克。信善哉！」

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前殺太子乾谿，何等意氣；此以辱字結之，最有味。

子產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左傳

子產不是一味

任猛，蓋立法嚴，則民不犯，正所以全其生，此中大有作用；大叔始寬而繼猛，味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兩語是子產治鄭心訣。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上弊。死

焉；以火喻猛。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以水喻寬。故寬難。非有德者不能。○玩

失于產授政之意，觀孔子歎美

其次字，寬難字，便見寬爲上，不得已而用猛，而用猛正是保民之惠處，此是大經濟人語。疾數月而卒。

子產而以寬猛相濟立論則政和諒非用猛所能致末以遺愛結之便有分曉。

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

著不忍二字便見是婦人之仁非真能寬也

鄭國多盜取

人於萑

桓待

蒲之澤

取人劫其財也

萑待澤名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夫子謂子產興徒兵以攻萑待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著盡殺二字便見是酷吏之虐非善用猛也

虐非善用猛也

仲尼曰「善哉！」

歎美子產爲政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

殘則施之以寬

寬猛各有弊當有以相濟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和字從濟字看出

詩曰「大雅民勞篇」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止語辭

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今民亦勞甚矣其可以小安之乎當加惠于京師以綏安夫諸夏之人

施之以寬也

引詩釋寬「毋從去聲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詭隨謂詭人隨人心不正者謹勅也式用也慘曾也言詭隨者不可從以謹勅不善之人用遏止此寇虐而曾不畏明法者

糾之以猛也

引詩釋猛「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柔安遠人使之懷附而近者各以能進以安定我王室

之以和也

平字是寬猛相濟處

○引詩釋和○一詩分引釋之便見政和是寬猛一時並到不可偏勝也又

曰：商頌長發篇。『不競不綌，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競，強也；綌，急也。

優優，和也；遒，聚也；言湯之爲政，不太強，不太急，不太剛，不太柔，優優然而甚和，故百種福祿，皆遒聚也。和之至

也。引詩歎和之至，見得和到極處，而寬猛之跡俱化，進一層說。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以子產之猛爲遺愛，闡微之論。

吳許越成

哀公元年。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檣，李也。夫椒，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檣李，今嘉興

檣李城，定公十四年，越敗吳于檣李，闔廬傷足而死；至是夫差所謂三年，乃報越也。遂入越，越子句踐以

甲楯聞上聲。五千保於會稽；會稽越山名。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瘳，種越大夫

名，語故楚臣，奔吳爲太宰，寵幸于夫差，故種因之。以行成，求成于吳。吳子將許之，伍員云：『子胥也。

曰：『不可。』二字斷。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上聲。疾莫如盡。』人之植德，如植不焉

欲其滋長；人之去惡，如治病然，欲其淨盡。○先徵之格言，重下句。

寫少康詳，寫句踐略而寫少康，正是寫句踐處，此古文以實作主法也。後分三段發明，不可二字之義，最爲曲折詳盡，曾不覺悟卒許越成，不得已退而告人，說到吳其爲沼，真感實無聊聲。

昔有過歌澆去聲殺斟灌以伐斟鄩尋滅夏后相去聲。○過國名澆寒泥子

二斟夏同姓諸侯相啓之孫羿逐帝相依二斟寒泥篡羿因其室生澆及豷封澆于過封豷于戈澆使澆滅二斟殺帝

相。后緡民方娠震○后緡相妻有仍國之女娠懷身也。逃出自竇歸於有仍自穴逃出而歸

子父母家。生少去聲康焉生遺腹子是為少康。為仍牧正及壯為有仍牧官。憍能戒之。

之長恭毒也以澆為毒害能戒備之。澆使椒求之椒澆臣求少康欲殺之。逃奔有虞舜後封國。為之

庖正以除其害。庖正掌膳羞之官除免也。賴此以得免其害。虞思於是妻去聲之以二姚

而邑諸綸思虞君名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一五百人

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也。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收拾夏之遺民撫循夏之官職

使女艾謀諜澆使季杼誘豷戲○女艾少康臣諜候也。謀候澆之閒隙。季杼少康子豷澆弟以計

引誘之。遂滅過澆澆于過澆豷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言恢復禹之功

績祀夏祖宗以配上帝不失禹之天下。○次證之在事以申明去疾莫如盡之故。今吳不如過而越大

於少康兩兩相較警醒剴切。或將豐之不亦難去聲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不可

吳許越成

者一。句踐能親而務施；一層。施不失人，親不棄勞；二層。與我同壤；三層。而世爲

仇讎；四層。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天與不取，故曰違天。後

雖悔之，不可食已！食，猶食言之食；言欲食此，悔亦無及已。○不可者二。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吳與周同姓而姬姓之衰，可計日而待。○泛一句。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霸必不行

矣！況吳介居蠻夷，而滋長寇讎，自保且不能，安能圖霸？以吳子喜遠功，又以求伯勸之。○不可者三。

弗聽。惑于宰嚭而使越成。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其爲沼乎！」生民聚，則富而後教；吳必爲越所滅，而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直是目見，非爲

懸斷。

精校評注

古文觀止 卷三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

西戎也，欲征其不享之罪。

祭公謀父

甫，祭畿內之國，謀父所封。時爲

王卿士。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貫兵。耀，明也。觀，示也。〇一句領起全篇。夫兵戢而

時動，動則威；戢，聚也。時動，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謂。威，可畏也。觀則玩，玩則不震。玩，讀也。震，懼

也。〇四句一正一反，以申明不可觀兵之意。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周公之謚。頌，時邁之詩，周公所作

也。」載戢干戈，載櫜高弓，矢戢，用也。櫜，韜也。言武王既定天下，則收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亦不復用

也。〇引證不觀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陳也。時，是也。中國曰夏。允，信也。言武王

常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〇引證耀德。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

厚其性；茂，勉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如此而民之情性，未有不歸于厚者。

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使之衣帛食肉，不飢不寒，所以厚民之生也。而利其器用；如工作什器，商

先王耀德不觀兵，是一篇主體；迴環往復，不出此意。穆王車轍馬跡徧天下，其中侈然有自大之心，不過觀兵犬戎，以示雄武耳。乃僅得狼鹿以歸，不但不能耀德，并不成觀兵矣。結出荒服不至一語，煞有深意。

祭公諫征犬戎

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三句兼教養在內。明利害之鄉，音讀如字。○得教養為利，失教養為害。鄉

猶言所在也。明利害之所在，是耀德之實。以文修之，此一句包下修意五句，是不觀兵之實。使務利而

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滋，益也。此言耀德不觀兵之效，作一頓，下乃轉入周世。

昔我先世后稷，后稷，舜時農官。父子相繼曰世，此謂棄與不窳也。以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

窳繼之于夏啓也。及夏之衰也，謂啓子太康。棄稷弗務，棄，廢也。此言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

不窳，質○棄之子，周禘祫文武，必先不窳，故通謂之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此

言堯封棄于郟。至不窳失官，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業，農業也。時序其德，纂同續。

修其緒，修其訓典，序，布也。纂，繼也。緒，事也。訓，教也。典，法也。三其字，指棄而言。朝夕恪勤，守以惇

篤，奉以忠信。三句，承上三句，極寫其不敢怠業。弈世載德，不忝前人。弈世，累世也。載，承也。忝，辱

也。自不窳以後至文王，皆繼其德而弗墮。○已上言周家累世耀德。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

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武王亦只是耀德。商王帝辛，大惡烏故切。於民，宰，

尉名也。大惡，大為民所惡也。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商牧，商郊牧野。○著庶民

弗忍四字，便見武王之不得已而用兵。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非務武，卽不觀兵之謂；勤恤民隱，卽耀德之謂。○已上言武王並不觀兵，下乃述邦制，以轉入征犬戎之非。

夫先王之制：此一句直貫到底。邦內甸服，邦內天子畿內，甸，田也。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

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侯衛賓服，侯，侯圻，衛，衛圻，中國之界也，所以謂之賓者，漸遠王畿而取賓見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蠻夷要服，蠻夷，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賓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要，平聲。

荒服，戎翟，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此一層詳五服之地。甸服者

祭，祭于祖考。侯服者祀，祀于高曾。賓服者享，享于二祧。要服者貢，貢于壇墀。荒服者王，王

入朝也。世一見，各以其所貴者爲贄。○此言五服。佐天子宗廟之供者不同。○二層詳五服之職。日祭，祭以日至。

月祀，祀以月至。時享，享以時至。歲貢，貢以歲至。終王，王以終世至謂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三層言五

服之地有遠近，故其供職有疏密。先王之訓也。關鎖一句，前後照應妙。有不祭，則修意；最近者

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稍近者，聽王言也。有不享，則修文；漸遠者，申以號令。有不貢，則

修名已遠者，播以仁聲。有不王，則修德；極遠者，誕敷文德。○看五修字，便見耀德不是一味表暴，有反躬

自治意。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謂上五者次序。成，既修也。刑法也。見下文。於是乎有刑不

祭，士師伐不祀。征不享，諸侯承王命往征。讓不貢，告不王；讓者責其過，告者諭以理。○此

修刑之序如此。

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

之令，有文告之辭。此辟刑之具。○一意寫作兩層，卻不嫌其重複，故妙。布令陳辭，而又不至，

則又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單承要荒二服，言遠國非近者可比，唯有益自修德，萬不可加兵致勞

於吾民也。是以近無不聽，此言甸侯賓無不至。遠無不服。要荒無不至。○已上結完先王無觀兵于

遠國之事，下方說到穆王身上。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大畢伯仕，犬

戎世之二君。世終來王，荒服之職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王。』享，賓服之

禮，以責犬戎。且示之以兵威。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猶壞也。言既廢先王待荒

服之訓，恐終王之禮，亦自此壞矣。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同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

以禦我矣。樹，立也。惇，厚也。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立心惇厚，能率循其先人之德，而守國終于專一

有拒我之備矣。○廢先王之訓，則不可伐，有以禦我，則不能伐，是極諫意。

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所獲止此，果有以禦我矣！自是荒服

者不至。終王之禮，果自此壞。

召公諫厲王止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謗，誹也。召公邵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為王卿士，告王曰：「民

不堪命矣！」命，虐故不堪。○危言悚激。王怒！怒，誘者。得衛巫，使監平聲。謗者，巫祝也。衛巫衛

國之巫，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輒知之。以告，則殺之；以謗者告，即殺之。○此寫廢命尤不堪。國人莫

敢言，非但不敢謗也，深一層說。道路以目。以目相盼而已。○四字妙甚！極寫莫敢言之狀，不堪命之極也。

王喜！此喜字，與上文怒字相對。告召公曰：「吾能弭米謗矣。」弭，止也。○監謗弭謗，寫盡君主之

作用。乃不敢言。」如此四字，極寫能弭謗伎倆，癡人之聲口如畫。

召公曰：「是鄣之也。」鄣，防也。非民無言，是鄣之使不得宣也。○斷一句，便注定川字。防民

召公諫厲王止謗

文只是中間一段正講前後俱是設喻前喻防民言有大害後喻實民言有大利妙在將正意喻意夾和成文筆意縱橫不可端倪。

之口，甚於防川。

川不可防，而口尤甚。○以民比川。

川壅而潰，

會傷人必多。

壅，鄣也。潰，水勢

橫暴而四出也。○寫防川。

民亦如之。寫防民。

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

言。

為，治也。導，通也。宣，猶放也。○合寫川民。○宣之使言一句，是一篇主意，下俱是宣之使言。

故天子聽政，

一句領起。使使字，直貫到底，根上兩使字來。

公卿至于列士獻詩，

陳其美刺。瞽獻典，瞽，樂師也。典

樂典。陳之知其正音。

史獻書，史，外史，書，三皇、五帝之書，有關治體。

師箴，

箴，師、少師也。箴刺王闕，以正得失。

矇賦，

無眸子曰矇，賦，所獻之詩。

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誦，典書箴刺之語。

百工諫，百工，執藝事以

規諫。庶人傳語，

庶人卑賤，見政事之得失，不能自達，相傳語以聞于王。

近臣盡規，

左右近臣，各盡其規

諫。親戚補察，父兄子弟，補過察政。

瞽史教誨，瞽，太師，掌樂；史，太史，掌禮，相與教誨。

耆艾修之，

耆艾，師傅也。合衆職而修治之。

而後王斟酌焉。斟，取也。酌，行也。

是以事行而不悖。所行之事，皆

合于理。○歷舉古天子聽言求治，句句與弭謗使不敢言相反。

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

習衍

沃也，衣食於是乎生。

土地也。其指土而言。廣平曰原，下溼曰隰，下平曰衍，有漑曰沃，山川原隰衍沃，所以

實地氣而出財用，生衣食。○一喻寫作兩層，妙。上以防川喻止謗，此以山川原隰衍沃喻宣言。口之宣言也。

善敗於是乎興；跌出正意。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民所善者行之，其

所惡者改之。阜，厚也。厚財用衣食，與山川原隰衍沃一般。○正意喻意，又夾寫一筆，錯落入妙。夫民慮之于

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民素籌之於

心，而後發之于言。當成其美而見之施行，豈可壅塞？若壅塞焉，其與我者能有幾何哉？言敗亡即至也。○三壅字呼應。

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莫敢言，作章法。三年，乃流王於莒。流，放也。蘇

晉地。

襄王不許請隧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邲，夾○襄王後母惠后，生叔帶，因翟人立爲王。襄王出奔鄭，晉文公納王。

誅叔帶。邲，洛邑，王城之地。王勞去聲。之以地。襄王賞之以陽樊、溫、原、欒、茅之田。辭不受。請隧焉。掘地通

路曰隧。天子葬禮。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開口便正大。規方千里，以爲

遺篇只是不爲天子，不得用隧意，卻妙在俱用逆筆，振入無一筆實寫不許而不許之意一步。

襄王不許請隧

緊一步，自使重耳神色俱沮。

甸服，

規畫也。甸服，畿內之地，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以供上帝山川

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不庭，不

來朝之國也。不虞，意外之變也。○著以供，以備，以待等字，見先王有此許多費用。

其餘，甸服之外，以均分公、

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寧，安也。宇，居也。亦使有供祭備用。

待患之資，所以能順天地而無災害也。○著均分二字，見先王之土地亦有限。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一

句結上起下。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

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九御，卽九嬪。九品，卽九卿。嬪與卿主祭祀。靜，安也。縱肆也。度，法也。○著不過足

以而已豈敢等字，見先王並無一點奢用。

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掌

長百姓而

輕重布之，

隧爲死之服物，生字帶說。采章，采色文章也。輕重布，言貴賤有等。○亦唯是妙始入正題也。上文許

多說話，只要逼出「亦唯是」三字。王何異之有？葬禮外，王鮮有異。○只數語，說得隧字十分鄭重。下乃反覆

寫其不許之意。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謂叔帶之亂。

余一人僅亦守府，

僅守故府遺文，不能有爲。又

不佞以勤叔父。不佞，不才也。勤，勞也。天子稱其同姓諸侯曰叔父。而班先王之

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隧也。私德，指納王而言。其叔父實應平聲。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

豈敢有愛也。應，受也。憎，惡也。愛，吝也。言汝雖受私賞，心中未嘗不憎惡之。以非余行，賞之不當。余豈敢吝而弗

與也。○反如此說轉來，婉妙。下則純是刀砍斧截之語。先民有言曰：『先民，前人也。』改玉改行。』

玉，佩玉，所以飾行步；君臣尊卑，各有其節，故曰改。○直貫至大物，未可改句。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平

辟。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

流辟闕於裔異土，何辭之與？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為天子創

造制度，自顯用于天下。縮，收也。備物，謂死生之服物采章。流，放也。辟，戮也。裔，遠也。○逆振一段緊附。若猶是姬

姓也，未更姓。尙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未改物。大物其未可改也。不日不

可改，而曰未可改，冷備。○直說出晉文請隧之非。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物，隧也。○又逆振一

筆，緊附。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

之為也？私勞，即私德。在襄王為德，在晉文為勞。大章，即服物采章。忝，辱也。先王唯是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余

襄王不許請隧

變易之，其如先王百姓何哉？既無以對先王百姓，何政令之為也？○直說出不許行隧之意。若不然，叔父有

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若晉文自制為隧，余安能禁止，不待請也。○仍用逆筆作收，章法愈緊。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單子知陳必亡

國語

定王使單善襄公名朝，定王卿士。聘于宋。聘，問也。諸侯之于天子，天子之于諸侯，諸侯之

于鄰國，皆有聘。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自宋適楚，道經陳國；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

道也。火朝覲矣，道蒞拂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覲，見也。朝覲，謂夏正十月，心星早見于辰。道蒞，草穰塞

路也。○一。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迎送賓客者。疆，境也。○二。司空不視塗，司空，掌路之官。○三。澤

不陂，卑○陂，澤障也，古不寶澤，故障之。○四。川不梁，梁，橋梁也。古不防川，故梁之。○五。○伏辰角見一段案。

野有庾積，恣○庾，露，積聚也，謂以穀米露聚于外也。○六。場功未畢，場，收禾圃也。築場未完。○七。道

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八。墾田若蒞，即入切。○茅芽也，既墾之田，猶若茅芽，言其稀少也。○九。○

先敘事起，中分四段辨駭，引古徵今句，修字削而分斷，中又復錯綜變化，讀之不覺其排對之迹，自是至文。

伏周制有之一段案：膳宰不致餼。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者曰餼。○十司里不授館。

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十一。國無寄寓，寄寓，客館也。○十二。縣無旅舍，去聲。○四甸爲縣，縣方六十里。

旅舍，休息居止之處，以庇賓客負擔之勞。○十三。○伏周之秩官一段案。民將築臺于夏氏。民，陳氏。臺，觀

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微舒之家，爲淫其母，欲藉以爲樂。○十四。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甫○孔

儀，皆陳大夫。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南冠，楚冠。如，往也。賓，謂單襄公。○十五。伏先王之令一段

案。○從單子入陳，至及陳所閱歷者，錯綜先敘，後從單子口中，分疏作斷，章法井然。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總斷二句，直是目見。王曰：「何

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朝見東方；九月初，寒露節也。雨

畢者，殺氣日盛，雨氣日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氐亢之閒也。涸，竭也。寒露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

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星也；寒露後十日，氐星朝見，草木之枝節，皆脫落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

房星也；九月中，房星朝見後，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火，心星也；霜降後，心星朝見，清風先至，所以戒人

爲寒備也。○五句以星見定時至，起下文。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

單子知陳必亡

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除，修治也，備

藏，具備收藏也。

故夏令曰：

夏后氏之令。○再引古。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水涸係九月。

而此言十月成梁者，謂興梁也。其時傲曰：此言至期傲告其民。『收而場功，待難而畚本掬！』

菊○季秋農事畢，使人興築作也。而，汝也。待，具也。畚，土籠也。掬，土撮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營室，定星也。

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

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去聲德於天下者也。惠而

不費。○總一句。今陳國徵今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

舟梁，以舟爲梁，即今浮橋也。是廢先王之教也。此結火朝覲六句。

周制有之曰：引古『列樹以表道，表道，謂識其遠近。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

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置，同疆。有寓望，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

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草，茂草也。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

災，兵難也。其餘無非穀土，種穀之土。民無縣同懸耜，嘗常用之，不懸挂也。野無輿草，輿，烈也。

野皆墾闢，無深草也。不奪農時，不蔑民功。蕩棄也。有優無匱，優裕也。匱，乏也。○從民無懸藉二

句來。有逸無罷，同疲。○逸，安也。罷，勞也。○從不奪農時二句來。國有班事，國，城邑也。土功井然有條理。

縣有序民。』四句爲縣，民之力役更番有次第。今陳國徵今道路不可知，指道無列樹而言。田

在草閒，未墾者多。功成而不收，卽野場若棄。民罷于逸樂，疲于爲君作逸樂之事。是棄先

王之法制者也。結野有庾積四句。

周之秩官有之曰：秩官，常官，周書篇名。○引古。『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國相等

之國也。關尹，司關者。告，告君也。行理以節逆之，行理，小行人也。逆，迎也。執瑞節爲信而迎之也。候人爲

導，此言導賓至于朝也。卿出郊勞，去聲。○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者，

掃除門庭。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賓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授客館舍。司徒具

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此言視道塗之險易。司寇詰姦，禁詰姦盜，防剽掠也。虞人入

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火師監燎，火師，司火者。燎，照庭大燧。水師監

濯，水師，掌水者，監滌濯之事。膳宰致饗，雍，○熟食曰饗。廩人獻餼，生者曰餼，謂禾米也。司馬陳

單子知陳必亡

芻，初○司馬、掌圉人養馬、芻、麥草。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各以物至，物如供應之物。

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非一頓，則文勢平矣。其貴國之賓

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不比敵國。司事之官，皆用尊一級者，而更益加敬。至于王使，

去聲。則皆官正泄事，官正、官長也。用官長司事，班又加矣。上卿監之，監、察也。察其勤惰，尤致其虔。

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仍用官長司事，但自察之，班無可加，而虔極矣。○此王使是主，說得十分鄭重。

又帶巡守句，更凜然。今雖朝也不才，徵今。有分族于周，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爲

過賓于陳，過賓、謂假道之客。而司事莫至，此言不但失班加益虔之制，且無以下同于敵國之賓矣。且定

蔑先王之官也。結膳宰不致餼四句。

先王之令有之曰：引古。『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

彝，無卽慝。淫，造爲也。彝，常也。卽，就也。慝，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

陳侯徵今不念胤印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胤、繼嗣也。伉儷、配偶也。而帥其卿佐，

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卿佐、孔儀也。夏徵舒之父御叔，卽陳公子夏之子，釁父之從祖父，釁

姓也，故曰濮姓。○卽懼淫矣。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衰冕

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簡彝，簡略常服也。○從匪彝矣。是又犯先王之令也。結氏將

築臺五旬。昔先王之教，懋帥同率。其德也，猶恐隕越。懋，勉也。帥，循也。隕越，猶言墜落也。若

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

四者，其能久乎？大國，謂晉楚。○總收一段，直結出不有大咎，國必亡之故。

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

「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莊王討夏徵舒，遂

縣陳。○單子之言俱驗。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海鳥曰爰居，疏句起法。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使國

人祭之。直是居蔡之故智。展禽卽柳下惠，名獲，字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越，謂越于禮。

展禽論祀爰居

一祀爰居耳，發出如許大議論，然亦只是無故

加典，一句斷盡，前云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後云，非是不在祀典，總是不得無故加典也。文仲之失，在不能講功，而先在不能處物，是不智乃以成其不仁也。結出海鳥之智來，最有味。

○不責其祀，而直責其政，立論最大。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節制也，祀之節制，于國為最大；乃政之所由以成，所關甚重。故慎制祀以為國典。慎者，不輕之謂；制，立也。典，常也。祀有關國

政如此，故慎立祭祀之法，以為國之常經，不得有所加也。○此句極重，後俱根此立論。今無故而加典，非

政之宜也。兩語便斷畢。

夫聖王之制祀也，總冒一句。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

典。族，猶類也。○先將制祀之意，虛論一番，下乃歷引以證實之。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白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

繼之，烈山氏，神農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植穀蔬，作農官。夏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業。故祀以為稷。

稷，穀神也。共恭工氏之伯翳，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共工霸者，在農之閒；有

城也；共工之裔子句龍，佐黃帝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故祀以為社。社，土神也。○柱，棄句龍，以勞定國。○以

上社稷之祀，以下宗廟之祀。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軒轅也，命名也。成命，定

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共財供給公上之賦斂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帝高陽也。能修黃帝

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帝嚳黃帝之曾孫，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序之使民知休作之候。

固安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四句皆法施于民者。舜勤民事而

野死。舜征有苗崩于蒼梧之野。鯀障洪水而殛死。鯀障防百川，績用不成，堯殛之于羽山。○舜鯀皆

以死勤事。禹能以德修鯀之功。修者繼其事而改正之。○能禦大災。契為司徒而民輯。司

徒，教官之長，輯和也。○此言法施于民。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六世孫，為夏水官，勤于其職而死于水。○

以死勤事。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除邪謂放桀。○能捍大患。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

死于黑水之山。○以死勤事。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以文德著。○法施于民。武王去民之穢。去

穢，謂伐紂。○能捍大患。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有虞氏舜後，禘大祭也。

郊，祭天以配食也。祖其有功者，宗其有德者，一世不遷之廟也。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

堯，故郊堯。祭法作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殺則于孫宗舜，故郊堯。夏后氏禘黃帝而祖

顓頊，郊鯀而宗禹。夏后氏亦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

展禽論祀爰居

一七

人禘舜當作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嚳，契之父，契，商之始祖也。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嚳，稷之父，稷，周之始祖也。商人祖契，周人初時，亦祖稷而宗文王。顯，武王定天下，其廟不可

以毀，故更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已上先總敘功德，後總出祀典。幕能帥同率，顓頊者也，有虞

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帥，循也，報，報德之祭。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七

世孫，少康子，季杼也，能興夏道。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八世孫，湯之先也。高

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稷十世孫，太王，高圉之曾孫。○四代子孫，能帥循其祖德，皆

爲以勞定國。○已上逐句出祀典，法變。

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總鎖一句，結住上文；以下又于五祀典外，兼舉

諸祀。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社稷應前等句，山川謂五嶽四瀆也。

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質，信也；民皆明而信之，故曰民質。及天之三辰，民

所以瞻仰也。此言藉其光以見物。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五行：水火木金土，民皆賴之以

生活。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財用，如材木魚鼈之類。○疊寫五句，是帶敘法。非是

不在祀典。禘、郊、宗、祖、報之外，必須有功于民者，方祀及之，皆非無故而加也。○收完制祀，以爲國典句。

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入題己不知三字妙。難以爲仁且知

智矣。再斷。夫仁者講功，愛人必講及人之功。而知者處物，格物必審處物之法。○又與仁知作注

釋妙。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結上。不知而不問，非知也；起下。今茲海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廣川，猶言大流；言避災而來，祀之絕不相涉，說出一笑。

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煠。煠○果有災，其言應。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

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策○筴，簡也；三書簡者，恐有遺亡

故也。

里革斷罟匡君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爲濫之借字；施柴水中以圍魚也。里革魯大夫斷其罟，古而棄

之，罟，網也。○陡然驚人。曰：「一面斷，一面說，所以下有公聞之三字。」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大寒以

述古訓處，寫得
實主雜然，具有
錯綜變化之妙

入今事只食無
藝也四字是極
諫意宜公聞諫
私心頓釋師存
進言意味深長
正堪並美。

後，蟄蟲始振，孟春也。水虞于是乎講罟，姑，柳，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

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罟，大網也。罟，筍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是時陽氣

把，魚陟負冰，故既取以祭，復令民各取以薦，所以佐陽氣之升也。○第一段，言魚取之有時。鳥獸孕，印

成；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錯，魚鼈，以為夏槁，考，助生草也。獸虞，掌

鳥獸之禁令。罝，兔，古，雜，鳥，罝，錯，刺取也。魚，乾，曰，槁，阜，長也。禁取鳥獸之具，所以佐其生長也。○第二段，言獸虞卻，錯，魚

鼈，是，賓。鳥獸成，水蟲孕；夏時。水虞於是乎禁罝，麗，六，設，筍，鄂，以實廟庖，

畜功用也。麗，小網也。鄂，作格，所以誤獸也。廟，享祖宗。庖，燕賓客。畜，儲也。魚鼈為民日用之需，非鳥獸比，故曰

畜功用不但助生阜已也。○第三段，言水虞卻設，筍，鄂，是，主。且夫山不槎，槎，岸入聲。澤不伐天，

魚禁鯤，而獸長，麇，麇，迢，鳥翼，殼，卵，蟲舍，蚺，蟻，蕃，庶物也；槎，

斫也。斫，斫過，樹根，傍復生，嫩條也。草木未成曰天。鯤，鮪，魚子也。麇，鹿子。麇，麇子。翼，成也。生哺曰殼，未乳曰卵。蚺，蟻，蟻子，

可為醢，蕃，息也。○第四段，草木鳥獸魚蟲連類並舉，是賓主夾寫。古之訓也。總一句，與古者應，下緊入今字。今

魚方別孕，蓋別于雄而懷子。不教魚長，生者又大未。又行網罟，貪無藝也。一藝，極也。○第

五段入題見夏濫有違于古不得不斷其畧而棄之。每段末下一斷語此處最宜玩。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美里革。是良畧也，去聲。爲我

得法。言此斷畧最善，乃代我得古人之法。○兼美斷畧，驚變爲喜妙。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

審○諗，告也；言是畧不可棄，使我見畧不忘里革之言。○斷畧藏畧，涉想俱佳。師存侍師，樂師名存。曰：「藏

畧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結語深雋有味，使好名之主意消。

敬姜論勞逸

國語

公父甫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歆也。退朝，朝其母，母，穆伯之妻，敬

姜也。其母方績，績，緝麻也。文伯曰：「以歆之家，只四字，便寫盡淫心。而主猶績，懼于

季孫之怒也。主，謂主母；干犯也；季孫，康子也，時爲魯正卿。其以歆爲不能事主乎？」注一句。

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童，頑癡也；備官，居官也；聞，謂聞大

道。○子言家，母卻歎國，所見者大。居吾語去聲。女汝

通篇以只勞字爲主，自天子至諸侯，自卿大夫至士，庶人，自王后至夫人，自內子至至庶士以下，無一人之不勞，無一日之不勞，無一吐之不勞，讀此如讀幽風七月詩。

敬姜論勞逸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去聲。天

下。瘠，瘦薄也。○勞字，是一篇之綱。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生。承勞民說，又從勞字，看出逸字妙。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

義，勞也。承瘠土說，卻從沃土反証瘠土妙。○已上泛論道理，下乃實敘。是故天子大采朝，潮日

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大采，五采也；天子春朝朝日，服五采；祖，習也；識，知也；地德廣生，修陽政也。日

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帥尹惟旅牧相。去聲。宣序民事。考字，直貫下十七字；帥尹，

大夫官也；惟旅，衆士也；牧，州牧，相國相也；宣布，序次也。少去聲。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少采，三采也；秋暮夕月，服三采；司載，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偶；糾，恭虔敬也；刑，法也；天刑，殛殺治陰殺也。日入，

監平聲。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成。而後即安。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祭祀者；即，就也。

○著而後二字，可見勞多安少，以下段段著而後字。○此言爲天子之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

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愒淫，而後即安。業，事也；命，令也；典刑，常法

也。工，官也；愒，慢也。○此言諸侯之勞。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它披

上聲。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此言卿大夫之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

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受業，受事于朝也。貫，事也。復，覆也。憾，恨也。○此言士之勞。自庶人

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句法變。○此言庶人之勞。○以上敘男率之勞，所以敘文伯；以下

敘女工之勞，所以自治也。王后親織玄紵。耽上聲。○紵，冠之垂者，用雜綵線織之。○此言王后勞。公侯

之夫人，加之以紘。宏。紘，延。○紘，纒從下而上者。紘，冠上覆。○此言公侯夫人勞。卿之內子，爲

大帶。卿之嫡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此言卿內子勞。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妻也。○命婦勞。列士

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士妻勞。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以下

謂庶人。○庶民事勞。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闕。古之制也。社，春

分社日也；賦，布也；事，農桑之業；冬祭曰烝，獻功，告事之成也；績，功也；愆，失也；辟，罪也。○單就庶人男女作束，便括盡上

文，妙。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又以心力

二字，總結勞字，以起下文。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寡，孀婦也；下位，下大夫之位。○兩句合來，便見勞當加倍，正破以歐之

家句。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子作事也。先人，謂穆伯。○一折。況有怠惰，其

何以避辟？仍應上怒則有辟句。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汝

也。修，儆也。○又一折。爾今日：『胡不自安？』點起。以是承君之官，文伯勸母自安，則已

之喜，子自安可知。○應備官句。余懼穆伯之絕祀也。起言魯其亡乎！結言穆伯絕祀俱作危言，以儆

文伯，妙。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記也。季氏之婦不淫矣。』不淫，是能勞，結贊更

奇。

叔向賀貧

國語

叔向羊舌肸見韓宣子。韓起晉卿。宣子憂貧，叔向賀之。賀其貧，非賀其憂也。宣子

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不足以供賓客往來之費，難以置

身于卿大夫之列。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問得好。

不先說所以賀之意，直舉樂卻作一榜樣，以見貧之可賀，與不貧之可憂。貧

之可賀，全在
德，有德自不憂
貧，後竟說出憂
貧之可弔來，可
見徒貧，原不足
賀也，言下宣子
自應汗流浹背。

對曰：「昔欒武子，欒書晉卿。無一卒之田，百人爲卒；一卒之田，蓋十二井。其官不

備其宗器，其掌祭祀之官，猶不能備其祭器。○貧。宣其德行，去聲。○宣，布也。○德字一篇之綱。順其

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靈則，皆法也。越

發聞也。刑，卽憲則。疚，病也。○此其德之宣于外內者。以免於難，去聲。○當身免于禍難。○貧而有德者可賀。及

桓子，欒書之子，驕也。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略則行志，假貨居賄，毀○忽略靈則，

而行貪欲之志，貸貨取利，而蓄之于家。○不貧又無德。宜及於難，本屬可憂。而賴武之德，以沒其

身。賴武之貽德，以善終。○武子不但能保身，且足以庇後，益見貧而有德者可賀。及懷子，欒厲之子，名盪也。改

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改桓是貧，修武是德。可以免于難，本屬可賀。而離同罹桓之罪，

以亡于楚。離，遭也；亡，奔也。○桓子雖及身幸免，亦必貽禍于後，可見不貧而無德者可憂。○一舉欒氏爲證，以

見貧之可賀。夫卻昭子，卻至晉卿。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三軍，與上一卒相對。○富。恃

其富寵，以泰于國，寵，尊榮也。泰，驕慢也。○無德。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尸，旣刑，陳其

尸也。絳，晉舊都，陳尸滅族，較之貽禍于後者尤甚。○富而無德者可憂。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

寵大矣。三卿郤錡、郤至、郤犇，又有五人爲大夫。○忽作頓宕，文勢曲折。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

無德也。倒找德字，陡健。○一舉郤氏爲證，以見貧之不必憂。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

能其德矣。有其貧，必能行其德也。○吾以爲三字，妙甚。是以賀。正答何故二字，妙。若不憂德之

不建，而患貨之不足，亦欒桓、郤昭之續耳。小則貽禍後嗣，大則殃及同宗。將弔不暇，何賀之

有？貧可賀，憂貧又可弔，妙絕。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以其言可以

保身，結欒武子一段。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韓氏之祖。以下，嘉吾子之賜。」以

其言可以全族，結郤昭子一段。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所寶唯賢，自是

主論，卻著眼在

雲連徒洲一段，

蓋敲澤鍾美，皆

堪有用，自當爲

王孫圉楚大夫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晉大夫趙鞅鳴玉以相，去聲。○鳴其

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恆猶在乎？」白珩，楚之美佩玉也。○開口問白

珩，則鳴玉以相，分明有意炫燿。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言白珩之爲

寶，正與玩好無用之白珩緊照；後一段子聖能制議之下，復接龜、珠、金、玉、山林、數澤皆可資之爲用者，跌到不寶譁驚之美處，處針鋒相對。

寶，所值幾何。曰：一、未嘗爲寶；一句抹倒。楚之所寶者，頓一句鄭重，與下楚國之寶句緊照。曰：觀

貫射亦父甫。楚大夫。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口實，猶

言話柄，善于辭命以交鄰，使無以不文爲話柄。○是爲可寶。又有左史倚相左史，名倚相。能道訓典，

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敘，次也；物，事也。○明

則有以正主志。又能上下說悅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

上、天神；下、地祇；順道鬼神之情，所以悅之也。○幽則有以格神明。○是爲可寶。又有藪，曰：雲、連、徒、洲，藪

澤也，雲即雲夢，連、屬也，徒、洲名，蓋雲夢連屬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

毛，竹之小者曰箭。○十六也要連着，猶言金、木、竹、箭、龜、珠、齒、角、皮革、羽毛之所生也。所以備賦用，以戒

不虞者也；賦，兵賦也；不虞，意外之患。○治本國之所資。所以共同供幣帛，以賓享於諸侯

者也。享，獻也。○交鄰國所資。○是爲可寶。○觀射父，左史倚相，曰：能曰使，雲連徒洲，曰：生日所以，得用字法。若

諸侯之好去聲幣具，雲連徒洲。而導之以訓辭，觀射父。有不虞之備，雲連徒洲。而皇

神相之，皇，大也。○左史倚相。○又將三段串作一片。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于鄰國有益。而

國民保焉；于本國有益。此楚國之寶也。正應一句收。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玩，則非

有用之物。何寶焉？應未嘗爲寶句。○以上答白珩已畢，下乃重起奇文，以刺鳴玉與白珩無干。

聞聞國之寶六而已；凡爲國者，所寶唯六。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

寶之；聖，通明也。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龜足以

憲臧否，則寶之；憲，法也。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

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聖曰能，物曰足以，字法。○此雖是推開一層說，仍句句與上三段相映

照妙。若夫譁囂之美，鳴玉聲也。楚雖蠻夷，不能寶也。一問甚矜張，答甚閒淡，機鋒射人。○以

上言國家之寶有六，而不在鳴玉之譁囂作結。

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諸稽郢行成之

詞，雖只是廣侈

吳王之心，其中

可罪者不少。如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足而死；後三年，夫差敗越

于夫椒，報檇李也；大夫種求成于吳，吳許越成，至是吳又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逆，迎戰也。

不敢忘天災，自強之心，露狐措無成功，藐吳之意，見矣。縱多巧辭，皆玩弄也。使非天欲棄吳，其說能終行乎！

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言唯天所命，不用戰也。○先頓一句。夫申胥，伍子胥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奔吳爲大夫。簡

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簡服，練習也；挫，毀折也；言二子善于用兵。夫一

人善射，百夫決拾。決，以象骨爲之，著于右手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于左臂以遂弦；言二

子善用兵，衆心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以效之也。勝未可成，越之勝吳，殆未可必。夫謀必素

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素，豫也；履，行也；授命，猶言致命；言當謀定後戰，不可輕出戰

師。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

以求平于吳，吳民必喜，乃所以驕夫差之心也。○廣侈吳王之心，是獻謀主意。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

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不以吾爲足慮。將必寬然有伯霸諸侯之心焉。所謂廣

侈之也。既罷，疲弊其民，而天奪之食。言其心既廣侈，則民必罷弊，而天祿自盡矣。安受其燼，

盡乃無有命矣。燼，火餘也；天之所棄，吾取者，乃天之餘也；乃無有命，言吳更無天命也。○大夫種布算

已定。

越玉許諾，乃命諸稽郢越大夫。行成于吳曰：下皆約辭。「寡君句踐使

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開口辭便約。「昔者越國

見禍，得罪于天王，指橋李傷闔廬事。天王，極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謂敗越于夫椒。以心

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孤，棄也；破越不取，是心棄句踐而宥赦之也。君王之于越也，緊起死

人而肉白骨也。緊，是也。○感德語所以侈其心。孤不敢忘天災，指上見禍言。○頓挫。其敢忘

君王之大賜乎？加此二句，見誠心感德。○已上述吳昔日之恩。今句踐申禍無良，申禍，重見禍

也；無良，言己之不善。○此作自責語。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

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存國爲德之大，侵疆爲怨之小，重得罪，謂報其侵也。○作一振，逼入起師逆江意。

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頹于邊。委，任也，言起師逆之江者，乃帥二三老臣，自任

大罪，叩頭請服于境，非敢得罪于吳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

獻之邑也，頓挫。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越辭

愈卑，其心愈侈。句踐請盟，以吳不察，故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咳同該。姓於王宮，咳

備也；曲禮：納女子于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同盤，匱移以隨諸御。匱，洗手器；御，近臣宜暨之。

春秋貢獻不解同懈於王府。應貢獻之邑甸。○此言既盟之後如此。大王豈辱裁之？亦

征諸侯之禮也。天王豈能辱意裁制之，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也。○已上望吳今日之澤。夫諺曰：

「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搯，發也。○喻甚奇。今天王既封殖越國，

以明聞去聲。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封殖刈亡，以草木自比；言吳

今日之刈亡，徒勞昔日之封殖也。○忽作責吳語，妙。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信也。

○牽引諸侯，正以自為妙。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越服吳為利，吳舍越為義。

申胥諫許越成

國語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欲伐齊。吾將許越成，

而無拂吾慮！已先拒諫。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

改，謂誠心改事吳也；反行，伐齊而反也；振旅，順兵也。○全不以越為意。

夫差廣侈已極，只越曾足為大虞一語，雖有百諫，亦莫之入矣。胥種謀國之

智，若出一轍，而吳由以亡，越由以霸，用與不用異耳。

申胥諫曰：「不可許也。」斷一句。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既非愛吳。又非

懾畏吾甲兵之疆也。亦非懼吳。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旋玩吳國於股掌之

上，以得其志。還玩，轉弄也。○直破其奸。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尙也。○病

根被人看破。故婉約其辭，以從同縱。逸王志。婉約，卑遜也；縱逸，卽上篇廣侈之意。使淫樂于

諸夏之國，以自傷也。自傷，猶言自害。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

此言自傷之實。○兩使字是還玩吳國之作用手段。然後安受吾燼。燼，餘也。安受吳國未滅之餘，所謂得其

志也。○句句與種言暗合，英雄所見略同。○已上論大夫種。夫越王好信以愛民，不好勝，而好信；不尚

威而愛民。四方歸之，得人心。年穀時熟，得天意。日長掌炎炎，炎炎，進貌。○論越王。及吾猶

可以戰也。及字，承上日以憔悴，日長炎炎兩句來；言過此吳日益衰，越日益盛，吾雖欲戰，無及已；是危急語。爲

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虺，小蛇也；摧，滅也。○一喻尤入情入理。

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層足以爲大虞乎？」隆，尊也；虞，慮也。○侈心頓

起。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懼吾軍士？」存越則時可加兵，以張吾軍勢。○寫蓋威好勝如畫。

乃許之成。

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

既使諸稽郢請盟，又使諸稽郢辭盟，真是還玩吳國于股掌

之上。「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不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

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

此已不復如前之乞哀懇

矣，還玩吳國已極。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總是不以越爲意。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公羊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人君即位之始年。

春者何？歲之始也。

歲功之始。

孰謂文王也？

文王，周始受命之王。

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王者受

命改正朔。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王者受命改正朔，自甸侯以至要荒咸奉之，故曰大一統。○起

數語，是一部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總注。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從無文字處生文。

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

桓，隱異母弟，平治也，反，歸也。

曷爲反之桓？桓幼而

透發將平國而反之桓，句推見至隱，末一段又因立桓而表揚立子之義，其下字運句又跌宕，又閒靜，又直截，又虛活，不但以簡勁擅長也。

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微，謂母俱賤也。國人無從分別。○先言可掩之勢，以

見隱不負心，語絕含蘊。隱長又賢，諸大夫扳攀引也。隱而立之。扳，引也。隱于是焉而辭立，

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是時公子非一。○一轉。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

能相幼君也。既欲立隱，必不能誠心相桓。○二轉。○虛作二轉，字字寫出隱深心微慮，以申平國意。故凡

隱之立，為去聲。桓立也。申欲反之桓意。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嫡以長不

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適，謂適夫人之子；謂左右媵及姪婦之子。○二句表明大義。桓何以

貴？母貴也。右媵，秩次貴。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子以母秩次得立，母

以子立，得為夫人。○佳語，法峻意圓。

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公羊傳

外平不書，前楚鄭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己，指華元子反，對君而言也。○

提出主意。何大其平乎己？莊公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

通篇純用複筆，曰「德矣！」曰「其矣德！」曰「諾！」曰「雖

然。愈復愈變，愈復愈韻，末段曰：「吾猶取此而歸。」曰：「臣請歸爾。」曰：「吾亦從子而歸爾。」尤妙絕解頤。

歸爾。先插子反語，作敘事，文情妙絕。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

乘堙而出見之。堙，積土成阜，爲上城具。○相見便奇。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

華元曰：「憊敗矣！」憊，疲極也。曰：「何如？」問憊狀。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

炊之。」竟以實告。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倒句妙，若言憊甚矣，便無味。雖然，雖如子言。

吾聞之也，圍者見圍者。柑馬而秣之，以粟炊馬曰秣，柑者以木銜馬口，使不得食，亦有蓄積。使

肥者應客，肥，謂肥馬，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情，實也。○怪其以實告，子反之心已動。華元

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

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說出實告之故，尤足動人。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

令勉力堅守。○已心許之，而語絕不露妙。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

爾。」亦以其實告。揖而去之。

反于莊王。反，殺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

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覆前語不變

一字，文法最紆徐有韻。

雖然，雖然愈極。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

本將去而歸，轉欲乘其體。

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

亦以實告。

莊王怒曰：

「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

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

華元全以君子二字，感動子反，子反全以不欺

二字，感動莊王。莊王曰：「諾！舍而止！」

命子反築舍處此，以示不去。

雖然，

雖我糧盡。

吾猶取此

然後歸爾。」

莊王被子反感動，欲取不可，欲去不甘，意實無聊，故復作此語，觀下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

爾便見。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

此處雜以諧語，正極其得力。

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

諧語得力如此。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

結出主意。

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

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罪其專也，既大之，復貶之，洗發經文無滯義。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公羊傳

泰伯讓周，此則兄弟讓國，可謂無忝厥祖矣。然不可以爲訓也。迨于僚、光、骨肉相殘，非季子賢明，則流禍不止。此春秋所以重子之歎。

吳無君，無大夫。前會吳於向，書法稱國。此何以有君，有大夫？吳始君臣並見。賢季

子也。何賢乎季？讓國也。括出讓國二字，括盡全篇。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債也。

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

爲君。父靈夢，欲立之而不受，至是兄弟又同欲立之。○以國讓謁。謁曰：「今若是迕，而與季

子國，進驟也。季子猶不受也。可見前已不受，從謁口中補出妙。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

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此亦曲爲季子受地。皆曰：「諾。」三字，寫同欲立之如見妙。故

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

悔，咎也；急欲致國于季子意。○自是發于至誠，不愧勾吳後裔。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

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頓句生姿。

季子使去聲而亡焉。因出使而不歸。僚者夷昧子，長庶也。於三君之子中爲長。卽之。就

位也。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聞僚既立，乃歸。○以國讓僚。闔廬謂之子，曰：「先君之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去聲。季子故也。先提一句。將從先君之命與！

不弊。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兩意一反一正。

闔廬之言亦是。僚惡，烏得為君乎？後斷一句。於是使專諸刺僚。專諸乃一膳宰，僚嗜炙魚，

因進魚而刺之。讓變為爭，奇。而致國乎季子。爭矣復讓，更奇。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

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以分言，伏下義字。爾殺吾兄，殺兄之子，亦猶殺兄。吾又

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以情言，伏下仁字。去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延陵，吳之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境國，謂國都，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不入。○超然物

外。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千古定論。○以國讓闔廬。○收完讓國事。賢

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以季子賢，許有大夫，

則宜使有君。○又繳有君有大夫完密，下復洗發稱名作結，經義一字不漏。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

春秋賢者不名，或書字，或書子，以褒之。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不以一事

之美而遽足，以所以待之者，嚴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

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許之者，必使其可為臣子，賢季子而稱名，所

以使其爲吳臣子也。○奇思剝解。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殺梁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一字誅心。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

也。段有徒衆，不易殺也。不易殺而卒殺之，故曰能殺。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

子母弟目君，母弟，謂同母弟也。目君，謂稱鄭伯。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

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所以貶。賤段而甚鄭

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及弟，甚鄭伯，謂目君也。○一語縮前後有力。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

心積慮，成于殺也。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惡，終致大辟，處心積慮，

志欲殺弟。○一句斷盡。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鄭

伯之殺段，蓋追恨姜氏愛段惡己也。讀之使人墮淚。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

之道也。設處得甚妙。

鄭伯克段于鄆

鄭伯以惡養天
偷使陷于罪困
以剪之春秋推
見至隱首誅其
意以正人心穀
梁只處心積慮
四字已發透經
義核于他傳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穀梁傳

全篇總是寫虞師滅夏陽筆

端清婉迅快無

比中間玩好在

耳目之前一段

尤異樣出色禍

患之成往往墮

也。此古今所同慨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

夏陽，虢邑。虞無師，晉滅夏陽，虞何嘗有師。

其曰師，何也？

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

人不得居師上，故言師。

其先晉何也？

據小不先大。

為主

乎滅夏陽也。

即公羊首惡意。

夏陽者，虞虢之塞

養邑也。

塞邊界。

滅夏陽而虞虢舉

矣。

舉，拔也。○此夏陽之所為軍也，句極寄逸。

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

晉獻公欲伐虢

荀息，晉大夫。

曰：「君何不以屈

橘

產之乘，

垂棘之璧，

而借道乎虞也？」

屈

地產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自晉適虢，途出于虞，故借道。

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

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

晉君先愛戀馬璧。

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

大國也。

此處提清一句。

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

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廢，而置之外廢也。」

君何喪焉？斯能朝取

繞而暮取虞矣。○看得明，拏得定，快語斬截，是能成功。

公曰：

「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存焉，必不使

受之也。伏後兩諫。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去聲。長

於君；達之心而懦于事，又自少至長，與君同處。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懦則不

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妙在先識透宮之奇。且夫進一層說。玩好去聲。在耳目

之前，指馬璧。而患在一國之後，繞在先。○利近而害遠。此中知智以上，乃能慮之，臣

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又識透虞君借道之計必行矣。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

不便于虞。言果略。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君果輕之。宮之奇又諫

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果不能彊諫。挈其妻子以奔曹。

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應滅夏陽而虞虢舉矣。句。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

「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以戲作收，韻絕。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

類篇中寫得如許婉折語語不忘君國真覺一字一淚合左國公穀觀之方見是文之神。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因驪姬毒胙之讒也。公子重耳申生異母弟。謂之曰：

「子蓋同盍言子之志於公乎？」勸其明讒。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

傷公之心也。」言明其讒，則姬必誅，使君失其所安，而傷心也。○省句與左國不同。曰：「然則蓋

行乎？」乃復勸其出奔他國。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兩答想見孝子深心。

使人辭於狐突，申生之傳。曰：「與之永訣。」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

至於死。伯狐突字，初申生伐東山時，狐突勸其出奔。申生不敢愛其死，先提過自己一邊說。雖然，

轉入正意。吾君老矣，一轉。子少，指驪姬子奚齊。○二轉。國家多難，將來必至有爭。○三轉。○十字至

三轉，一轉一淚。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不出而爲君圖安國之計則已。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而死。一國安，則我雖死，亦受惠矣。○屬望深切，愈見慘惻。

再拜稽首乃卒，無君命而自縊。是以爲恭世子也。此言陷親不義，不得爲純孝，但得誠

恭而已。○結寓責備申生意，文情宕逸。

曾子易箒

檀弓

曾子寢疾病。

此言病者，疾之甚也。

樂正子春

曾子弟子。

坐於牀下。

曾元曾申

俱

曾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點次自然，錯落有致。

童子曰：「華而晬！」

緩大夫

之箒與！

華者，畫飾之美好；晬者，節目之平瑩；箒，簪也。

子春曰：「止！」

使童子勿言也。曾子

聞之，瞿然曰：「呼！」

呵去聲。○瞿然，驚貌，呼發聲欲問也。○止字呼字，相應甚警。

曰：童子又言。

「華而晬！大夫之箒與！」

若爲不解，語足會心。

曾子曰：「然。」

曾子識童子之意，故然之。斯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箒！」

以病不能自起而易，命元扶易。

曾元曰：

「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

革，亟也，變動也。

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

玩幸而

至于旦句，始知前執燭二字，非浪筆。

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謂童子，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

所見者大。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姑息，苟安也。○所見者小。吾何求哉？吾

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垂沒而精神不亂，足徵守身之學。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

宋朱子云：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沒。可謂斃於正矣。

有子之言似夫子

檀弓

有子問于曾子曰：「問作聞。喪去聲。於夫子乎？」仕而失位曰喪。曰：「聞之

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上只問喪，此又帶出死字來，遂成一篇對待文字。有子曰：「是

非君子之言也。」一辨。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一證。有子又曰：「是

非君子之言也。」又一辨。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又一證。有子曰：「然！

信有是言。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開一解，伏末二段。

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平日門

人，皆以有子之言爲似夫子，故子游歎其甚。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卽桓魋。自爲石椁，

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靡，侈也。死之

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見得速朽之言有爲。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孔子弟子。

前二段子游解欲速朽速貧之故，後二段有子自言所以知其不欲速朽速貧之故，章法極整練，又極玲瓏。

反，失位去魯而反國。必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

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見得速貧之言有爲。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言果有爲。吾固曰非夫子

之言也。」複一句，結上生下。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

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以斯知不欲速朽

也。以其有棺槨之制，知速朽非夫子之言。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

又申之以冉有，荆，楚本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以斯

知不欲速貧也。」以有行使之人，知速貧非夫子之言。

公子重耳對秦客

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時重耳避難在狄，穆公使公子繫往弔之。

且曰：弔爲正禮，故以且曰起下辭。「寡人聞之，亡國恆于斯，得國恆於斯。」兩斯字，指此

有子之言似夫子 公子重耳對秦客

秦穆之言，雖若有納重耳之意，然亦安知不以此言試之。晉君

臣險阻備歷，智深勇沈，故所對純是一團大道，理使秦伯不覺心折。英雄欺人，大率如此。

時而言。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去聲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

子其圖之！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時，謂死生交代之際，勉其奔喪反國，以謀篡位。○是弔，是慰，亦是勸，情文婉切。

是勸，情文婉切。

以告舅犯。即以此言告其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辭其相勉反國謀襲之命。喪

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為寶，惟仁愛恩親，乃其寶也。父死之謂何？又因

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如字之？父死謂是何事？若乘此而謀得國，是以父死為利；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為無罪乎？○一片假仁假義，妝飾得好。孺子其辭焉！複一句，丁寧無限。公子重耳對

客曰：「此親出而啓秦使者。」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預於哭泣之

哀，以為君憂。謝其來弔。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求位之志；

辱君義者，辱君惠弔之意也。○意與上同，而文法乃更變。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不私，不

再與使者私言也。○舉動一依禮法。

再與使者私言也。○舉動一依禮法。

子顯作顯。○公子繫字。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仁夫二字，

沈吟歎賞，心服之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去聲。利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乃爲後者，所以謝弔禮之重；愛父，哀痛其父也；遠利，不以得國爲利，而遠之也。○從穆公口中解上三句，筆甚奇幻。

杜蕢揚觶

左傳作屠劓。

檀弓

平公失禮，燕飲使杜蕢入寢而

直斥其非，未必卽能任過，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先令猜疑不知爲何故。及一一說出，乃不覺爽然自失矣。此易所謂納約自牖，終無咎者也。文甚奇幻。

知悼子晉大夫知罃。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與君同飲。鼓鐘，杜

蕢快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驚怪之辭。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

而升。入字，對下出字；升字，對下降字。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

堂上北面坐飲之。坐，跪也。○凡三酌者，既酌二子，又自酌也。降趨而出。布成疑陣，見得妙人妙用。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此言爾之初入，我意

爾之心，必有所開發于我，是以不先與爾言。爾飲去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桀以乙卯日死；

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知悼子在堂，在殯也。斯其爲子卯也大矣！喪禮，君於殯

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飲乎？樂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爲大于子卯也。○句法，婉而多風。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責其曠職。「爾飲調

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調爲近習之臣，食于飲食，而忘君之疾日。○責其徇君。「爾飲何也？」曰：「蕘也！宰夫也，非

刀匕比是共，供又敢與。預知防，是以飲之也。」匕，匙也，宰夫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與

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自責其越分。○三對，已注意晉君，特口未道破耳。平公曰：「寡人亦有

過焉，酌而飲寡人！」頓地開悟，妙。杜蕘洗而揚觶，志○揚舉也；觶，罰爵；盥洗而後舉，致其潔

敬也。○杜蕘至此，快心極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以此爵爲

後世戒。至於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者，言此

觶乃昔日杜蕘所舉也。○住句開情點綴妙。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張老頌祝之辭，固迥然超于俗見；文子又添全要領句，見免刑戮，乃爲無窮之福，尤加于人一等，善頌善禱四字，爲兩人標名不朽。

晉獻文子成室

獻文二字，皆趙武諡，如貞惠文子之類。

晉大夫發焉

發禮往賀。張老

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輪，輪囷高大也；奐，奐爛衆多也。○二句，美其今。歌於斯，哭於斯，

聚國族於斯。

一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三句，祝其後。

文子曰：

「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

京同原也。」

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先大夫，文子父祖也；九京，晉卿大夫之墓地。○就其贊詞添接一解，有無窮之味。

北面再拜稽首。

拜謝其言。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所以免禍也。

張老之言，善于頌；文子所答，善于禱。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卷四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洛陽人始將連橫宏說秦惠王。

關東地長爲從，楚燕趙魏韓齊六國居之，關西

地廣爲橫，秦獨居之。以六攻一爲從，以一離六爲橫，故從曰合，橫曰連。○開頭著始將連橫四字，便見合從，非秦本心。

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巴蜀漢中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涸代馬

之用，胡樓煩林胡之類；出貉，可爲裘。代，幽州郡，出馬。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巫山，屬夔州。黔，故楚地。秦

地距此二郡，故曰限。東有殽函之固，殽，山名。函，函谷，關名，在澠池縣。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

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起以擊者。沃野千里，沃肥潤也。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

勢與形，便于攻守。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上言其勢。以大王之賢，士民之

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以上言其威。願

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大概說以用戰。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

前幅寫蘇秦之困頓，後幅寫蘇秦之通顯，正爲後幅欲寫其通顯，故前幅先寫其困頓，天道之倚伏如此，文章之抑揚亦如此，至其習俗人品，則世所共知，自不必多爲之說。

滿者，不可以高飛；此句是喻，起下三句。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

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文章、法令也。使民、驅之出戰也。煩大臣、勞大將

于外也。○秦王數語，大有智略。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是時秦

方誅商鞅，疾辯士，故弗用。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虛囑一句。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

黃帝伐涿鹿而禽蚩鳴尤，蚩尤誅殺無道，黃帝與大戰于涿鹿，殺之。堯伐驩兜，舜伐三

苗，禹伐共恭，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爲惡。武王伐紂，齊桓任

戰而霸天下。任用也。○歷引證佐。由此觀之，惡烏有不戰者乎？作一小東，點出主意。古

者使車轂擊馳，相擊而馳，行使之多。言語相結，結，親也。天下爲一；約從宗，連橫，兵

革不藏；從橫皆需兵革，不藏，猶言不蓄。○八字句。文士竝飭，所用者盡文學之士。諸侯亂惑，萬

端俱起，不可勝升理。尙文則事煩。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稠，多也。書策多

則閱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聊，賴也。○尙文則弊起。明言章理，明著之言，

章顯之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服，儒者盛服。戰攻不息。尙文徒足以致亂。繁稱文辭，天

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尙文必不能見功。○已上排列二

十五句，分四段看，極詆用文士之失。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拙甲厲兵，綴，縫綴也。

效勝于戰場。再結戰字，陡健。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空也，言無所爲。雖古五

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反掉神農伐補遂一段。故以

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

義強於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戰之有利于國如此。今欲并天下，陵萬乘，陵，侵也。

誦敵國，誦，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故稱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此句是連

橫本領。今之嗣主，忽于至道，此至道，暗指用兵。皆悞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

沈于辯，溺于辭，直口相誦，氣陵萬乘。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覆」一句，欲以激動秦王。○

全段總是要秦王用戰意，只因平日不曾揣摩，絕不知其辭之煩而意之複，宜其終不見聽于秦王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著此一句，以明在秦之久，爲下裝做金盡之由。黑貂之裘

傲黃金百斤盡，蘇秦初見李兌，贈以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因得入秦。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

膝履躄，腳○羸，纏也。膝，束脛邪幅，自足至膝，便于行也。躄，草履。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黎離

黑，狀有愧色。將至家，著狀有愧色四字，極力摹寫。歸至家，妻不下紕，壬○不下機，纏而織自若。

媵媵不為炊，父母不與言。極寫其困憊失意，人情冷落，正為下受印拜相，除道郊迎等字映襯。蘇

秦唱魁去聲。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媵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

是皆秦之罪也！」一作自責語，憤甚。

乃夜發書，陳篋怯數十，篋，械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陰符，太公兵法。伏而誦

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擇；練，熟；揣，量；摩，研也；言以我之簡練者，揣摩時勢而用之。○六字，是蘇秦苦功得力處。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

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倦而自勵，感憤痛切。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

之君矣！」一可見前番尚難自信，妙。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過之也，燕烏，集闕地名。見說

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與前上齊而說先不同。抵掌而談，抵掌，側擊手

掌也。○說趙王語，只四字括盡，其爲簡練可知。趙王大說，悅。○一見說而使大說，則揣摩有以中之矣。封爲

武安君，受相印。取卿相之尊矣。革車百乘，革車，兵車。錦繡千純，豚。○純，束也。白璧百雙，

黃金萬鎰，白璧，玉環也，二十四兩曰鎰。以隨其後，出其金玉錦繡矣。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

六國之從，以離散秦之橫。○戰國時，橫易而從難。蘇秦能于其所難者，激之使然也。故蘇秦相于趙而關

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作一頓，下純以議論代敘事，奇妙。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

秦之策。寫得有聲勢。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

侯相親，賢於兄弟。賢，勝也。○連橫用戰，合從則不用戰，從揣摩中得來。夫賢人任而天下服，

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

之外。式，用也。○承上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當秦之隆，秦國強盛之時。○頓宕。黃金萬鎰爲用，

轉轂連騎，炫燿於道。炫燿，光輝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趙爲從主，諸

侯尊之。○此言其變弱爲強之難。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椽園樞之士耳。掘門，

垣爲門也。桑戶，以桑木爲戶。樞，門牝也。採木爲之如椽。頓，容也。伏軾，擗銜，擗，猶頓也。銜，勒也。停轡，之意。橫

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同抗。○仇，當也。○此言其化賤爲

貴之難。

將說楚王，威王。○忽入敘事，作收煞。路過洛陽，尙未至家。父母聞之，清宮除道，

清，灑掃也。張樂設飲，郊迎二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不敢正視聽也。媵蛇行

匍伏，同匍。○蛇不直行，匍伏，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摹寫勢利惡態，而媵尤不堪。蘇秦曰：「媵，

叫一聲，冷妙。何前倨而後卑也？」媵曰：「以季子蘇秦字。位尊而多金。」位尊，應前

卿相；多金，應前金玉錦繡。○蘇秦問意，重在前倨，媵只答以後卑，妙絕。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

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就蘇秦自鳴

得意語，收結全篇，異樣出色。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周雖衰弱，名器猶存，張儀首倡破周之說，實是喪心。司馬錯建議伐蜀，句句駁倒張儀，生當戰國，而能顧惜大義，誠超于一般人。秦王平日信任張儀，而此策獨從錯，可謂識時務之要。

司馬錯措○秦人與張儀魏人爭論於秦惠王前。此句是一篇總綱，下乃更敘起也。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結好魏楚，謀共伐韓。下兵三川，三川，河洛伊韓地也。塞轘轅，轘轅，

鉤氏之口，轘轅，緜氏險道，屬河南。當屯留之道，屯留，潞州縣道，即太行羊腸坂。魏絕南陽，韓地。

楚臨南鄭，河南鄭地。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宜陽，韓邑。以臨二周之郊，西東二周。誅

周主之罪，周無韓為蔽，可以兵劫之。侵楚魏之地，楚魏無韓，益近秦，可以兵翦之。周自知不救，

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既得周

鼎，乃借輔周為名，號召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取三川得利，挾天子得名，所以為王業。○一

段伐韓之利。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作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

其地，不足以為利；一段伐蜀之不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

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總言伐韓伐蜀相

去之遠，雙結。

司馬錯曰：「不然！」只二字，推倒張儀。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

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先發正大之論，下乃入今

事。○三資止重富強，王字陪說，故後竟不提。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去聲。○提

清伐蜀主腦。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句有抑揚。而有桀紂之亂，以秦

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忽設一喻，爲下未必利作反照。取其地，足以廣國也；頂

強得其財，足以富民；頂富。○此二句說實。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繕，治也。故拔

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作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此二句說名。是我一

舉，而名實兩附，其利如此。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加一句應上桀紂句也。○一段伐蜀之利。

今攻韓，劫天子；名雖攻韓，實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擒定大題目立論。而未必利也；又

有不義之名；既未必利，徒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句危！天下皆欲尊周，而我攻之，

亦危甚矣，不但名利兩失已也。臣請謁其故。謁，白也。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爲天下之所宗。韓、

周之與國也。二句是攻韓劫天子註腳。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兩自知，應上一自

知。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秦既親魏善楚，難以離間。故必因乎齊趙而求解之。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以鼎地與楚魏，勢必轉而爲秦敵矣。

此臣所謂危，一段伐韓之不利。不如伐蜀之完也。完，猶言萬全。○繳一句意足。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結完富強本旨。

范雎說秦王

國策

范雎魏人。至，秦王昭王。庭迎范雎，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

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就旁人形容一筆。秦王屏丙左右，屏除也。宮中虛無

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委○唯唯，連

諾也。有閒，諫，○閒，猶頃也。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二。省筆。○三唯而終不言，

故緩之，以固其心也。秦王跽其上聲。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雎自魏至秦，欲去穰侯而奪之位，穰侯以太后弟，又有大功于秦，去之豈是容易？始言交疏，言深再言盡忠，不避死亡，翻來覆去只是不敢

言必欲吾之說
千穩萬穩，秦王
之心千肯萬肯，
而後一說便入，
吾畏其人。

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太公望之遇文王也，身為漁

父，而釣于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稅而立為太師，載與俱

歸者，其言深也。交疏言深，作反正兩對。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尙，卒擅天下，而身

立為帝王。一轉。鄉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

無與成其王也。三轉。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

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

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三轉，方說明。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又

撒然一轉，為下患憂恥之綱。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加

三句。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

同癩被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三句又為下三段之綱。五帝之聖而死，三王

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秦武王力士之力而死，奔育孟奔，夏之勇而死，

皆衛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必然，必至于死也。可以少有補於秦，

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

一段、應死不足以爲臣患。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伍

子胥自楚奔吳，藏身于橐，載而出楚關。

夜行而晝伏，至於菱水，卽溧水。無以餬其口，膝行

蒲伏，同匍匐。

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

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一段、應亡不足以爲臣憂。

箕子接輿，

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

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特以爲榮。臣

又何恥乎？

一段、應不足以爲臣恥。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蹶，僂也。因以

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

忽掉轉作危語，最是聲嘶。

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

之態，忽點出太后姦臣二句，駭駭逼人。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終身闇惑，

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

所云危如累卵，得臣

則安也。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

又掉轉一筆，全篇俱動。

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

至此，此天以寡人魂去聲恩恩，汗辱也。而存先王之廟也。應宗廟澆覆句。寡人

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應身以孤危句。先生奈何

而言若此？呼應緊甚。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交疏之臣，言人骨肉之閒，本難啓齒，

故一路聲動，一路要挾，直通出此二句，秦王已受我羈勒，便可深言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

人也！又開寫一筆，見秦王已被范雎籠定。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

鄒忌齊人，脩八尺有餘，而形貌同貌眇眇，眇，日側也，言有光豔。麗。脩，長也。眇，日側也，言有光豔。朝服衣

冠，朝，晨也。服，著也。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問法一。其妻曰：「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答法一。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插註一筆，妙。

鄒忌將己之美，徐公之美，細細詳勘，正欲于此參出微理，千古臣詔君蔽，興亡

關頭從圍房小
語破之快哉！

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問法二。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答法二。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問法三。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答法三。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作兩番寫妙。暮寢而思之，思妻妾客所以美我之故。○日朝，日且日，日明日，日暮，敘次井然。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看破人情便可因小悟大。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

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于徐公。

現身說法，下即說到齊王身上，大情入理。今

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

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情理固然，耐人深省。王曰：「善！」

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

能謗譏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下令之辭，三疊應上。

令初下，羣臣進諫，

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

諫進諫者有暇隙。

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

進者

文亦三變。○齊王固自虛心，敘處似形容太過。

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

勝于朝廷

不待兵也。○結斷斬截。

顏觸說齊王

國策

齊宣王見顏觸

觸○齊人。曰：「觸前！」

前者使之就已也。○寫驕倨，妙。

觸亦曰：「

王前！

寫高貴，妙。

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

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

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

分解出來，持論正大。○「觸前」「王前」

連寫三番，錯映成趣。

王忿然作色

不悅之甚。

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

奇快。

王者不貴

添寫這一句，更妙。王曰：「有說乎？」

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

起得唐突，收得超忽，後段形神不全四字，說盡富貴利達人良可悲也。戰國士氣卑汙極矣，得此可以一迴狂瀾。

敢去柳下季醜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醜，其家也。秦伐齊，先經魯，故云。死

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賞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

之頭，曾不若死士之醜也！快語讀之失驚。○生王字奇，之頭字更奇。○此下尙有一大段文字，刪

去。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此下刪去二句。願

請受爲弟子！結前半篇。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其爲太牢。出必乘

車，妻子衣服麗都。麗都，皆美稱。○仍是富貴驕人習態。○起後半篇。

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也，謂琢其璞而取之。非弗寶

貴矣，然太璞不完。失玉之本真。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

也。然而形神不全。失士之本真。觸願得晚食以當肉，晚食，飢而後食。○不羨食太牢。安步

以當車，安步，緩行也。○不羨出乘車。無罪以當貴，尊遂極矣。清淨貞正以自處。」處，媿也。

○形神全矣。○仍是貧賤驕人氣度。○此下刪去五句。則再拜而辭去。

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結贊是蘇張一流反照。

馮煖客孟嘗君 史記作馮驩 國策

齊人有馮煖諶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祝孟嘗君。田嬰子田文，齊相，封

于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

曰：「客無能也！」三千人中，如此者卻少。○好與能雖並點，重能字一邊。孟嘗君笑而受之。

曰：「諾！」以為真無能人。左右以君賤之也，食寺以草具。草，菜也，不以客待之。居有

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叶釐乎！鋏，劍把，欲與俱去。食無魚！」左右以

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待以客禮。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

之車客。」待以上客之禮。於是乘其車，揭擊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至此一斷，點綴生趣。後有頃，復彈其劍，彈劍，彈劍，三樣寫法。歌曰：「長鋏歸來乎！」

三番彈鋏，想見
豪士一時淪落，
胸中魂曩勃不
自禁。通篇寫來，
波瀾層出，姿態
橫生，能使馮公
鬚眉浮動紙上，
淪落之士遂爾
頓增氣色。

無以爲家！一叶孤。○三歌，亦寒酸，亦豪邁，便知不是無能人。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

足。處處夾寫左右，正爲馮煖反襯。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聞其歌而問左右。對曰：「

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比上客反加厚。於是馮煖不復歌。歌

又妙，不復歌又妙。○馮煖旣曰無好無能，所責望于人者，較有好有能者，更倍之，大是奇事。孟嘗亦以爲奇，卽姑應之，實非有意加厚馮煖也。

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陰○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能

爲去聲文收責同債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署，書姓名于疏也。○突地出頭。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記不起馮煖姓名。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

也。」笑談輕薄，盡含句中。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有能無能，照耀前後。吾負之，未

嘗見也。」馮煖在門下已久，孟嘗去，熟其名，未識其面，可見前番待馮煖，並非有意加厚也。請而見之，

謝曰：「文倦於是，是指相齊。憤憤，心亂也。於憂，憤，心亂也。而性慚，作慚，愚。沈於國家之事，沈

溺也。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

之！「臨時猶不露圭角，勝毛遂自薦一倍。」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

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問則有意，答則無心，幻出絕妙文字。驅而之薛，使吏召

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價，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令。○此

粗完收債事，下乃出奇。矯命矯託也，託言孟嘗君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煖大有作用，蓋已料有後日事也。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寫其迅速。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奇「以何市而反？」

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舉定此言。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

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也。○三句，言無所不有。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此物人

家最少。竊以爲君市義。」更奇。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

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古利之，賈利，與市義對。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

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說出市義一笑。孟嘗君不說

曰：「諾！先生休矣。」休，猶言歇息，無可如何之辭也。○彼馮煖收責於薛畢。

後替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遺其就

國而爲之辭。

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

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市義之爲利如此，若取必目前，便

失此利也。○了市義一案。

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坤入聲。○窟，穴也。僅得免其死耳。忽設一喻，更進一籌。今

有一窟，市義○結上。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一起下。孟嘗君予車

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

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徙故相爲上將軍，

虛相位以待孟嘗君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先馳歸薛。

○作川更妙。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意蓋爲

此，而語卻不盡妙。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只是要使齊聞之妙。齊王聞之，君臣

恐懼遣太傅大臣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文車，彩繪之車。服劍一，王自佩之劍。封書

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蔑○崇，神禍也。沈於諂諛之臣，開

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復留相

齊○是第二窟。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請祭器，立

宗廟，則薛為重地，難以動搖也。○絕大見識。廟成，是第三窟。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

姑高枕為樂矣！」一總結上文。

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纖介，細微也。○結出孟嘗

一生得力全在馮煖，直與篇首無好無能相映照。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齊王齊王建時。君王后在。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書未發，未開封。○三字便

作勢。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恙，憂也。○陸

通篇以民為主，直問到底，而文法各變全于用。

虛字處著神。問固奇而心亦熱。末一問聘識尤自過人。

問三語，大奇。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言奉王命來問太后，則太后亦當先問王。今不

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以貴賤之說，辨其失問。威后曰：

「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連互說，乃見發問妙旨。故有問。故舊例也。舍

本而問末者邪？」探出本末，絕去貴賤之見。○答語仍作問語，聲口有致。乃進而問之曰：「

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複姓。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寺無糧者

亦食，有衣者亦衣，去聲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

也？」人情大率食有糧，衣有衣者多，乃無糧無衣者亦食衣之，所以謂之養民。業，謂使之在位，成其職業也。葉攝

陽子，亦齊處士，藜陽縣名。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

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息，生全也。○養民，就民之處常者；息民，就民之處變者。

北宮之女嬰兒子，齊孝女，北宮，複姓；嬰兒，子女名也。無恙邪？撤其環瑱，天去聲。至老不

嫁，以養去聲，去聲，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潮，耳環，瑱。

以玉繫于統而充耳，撤去之，不以爲飾，朝，謂使之爲命婦而入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

趙威后問齊使

齊國子萬民乎？總三問，作一頓。於陵子仲非陳仲子也，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尙存乎？

六無恙，後變出一尙存，奇絕。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求也。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竟作，奇絕，妙絕。

莊辛論幸臣

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

』便引喻起。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

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楚襄王寵信幸臣，而不受莊辛之言；及爲秦所破，乃徵莊辛與計事，莊

辛起手，極言未遲未晚，是正文。以下一路，層層遞接而去，俱寫遲晚也。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蟲名，一名桑根。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

俛同俯啄蚤同蚊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蘖所煎，調之使膠于絲。加已乎四仞之上，

只起結點綴正意，中閒純用引喻，自小至大，從物及人，寬寬說來，漸漸逼入，及一點破題面，令人毛骨俱竦。國策多以比喻動君，而此篇辭旨更危，格韻尤雋。

八尺曰仞。而下爲蟻蟻食也。遲矣，晚矣。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小鳥。因是以俯囓

同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

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

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遲矣，晚矣。夫黃雀其小者也。

黃鵠鴻也，水鳥。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鱗鯉，仰嚙擊陵同菱衡作衡。

○香草。奮其六翮，翮，勁羽。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濬，波，虛。濬，石爲弋鏃；虛，黑弓。治其矰繳，矰，弋射矢；繳，生絲縷。

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四仞，十仞，百仞，逐漸增加，逼起後段。亦見處地愈高，其勢愈危之意。被矰監矰，

同矰。○被，著也；矰，利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抃同限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

奈○遲矣，晚矣。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披○陂，阪也。

北陵乎巫山，陵，登也。飲茹溪之流，茹溪，溪名。食湘波之魚，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

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即上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

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魯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殺之，申，蓋使子

發召之。○遲矣，晚矣。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

層注而下，至此已到。君王之事，因是以左

州侯，右夏侯，輦連上解。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四人皆楚幸臣，州侯、夏侯常在左右，鄢陵、壽陵，蓋

出則從。飯，反。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

方，四方。金，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

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

秦相魏冉。方受命

乎秦王，昭王填阻塞之內。

填者，取其地而塞之。阻塞，今河南信陽縣。

而投己乎阻塞之

外。

至此則遲矣，晚矣。今則未為遲也，未為晚也。妙在說到此竟住，若加一語，使無餘味。

觸讐說趙太后

國策

趙太后

惠太后，即威后。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

太后少子，孝成王弟，封之長安。為質，兵乃出。

許多事情，三四語敘完，此妙于用簡，以下只一事，

左師悟太后，句句閒語，步步閒情，又妙在從婦人情性體貼出來，便借燕后反

連篇說不盡，又妙于用繁。

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

魏長安君，危詞
警動，便爾易入，
老臣一片苦心，
誠則生巧，至今
讀之猶覺，天花
滿目，又何怪當
日太后之欣然
聽受也。

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一明謂字妙。

左師官名。觸讐詹入聲。○讐，史記作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恐其言及長安君，作色

以拒之。入而徐趨，蹣跚之狀，已自動人。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先謝

足病，不得見久矣，次謝久不來見太后。竊自恕，雖久不得見，竊以病足，故自恕其罪。恐太后玉體

之有所郤隙也，故願望見。」郤，病苦也。○閒閒將老態說起。太后曰：「老婦恃輦連上

聲而行。」言亦病足。曰：「日食飲得無衰乎？」只說老態。曰：「恃輦同粥耳！」曰：

「老臣今者殊不欲食。」先說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繞室中行，可三四里也。○次說

調身。少益嗜食，和於身。」次說能食。○自入見至此，敘了許多寒溫，絕不提起長安君，妙。曰：「老婦

不能。」不能強步。太后之色少解。太后已入老臣毅中。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句不肖，句而臣衰，句竊

愛憐之。又少，又不肖，又自衰，不得不愛而憐之。○先寫出一長安君影子。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

王宮，沒死以聞。」黑衣，戎服，沒，猶昧也。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

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謙言死曰填溝壑，託謂託太后也。○再囑一語，引出太后

心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無數紆折，只要餽得此一句。對曰：「甚於

婦人。」逼又一句。太后曰：「婦人異甚。」心事畢露。對曰：「老臣竊以爲媼襁

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嫁于燕，賢勝也。○直說出長安君矣。卻又說太后愛之

不如燕后，若不爲長安君者，妙想。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至此，便可暢言。左師

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此句是進說主意。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頓挫。已行，非弗思也。頓挫。祭祀必祝之。祝

曰：「必勿使反。」或被廢，或國滅，方反本國。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

哉？舍卻長安君，單就燕后，提醒太后。太后曰：「然！」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只就趙詞。趙王之子孫侯

者，其繼有在者乎？」繼，言相繼爲侯也。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

他國子孫，三世相繼爲侯。○兩問仍用旁擊法。曰：「老婦不聞也。」亦無有。○此下左師對。「此其近

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

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金玉重寶。○所以無有相繼爲侯者。○前俱用緩，此則用急，一步緊

一步。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

於國，一旦山陵崩，太后沒。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苦口之言，直捷痛快。老臣以媼

爲長安君計短也。短字與深遠久長對。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仍找到愛長安君不如

燕后，終若不爲長安君者，妙想。太后曰：「諾。」只一諾字，見左師之言未畢，而太后早已心許之。恣君之

所使之。」亦不說出長安君爲質，妙。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趙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

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通篇瑣碎之筆，臨了忽作曼聲，讀之無

限感慨。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帝秦之說，不過欲紆目前之念，不知秦稱帝之害其勢不如魯連所言不止，特人未之見耳。人知連之高義，不知連之遠識也。至于辭封爵，揮千金，超然遠引，終身不見，正如祥麟威鳳，可以偶觀而不可常親也。自是戰國第一人。

秦圍趙之邯鄲。邯鄲，趙都。魏安釐禮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

蕩陰。河內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閒入邯鄲。閒，謂微行。

因平原君公子趙勝。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

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齊不稱帝，故秦亦止。今齊閔王益弱，今之齊，比閔王時益弱。方今

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

秦必喜，罷兵去。」一段敘趙事。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猶豫，獸名，性多疑，故人不決曰猶

豫。○敘趙事，為仲連也，然難于插入，故借平原君作一頓，便可插入仲連矣。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出仲連極為鄭重。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

帝。前一段文，歸至此處入。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

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于外，長平之敗。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

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兩何敢言事，非謙詞也，正

寫猶豫未決，莫可如何，以為仲連之地耳。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

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一跌就轉，一轉就住，文法佳甚。梁客辛垣衍安在？應其人在是。吾請爲君責而歸之！絕有膽識。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

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繼也；謂上介，次介，末介，其位相承繼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

「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衍不願見魯連，亦知帝秦之說，不足入高士之耳。平原君曰：「勝已泄同洩之矣。」

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先無言，反待辛垣衍開口，妙。辛垣衍曰：「吾視居此

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

原君者，亦自識人。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

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鮑焦，周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當

世，今世以鮑焦不能從容自愛而死者，固非；即以爲其自爲一身者，亦非；正對其在圍城之中，不爲身謀也。

彼秦

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

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權使其士，虜魯使其民，虜掠也。

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甚也。正天下，即易大臣奪憎予愛諸事。則連有赴東

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欲同鮑焦之死。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直破

其謀。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

固助之矣。」一故爲硬語，以生下論。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

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

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一反一覆，語最激昂。辛垣衍曰：「秦稱

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

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

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策天子下席，赴，告也。天子謂烈王，安王驕也。下席，言

其寢苦居廬。東藩之臣田嬰齊，斥其姓名。後至，則斲之。』斲，斲也。威王勃然怒曰：

「叱嗟！怒斥聲。而母婢也。」而汝也。罵其母爲婢，賤之之詞。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不忍其求，直貫下變易大臣，奪憎予愛諸事。且曰：其爲天子，理應如此，以見權之不可假人也，然不說出，不說盡。

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衍口中說出一畏字，本懷已露，故使仲連得入。魯仲連曰：「然梁之比

於秦若僕邪？」詰問得妙。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

王烹醢海梁王。」醢，肉醬。○既爲僕，則不難烹醢；突然指出，可驚可詫。辛垣衍快然不說，曰：

「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倒句。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

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

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

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魁去聲然而歎，故拘之於牖史記作羨里之庫

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言與人俱稱帝王，曷

爲卒就脯醢之地，若專尊秦爲帝，則足以脯醢之矣。○引紂事一證，詞意含吐，可耐尋味。齊閔王將之魯，夷

維子夷維地名。執策而從，策，馬籜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

『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

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同管。鍵件○筦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

其國。攝衽抱几，几，所據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退而聽朝。魯人

投其籜，同鑰。○閉關也。不果納，不得入于魯。此言魯不肯帝齊。將之薛，假塗同塗。於鄒。

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

倍殯柩，倍，背也；主人背其殯棺，北面哭也。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

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此言鄒不肯帝齊。鄒

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返含。去聲。○齊強，而二國拒之，必見伐，則生死皆不能

盡其禮也。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曰飯，以珠玉實尸之口中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

臣，不果納。承上起下。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應俱稱帝

王。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魏趙韓爲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

之僕妾也。辛垣衍自認梁比秦如僕，此特言僕妾之不如痛罵盡情。且秦無已而帝，無已，必欲爲也。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奮其所憎，

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帝秦之害如此，切膚之災，可懼可駭。

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責以大義則不動，言及利害切身，則遽起拜謝，策士每爲身謀，而

不顧大義如此。「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與前

魯連對平原君語同調。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

會公子無忌，信陵君。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秦軍聞之，而卻五十里，不

必然也，無忌擊之而去，此其實也。故並序之，初爲仲連，後有故實也。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高人。平原君

乃置酒，酒酣，起前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

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踵不忍爲也。」數語卓犖自命，描盡心事。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更高。

魯共公擇言

國策

梁王魏嬰，史記作罃，觴諸侯於范臺。是時魏惠王方強，魯衛宋鄭君來朝。酒酣，請魯

整練而有扶疎之致，嚴重而饒點染之姿，古人作文不嫌排偶者，正在此也；不善學者，即失之板實矣。

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領下四事，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當戒者一。○是正文，下連類及之。齊桓公夜半不嘍，歎○不喜食也。易牙乃煎熬燔

炙，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燕之曰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

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當戒者二。晉文公得南之威，美人。

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當戒

者三。楚王莊王登強臺，卽章華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臨，從上視下，彷徨。

謂信陵君只須說不可不忘，卻先說不可忘，亦只須說不可忘，不可不忘，卻又先說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文有寬而不懈者，其勢急也，詞有

徘徊也。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盟誓也。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卑池，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亡其國者。」當戒者四。今領下四句。主君之尊，尊酒器。儀狄之酒也；

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來

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上隨舉四事，不意歷歷皆應，章法奇妙。有一於此，足以亡其

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危語動人。梁王稱善相屬，祝○謂稱善不置也。

唐雎說信陵君

國策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之使晉鄙將兵救趙，

畏秦，止于蕩陰。公子無忌椎殺晉鄙，將其軍進擊秦，秦軍遂引去。○我有德。趙王自郊迎。人德我。唐雎魏人

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

有不可不忘者。」陸下四語，無頭無尾，奇絕。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

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

覆而不板者，其氣逸也。

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二段：上一段是實，下一段是主。下段上一句是實，下一句是主。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同猝，然見趙王，願君之忘之也！上一段是虛，此一段是實。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唐雎不辱使命

國策

博浪之椎，唐雎荆卿之劍，雖未亡秦皆不可少。

秦王

始皇。

使人謂安陵君

安陵小國，屬魏。

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

設言易之，實則奪之，秦人常套。

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

大易小，甚善！一折。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一正。秦王不說，

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

修好也。

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

何也？且秦滅韓亡魏，滅韓十八年，亡魏二十一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

爲長者，故不錯措意也。錯，置也。言非不能取安陵。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廣其

地。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言以秦爲不能取安陵而輕之。唐雎對曰：「否！秦王之

言不然。非若是也。安陵君之意，不如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

易也，豈直五百里哉？較安陵君答秦語尤直捷。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

嘗聞天子之怒乎？」陡來。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緩接。秦王曰：「天

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寫天子之怒雄甚。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

怒乎？撇過天子之怒，以布衣之怒反詰之，突兀。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先上聲。

以頭搶鎗，上聲地耳！」搶，突也。○寫布衣之怒醜甚。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

之怒也。駁去免冠八字。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專諸爲公子光刺吳王僚，聶政爲嚴仲子刺韓

虹貫日；專諸爲公子光刺吳王僚，聶政爲嚴仲子刺韓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專諸爲公子光刺吳王僚，聶政爲嚴仲子刺韓

相俠累，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慶忌，吳王僚子。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此

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休，吉徵；祲，辰氣；重祲字，休字帶說。降于天，休，吉徵；祲，辰氣；重祲字，休字帶說。○總承

上三句，作一頓。與臣而將四矣！現前一懷怒之士。若士必怒，必怒，怒已發也，對懷怒說。伏屍一

人，流血五步，伏屍流血，秦王說得極大，唐睢說得極小，妙絕。天下縞素，二人勝于百萬，五步甚于千里。

今日是也。今日即行怒之期。挺劍而起。手中即行怒之具。○此段一步緊一步，句句駭殺人。秦王

色撓，撓，屈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喻矣。」喻，曉也。夫韓魏

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秦王亦善收場，真英雄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國策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趙楚韓魏燕。而攻齊，下七十餘城，

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三城：聊莒即墨，唯莒即墨未下，云三城者，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事

而誤。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

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趙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

七十餘城以復齊。一段敘事簡括。

察能論行，則始進必嚴，善成善終，則末路必審，樂毅可謂明哲之士矣。至其書辭情致委曲，猶存忠厚之遺，其品望固在戰國策士以上。

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補寫燕王心事一筆。燕王乃使人

讓樂毅。讓，責也。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

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

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刳代將軍，爲將軍久暴僕露於

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善語周旋，巧于文飾。○以上是謝之之詞。將軍過聽，以與寡人

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

將軍之意乎？」○以上是讓之之詞。○先謝後讓，重稱先王，欲以感動樂毅，詞令委折有致。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

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質，斬人權也。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

義，無罪而殺毅，非義也。故遁逃奔趙。先敘不歸燕而降趙之故。○前書有先王左右寡人，故應還先王左右

足下。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上聲之罪，臣恐侍

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不敢斥言惠王，故稱侍御，畜養也；幸，親愛之也。○應

遇將軍之意。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應自爲計。故敢以書對。一起已括

盡一篇大旨。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

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功名二字，一篇柱。臣以所學者觀之，自見本領。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

於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殺爲魏昭王使燕，遂爲臣察，至也。○事先

王之心。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正對

左右句。而使臣爲亞卿，畜幸臣之理。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

命而不辭。事先王之心。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

以齊爲事。』畜幸臣之理。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驟，數

也，齊嘗霸天下而數勝于他國，其餘教遺事猶存。閑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

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魏欲得宋而盡力。四國

攻之，併燕爲四國。齊可大破也。』事先王之心。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

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也。起兵隨而攻齊。毅令趙楚韓魏燕之兵伐齊。○

畜幸臣之理。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濟

水之西，齊界也。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攻入臨淄。齊王

闕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事先王之心。大呂陳

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齊鐘名，故鼎，齊所得燕鼎。元英，歷室，燕二宮名。

寧臺，燕臺也。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薊邱，燕都，植，旗幟之屬。汶，水名。竹田曰篁，言薊邱之所植，植于濟汶上

之竹田。○上三句，自齊入燕，薊邱句，自燕及齊。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一頓，贊先王

正自贊也。先王以爲順於其志，愜于心。以臣爲不頓命，頓，猶墜也。故裂地而封之，

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封毅爲昌國君。○畜幸臣之理。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

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事先王之心。○遙應前文，筆情婉宥。

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應前功名二字，文從不廢不毀四字生出後半篇。若先王之報怨雪恥，

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數之。及至棄羣臣之日，遺令詔後

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

能預順之。施及萌同氓。隸皆可以教於後世。敘完先王事，下始入議論。臣聞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虛冒二句。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吳王名闔閭。故

吳王遠迹至於郢。郢，楚都，吳破楚，長驅至郢。○善作善始。夫差闔閭子，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

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革囊也；夫差殺子胥，盛以鴟夷而投之江。○不必善成善終。故吳王夫差

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燕王有之也。子胥不蚤見主之不

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蚤見，應上蚤知，不改，言子胥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自言幾不免也。夫

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免身于罪，而全取齊之功，以明昭王之奮烈，是

臣之本意。離，同罹，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離，遭也；遭誹謗而被誅，則壞

先王知人之明，故恐懼而奔趙。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被不可測之

重罪以去燕，又幸趙伐燕以爲利，揆之于義，寧敢出此。○剖開心事，激揚磊落，長歌可以當泣。

臣聞古之君

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

毀其君而自潔。○復轉二語，結出通書之意以

應起。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

應以臣所學句。

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

而不察疏遠之行也。

應前侍御不察二句。

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此先秦古書也。

中間兩三節一

反一覆，一起一

伏略加轉換數

个字，而精神愈

出，意思愈明，無

限曲折變態，誰

謂文章之妙，不

在虛字助辭乎！

於秦耳。請一切逐客！

一切者，無所不逐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李斯，秦客卿，楚上蔡人。○

所謂一切也。

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

一句揭開題面，通篇純用反法。昔

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由余，西戎人。

東得百里奚於宛，

百里奚，楚宛人。迎蹇叔

於宋，

蹇叔，岐州人，時游宋，故迎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

者，不產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此一段穆公用客。

孝公用商鞅

之法，

商鞅，衛人，姓公孫氏。

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二段，孝公用客。

惠王用張儀之計，

張儀，魏人。

拔

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惠王時，司馬錯請伐蜀，滅之；後武王欲通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儀者，以儀爲

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于相歟！

北收上郡，

魏納上郡十五縣。

南取漢中，

攻楚漢中，取地六百

里。包九夷，制鄢郢，

屬楚之夷有九種，鄢郢，楚二邑。

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成皋，屬

河南，周之東境。

遂散六國之從，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三段，惠王用客。

昭王得

范雎，

范雎，魏人。

廢穰侯，逐華陽，

穰侯華陽，俱太后弟。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

成帝業。

四段，昭王用客，○四段不引前代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爲言，妙。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段總收，下卽轉入。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又一轉，下反振，語氣乃足。

向使四君卻客而

不內，同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結完上文，

乃入時事，必以爲說正意矣，偏又發許多譬喻，滾滾不窮，奇絕妙絕。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崑山在于闐國，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隨侯珠，卞和璧。垂明

月之珠，珠光如明月。服太阿之劍，干將歐冶，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乘織離之馬，織離，

駿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

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一頓○秦王性好侈大，故歷以紛華靡色之美動其心，此善說之術也。必

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一折，上是順說，下是倒說。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

器，不爲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馱，馱，提不實外廢，馱馱，良馬名。江

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句法不排偶，氣勢已極宕折，可以止矣；偏作兩節寫，但見其

妙，不見其煩。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

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飾簪。傅附璣之珥，二○璣，珠之不圓者，珥，瑱也，謂以璣傅著于珥。

阿縞之衣，齊東阿縣所出繪帛爲衣。錦繡之飾，飾，領緣也。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閑雅

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語氣肆宕，采色爛然，可以止矣；又偏再衍出下節，彊

奮穿甲，勁勢未已。夫擊壤叩缶，彈箏搏髀，彼○瓌，汲瓶也。缶，瓦器。箏，以竹爲之。髀，股骨。擊叩彈搏，皆所

以節歌。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禮樂記：桑間，濮上之音，謂濮水

之上，桑林之間，衛地也。韶虞武象者，韶虞舜樂武象，周樂。異國之樂也。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

習。今棄擊壤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

而已矣。與前何也遙應。

今取人則不然，就上事所說已多，文已長，不知如何收拾，他只用一句折轉，盡數包羅妙甚。不問

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取人正意，只四句。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

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去聲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收

拾前文，又一句拓開不粘逐客上妙。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此下結

完上意，而更起一舉。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讓，辭也；就成也。○又下二喻。是以地無四方，民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纔是跨海內，制諸侯

之術。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黔黑也；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頭黑也。卻賓客以業諸侯。謂與

諸侯立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盜糧者也。一段，始正言逐客事。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收完崑山之玉二段。士不產

於秦而願忠者衆。收完昔穆公四段。○一篇大文字，只此二語收盡，更無餘蘊。今逐客以資敵

國，損民以益讎，無補于民，而增許多讎我之人。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內既無賢，皆往事

他國，而樹怨于外也。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收地廣者一段，完棄黔首資敵國等語，而正意俱足。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卜居

楚詞

屈原既放，屈原名平，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遂被放。三年不得

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先敘卜居之由。乃往見太

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筴，拂龜，端正也；筴，

著筮，端筴，將以筴也；拂龜，將以卜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寫肯卜妙。屈原曰：「吾寧悵

屈原疾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故設爲不知所從，而假龜策以決之，非實有所疑而求之于卜也。中間請卜

之詞，以一寧字將字到底，語意低昂，隱隱自見。

惘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去聲來，斯無窮乎？

惘款，誠實傾盡貌。送往勞來，謂隨俗高下。

無窮，不困窮也。○不知所從一。寧誅鋤草芴，卯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遊，徧謁也。

大人，謂嬖幸者。○不知所從二。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同偷生乎？

媮，樂也。○不知所從三。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足訾資慄斯，喔握伊伊嘯如呢，而

以事婦人乎？保真，謂保守其天真。呢，以言求婚也。慄，詭隨也。斯，語辭。喔伊嘯呢，強言笑貌。婦人，暗指懷王寵

姬鄭襲。○不知所從四。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稽如脂如韋，以絜楹

乎？突梯，滑澁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輒。楹，屋柱圓物。絜，比絜。本方而求圓也。○不知所從五。寧昂昂若

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駒，馬之小者。鳧，野鴨。與波上下，偷以全吾

軀乎？拖一句，參差入妙。○不知所從六。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騏驥，千里馬。

亢，當也。輓，轆端橫木，駕馬領者。駑，下乘也。○不知所從七。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務爭食

乎？黃鵠，大鳥，一舉千里。鶩，鴨也。○不知所從八。○以上八條，只一意，而無一句重沓，所以為妙。此孰吉孰凶？

何去何從？祝辭華，下是訴魯尹，乃心煩慮亂之由也。世溷，魂去聲。濁而不清，無限感慨。蟬翼為

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二句起下一句。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溷濁不清如此。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無限感慨。○寫得又似要下，又似不要下，心煩慮亂，不知所從。

詹尹乃釋筭而謝曰：寫不肯下，又妙。「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爲尺而不足，則

有所短；爲寸而有餘，則有所長。○引鄙語起下文。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物，指龜而言。數有

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數，指筭而言。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六有所字，本接末句，橫插此八字，

奇陷。龜筭誠不能知此事！」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楚襄王問於宋玉。屈原弟子，爲楚大夫。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

庶，不譽之甚也？」遺，缺失也。○問得有風致。宋玉對曰：「唯！一應然！再應有之。三應。○連

下三應，極力摹神。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入三語委婉。客有歌於郢中者，郢，楚

意想平空而來，絕不下一實筆；而騷情雅思，絡繹奔赴，固軼羣之才也。夫聖人

一段，單筆短掉，不說盡，不說明，尤妙。

都。其始曰下里巴人。

最下曲名。

國中屬視而利者數千人。

屬聚也。○和者

甚衆。

其爲陽阿薤露。

械。次下曲名。

國中屬而利者數百人。

和者亦衆。

其爲

陽春白雪。

高曲之名。

國中屬而利者，不過數十人。

和者已寡。○數十人，加不過字，妙。引

商刻羽，雜以流徵，

紙。○五音協律，最高之曲。

國中屬而利者，不過數人而已。

和者甚

寡。○數人又加而已字，妙。是其曲彌高，其利彌寡。

總上四段。故鳥有鳳而魚有鯢，總下二

段。○已上先開後總，此先總後開，法變。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

翔乎杳冥之上；杳冥，絕遠也。○寫鳳凰下如許語。夫藩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

之高哉？鷦鷯，鷦鷯也。○寫鷦鷯只下藩籬二字。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髮於碣石，暮

宿於孟諸；崑崙山，在西北，去嵩山五萬里，暴露也。魚之鬚鬣曰鬣。碣石，近海山名，在冀北。孟諸，藪澤名，在梁國。睢

陽縣東北。○寫鯢魚下如許語。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寫鯢只下尺澤二

字。○先喻之以歌，言行高不合于俗；又喻之以物，言品高俗不能知，唯俗不能知，所以不合于俗也。下撇去，轉入正意作

結，緊附。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上用一故字轉，此又用一故字轉，章法奇妙。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規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瑰、偉也。琦、

美也。○與上一樣寫法佳妙。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卷四終

精校評注

古文觀止 卷五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

此同馬遷自謂也。遷世為太史官。

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

五帝：黃帝、顓頊、帝

學堯舜也。尚，久遠也。言學者多稱五帝已久遠矣。○鎖一句，下句卽捷轉妙。

然尚書獨載堯以來，此言

其可徵而信者，莫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而不載黃帝、顓頊、帝嚳，則所徵者，猶有藉於他書也。○二轉。而百

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馴，馴也；百家雖言黃帝，又涉於神怪，皆非

典雅之訓，故當世士大夫，皆不敢道，則亦不可取以為徵也。○三轉。

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

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五帝德，帝繫姓二篇，見大戴禮，及家語，雖稱孔子傳於宰我，而儒者疑其非聖人之

言，故不傳以為實，則似未可全徵而信也。○四轉。

余嘗西至空峒，

空峒，山名，黃帝問道廣成子處。

北過

涿鹿，

涿鹿，亦山名，在媯州山側，有涿鹿城，卽黃帝堯舜之都。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

點東南西北

與篇中作映帶。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就余身所涉歷

五帝本紀贊

所在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舊蹟，與其風俗教化，固有不同，則他書之言黃帝者，亦或可徵也。○五轉。總之不

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尙書也；大要以不肯尙書所載者爲近於是。然太拘泥，則不載者，豈無可徵者乎？故曰：

近是也。○六轉。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性章矣。顧弟同第弗深考

其所表見皆不虛。備載則有五帝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開發明二篇之說爲甚章著，顧儒者但不深考而

或不傳耳。其二篇所發明章著而表見，險之風教固殊者，皆實而不虛則亦或可徵矣。○七轉。書缺有聞矣，

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此言尙書缺亡其闕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況其所遺佚，若黃帝以下

之事，乃時時見於他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豈可以摻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取之乎？○八轉。將尙書

國語等，一總。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事在疑信間，則當會其意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擇取，而淺見寡聞者，固難爲之言也。○九轉。

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應上文不雅駢。故著爲本紀書首。余非止據尙書論

次彙以下，且并黃帝、顓頊、帝學而論次之，於五帝德等書，擇其言之尤雅者取之，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結出一

生作史之意。

項羽本紀贊

史記

一贊中五層轉折唱歎不窮而盡一紀之神情已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漢時儒者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

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異邪？何興之暴也！重瞳，兩眸子。苗裔，後嗣也。暴驟也。○從興

之暴，想到舜，然舜羽本非倫，故又想到重瞳子。史公論贊，往往從閒處着寫，極有丰神。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去聲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升數。上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蠡起，言多也。斯時相與爭天下者，既不可勝數，而欲崛起定霸，蓋亦甚難。○振起數語，逼入項羽有勢。然羽非有

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

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乘勢，乘豪傑之勢也。五諸侯，齊、趙、

韓、魏、燕。○此一段正寫其興之暴，極贊項羽。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背關，謂背約；不王高

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義帝，楚懷王孫心，項梁立以為楚懷王，項羽尊之為義帝，後徙之長沙，復陰令人

擊殺之江中。○一貶駁。

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

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二貶駁。乃

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三貶駁。○前後興亡二字相照，三年五年，

並見興亡之速，俱關鍵，過矣謬哉，喚應絕韻。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二世楚項氏之際，

時天下未定，參錯變化，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

曰：「初

作難，發於陳涉；

一段。

虐戾滅秦，自項氏；

二段。

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

祚，

成於漢家。

祚，位也。○三段，三樣寫法。

五年之間，號令三嬪。

同禪。

自生民以來，

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三嬪，即謂陳涉、項氏、漢高祖也。○此總承上三段作結。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

後在位。考之於天，即孟子所謂人歸天與也。○一段。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

前三段一正，後三段一反，而歸功于漢，以四層咏嘆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究未嘗著一實筆，使讀者自得之最為深妙。

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

會孟津二句，單

言武王，舉武以見湯耳。○二段。

秦起襄公，章於文繆。

通穆

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

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

章，顯大也。○此三段，俱反上三段。數十年，十餘世，百有餘

載，句中有眼。以德若彼，指四代。用力如此，指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總承上三段作結。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

倒句

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

名城，銷鋒鏑，鉏鉏，誅也；維，計度也。○另起一峯，下卽捷轉，單寫高祖，慨

歎作致。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高祖起于泗上亭長。合從宗討伐，軼於三代。與豪傑并力

攻秦，過于湯武之放獄。鄉同向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去聲驅除難。

如字。前言一統之

難，高祖獨五年而成帝業。蓋由秦無尺土之封，敗壞既極，乃適足以資助賢者而爲之，驅除其所難耳。○一層。故憤

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無土不王，蓋古語也。高祖憤發閭巷，而成帝業，安在其爲無

土不王也？○二層。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高祖，或乃傳之所謂大聖

故不可以常理拘，蓋有天意存乎其間矣。○三層。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若非大

聖孰能當此豪傑並爭之日，獨受天命而帝者乎？○四層，應受命二字作結。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通篇全以慨歎作致，而層層回互，步步照顧，節頓挫，如龍之一體，鱗鬣爪甲而已，而其中多少屈伸變化，即龍亦有不能自知者，此所以為神物也。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

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

同閼積日曰閱。

明其等，謂明其功之差等；伐，積功也；積日計其

任事之久，閱，經歷也。○先立一案。

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

同礪國以永寧，

爰及苗裔。』

異○帶，衣帶也；厲，砥石也；苗裔，遠嗣也。言使河山至若帶厲，國猶未絕，意蓋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

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

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自古

已然，先為一歎。○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封爵之誓意，而枝葉稍陵夷衰微，起下子孫驕溢亡國意。

余讀高

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察其始封，與所以失侯者。○中固其根本，枝葉陵夷二句。曰：

『異哉所聞！』

異哉所聞，正反上一段；言根本不固，不待枝葉已陵夷衰微也，又為一歎。

書曰：『協

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

萬國，乃堯以前所封者。

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

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同藩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篤仁義，奉上法，是自全要著。○又引一案，自古皆然，而漢獨不然，項異哉所聞也，三歎。

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纔有十分之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昔日之

衰。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息，蕃庶也。蕭何、曹參、絳、勃、灌、嬰之屬，或至四萬，

小侯自倍，富厚如之。今日之盛。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作辟至太初。太初，爲漢武

帝年號。百年之閒，見現侯五；見在爲侯者，僅五人。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耗，盡也。○

因盛而衰。罔同網亦少密焉。罔，禁網也。○冷句帶諷。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仍

歸到不能自全上。○兩句與上篤於仁義，奉上法句相對；上篤仁義，則自無罔少密之苛；下篤仁義而奉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兩句兩轉，作兩層疊，四歎。

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兩句兩轉，作兩層疊，四歎。

居今之世，漢志古之道，夏商周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鏡，鑑也。居今志古，所以

自鑑得失。而時勢變遷，亦不必令人盡同乎古。○一總，便推開，爲本朝誅滅功臣，回護一番。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緼魂乎？緼，縫而合之也，言從來帝王原各不同，要以成一代之功爲綱紀，豈可混合而強同之乎？○此正是居今志古，以漢與前代，相提而論也。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此二句應察其首封，所以失之二句。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應異哉所聞句。

○此則單指漢諸侯也。五歎。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結出所以作表之意。表者，表明其事也。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景行，大道也。○此借詩虛虛籠起。余讀孔氏書，遺書一。想見其爲人，心鄉往之。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遺器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遺教三。余低回畱之，不

能去云。心鄉往之。○聖無能名，又何容論贊，史公只就其遺書、遺器、遺教，以自言其鄉往之誠，虛神宏濠，最爲得

起手忽憑空極贊，而後入孔氏既入而又極贊以終之，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者，所謂觀海難言也。

體。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又借他人，反形一筆，更透。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斷也。中，當也。謂斷其至當之理。可謂至聖矣。一定論。

外戚世家序

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繼體，謂繼先帝之正體；守文，謂守先帝之法度。非

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外戚，后妃之家屬，后族亦代有封爵，故曰外戚。○總提一句。

夏之興也，以塗山；塗山，國名。禹娶塗山氏之女。○受命。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桀伐有施，有施

氏以妹喜女焉。○繼體。殷之興也，以有娥；嵩。○有娥，國名。帝嚳娶其女簡狄為次妃，生契，為殷之始祖。○

受命。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繼體。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

任；壬○帝嚳元妃，有郤氏之女曰姜原，生后稷，為周之始祖，大任，文王之母。○受命。而幽王之禽，同擒也。

淫於褒姒，包姒，褒國之女。姒，姓也。○繼體。○序三段，頂受命繼體之君，而一正一反，句法變化。故易基

齊家治國，王道大端，故陳三代之得失，歸本於六經，而反覆感歎，以天命終焉。全篇大旨，已盡於此。孔子罕稱命，蓋恐人盡委之於命，而不知所勸戒，故特結出性命之難知，蓋欲人弘道以立命也。此史公言外深意，不可

不曉。

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離降，虞書：釐降二女於媯汭。釐，理也。降，下嫁也。媯汭，媯水之北，舜所居也。言

先料理下嫁二女於媯水之汭也。春秋譏不親迎。去聲。春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公羊曰：「外逆女不

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

兢兢。即五經分點五段。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又

補出樂，以完六經。

人能弘道，根上六經。無如命何！起下妃匹。甚哉！同配。匹之愛，君不能得

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因命字，起下兩段。既驩同歡。合矣，或不能

成子姓，子姓，子孫也。○指惠帝后薄皇后陳皇后慎夫人尹姬。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平聲。其

終。指戚夫人王皇后栗姬王夫人李夫人。豈非命也哉？結住命字下即轉。孔子罕稱命，蓋難

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又以性命並言，即孟子命也有性形之意。

伯夷列傳

傳體先敘後贊，此以議論代敘，事篇末不用贊語，此變體也。通篇以孔子作主，由光顏淵作陪，容雜引經傳層層疊發，縱橫變化，不可端倪，真文章絕唱。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不載，則不可信以爲實。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刪書一百篇，今亡四十二篇。詩書雖有缺亡，然尚書有

堯典舜典，大禹謨，則虞夏之文，可考而知也。○伯夷有傳有詩，所志在神農虞夏，故先開開引起。堯將遜位，讓

於虞舜，伯夷所重，在讓國一節，故先以堯讓天下引起。擬人於其倫，是極重伯夷處。舜禹之閒，岳牧

咸薦，岳，四岳，古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牧，九州之牧，又十二州牧。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

年；此言舜禹皆典職事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授以攝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

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卽虞夏之文，知堯舜禪讓之難，以見堯讓許由，湯讓隨光之妄。而說者曰：說

者，謂諸子雜記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許由，字武仲，堯欲致天下而

固讓焉，乃逃隱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上。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

而逃。此何以稱焉？堯舜讓位，若斯之難，則許由隨光之讓，當是相傳者之妄稱，未必實有其人。太史

公曰：凡篇中忽插太史公曰四字，皆遷述其父談之言。「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又

似實有其人。○此特又引一許由隨光，先爲伯夷襯貼，幾令人不辨賓主，神妙無比。孔子序列古之仁聖

賢人，孔子是一篇之主。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又請一吳太伯帶出伯夷，若不專為伯夷者，是

另一法。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

辭，不少略見，則其人終屬有無之閒，未可據以為實。○又回映由光一筆，繚繞觀貼，文辭正照下伯夷有傳有詩。孔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即以孔子接

下，叔齊附傳。余悲伯夷之意，悲其兄弟相讓，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軼詩，可異焉。軼詩，卽下所

引采薇之詩也，不入三百篇，故云軼。其詩有涉于怨，與孔子之言不合，故可異。○倒提一筆，妙。

其傳曰：始正序伯夷事，蓋伯夷先已有傳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

國名，姓墨胎氏。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

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

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序伯夷實事，平

實簡淨，蓋前後多跌蕩，此不得不平實章法也。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

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

矣？于同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悲憤歷落，流利抑揚，此歌騷之祖也。

遂餓死于首陽

山。

詩與傳畢。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應前暗映詩可異句，以下上下千古，無限感慨。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

絜同潔行，如此而餓死。

就夷齊餓死上翻出議論。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

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

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膾人之肝而餽之。

暴戾恣睢，

晦○恣睢，謂恣行其怒視之貌。

聚黨數

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反借夷

齊一宕，引出顏淵盜跖，一反一正，以極咏歎。

○有堯舜由光，諸人，故又引顏淵、盜跖二人照應作章法。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

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升數上聲也；又卽近

世人，一反一正，以足上意，作兩層寫妙。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雙結一句，以極味

歎，三非邪呼應。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上設兩端開說，此又引孔子言合說。亦各從其志

也。裝一句，作道不同註腳。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一兩節，正應各從其志。舉世混濁，清

士乃見。又裝一句，作松柏後凋註腳，挽上伯夷。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操行不軌

以下，此指擇地而蹈以下。○又以咏歎作一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以名字反

覆到底。賈子賈誼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以身判死從物曰徇。夸者死權，貪權勢以矜

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平生。」馮恃其生。○引賈子四句，烈士一句，是主，指伯夷。同明相

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龍興致雲，虎嘯風烈。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人類之首也；

故興起於時，而人民無不爭先快觀。○此引易經五句，聖人一句，是主，指孔子。○此兩節，將伯夷孔子合說，直貫至篇

末。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卽所謂同類相求，聖作而物覩也。又點顏回以陪伯夷，正在

有意無意之間，妙。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因滅而不稱，悲夫！一反應沒世

而民不稱，結篇首悲弔由光案。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青雲士，聖賢立言傳世者。○承上二段，推開一層說，言夷齊得孔子之言，而名顯於後世，由光未經

孔子序列故後世無聞，所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當慨無窮。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潁水，出陽城，今有潁上縣。少時常與鮑叔牙齊大夫游，

鮑叔知其賢。一篇以鮑叔事作主，故先點鮑叔。管仲貧困，常欺鮑叔，卽下分財多自與之類也。

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千古良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

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齊襄公無道，鮑

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莒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

伯夷傳忠孝兄弟之倫備矣，管晏傳於朋友三致意焉，管仲用齊由叔牙以進，所重在叔牙故，傳中深美叔牙，越石與其御，皆非晏子之友而

延爲上客，薦爲大夫，所難在晏子，故贊中忻慕晏子，通篇無一實筆，純以清空一氣運旋，覺伯夷傳猶有意爲文，不若此篇天然成妙。

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一生事業，只數語略寫。

管仲曰：即述仲語作敘事。一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古分財利，多自與，鮑

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此一事最易知，然知者絕少。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

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

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即時之不利。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

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此四事最難知，唯良友深知之。○忽排五段，前

實事既略，此虛事獨詳，前以緊節勝，此以排語佳相開而成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總

收知我字句中有淚。

鮑叔既進管仲，開接。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十

餘世，是言鮑叔索隱謂指管仲。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

人也。以贊語作結，了鮑叔案。管仲既任政相齊，開接一匡九合，前已總序，此又另出一頭，重提再序。

法之縱橫，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此句

是管仲治齊之綱，一個同字，生下六個因字。故其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今舉其大略也。「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上服度，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六親

父母、兄弟、妻子也，固安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

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

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二句得管仲之骨髓。貴輕重，慎權衡，輕重謂錢也；

管子有輕重篇。○一部管子，收盡數行，因禍爲福二句，又生下三段。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桓公與蔡

姬戲於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怒。歸蔡姬，而弗絕，蔡人嫁之，因伐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

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

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妹之約，管仲因而信之。桓公與魯會柯

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以爲背信，遂與曹

泆三敗所亡地于魯。諸侯由是歸齊。此皆一匡九合中事，又提三段另序，俱不實寫。故曰：「知與

之爲取，政之寶也。」此又即以管子語結之，綴完上節。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店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

其政，常彊於諸侯。收完任政相齊一段，即帶下作晏子過文。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由上

接下，蟬聯蛇虺。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萊州，清府，治今掖縣。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

節儉力行，重于齊。節儉力行四字，括盡晏子。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與管仲三歸

反坫對。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謂直道

行也。無道，即衡命。謂權衡量度而行也。○二十五字，作八句，四節兩對，包括雋永。以此三世，靈、莊及景。

顯名於諸侯。晏子一生事業，亦只此數語，約略虛寫，與管仲一樣。越石父賢，在縲。倫追切。緝薛

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賢者固

不可測。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

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謹於不知己，而信同伸。於知己者，一旬矣。方吾在繆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繆繼之中。」前以知己論管仲，此以知己論晏子，是乃史公著意點綴聯合處。晏子于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描盡情狀，呼之欲出。既而歸，其妻請去。奇婦人。○亦先作

一縱，石父請絕，御妻請去，作一樣寫。

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

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看人入細。今子長八

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亦奇。

晏子怪而問之，寫出有心人。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仲著書篇名。及

晏子春秋，晏子春秋共七篇。詳哉其言之也。因二子書已詳言，故史公傳以略勝。既見其著

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表明作

兩傳之旨，先總說，下乃分。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

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貶駁之處，意渾融。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以上三句，出孝經事君章，言君有美惡，臣將順而匡救之，故君臣能相親，協，即

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豈管仲之謂乎！極抑揚之致。方晏子

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補傳所未及。

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究非克亂之才，故史公以無勇責

之。至其諫說，犯君之顏，即傳中所謂危言危行，順命衡命是也。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者哉！進思盡忠八字，亦出孝經事君章。○極贊晏子。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

所忻慕焉。按此執鞭，乃暗用御者事，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遊故舊，無能如晏子解

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故作此憤激之詞耳。

屈原列傳

史記

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婉雅悽愴，使人讀之，不禁歎歎欲絕。要之窮愁著書，史公與屈子實有同心，宜其憂思唱歎，低回不置云。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徒，即今左右拾遺之徒。博聞彊

志，明於治亂，嫺于辭令。嫺，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起敘任用之專，後段乃節節敘其疏而見放，妙得原委。上官大夫

靳尚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此句便拍入。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屬燭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讒，屈原作兩節寫，書

其能一節虛，奪草稿一節實。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此語恰中庸主之忌。王怒而疏屈平。以下並史公變調序

離騷，即用騷體。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先寫作離騷之由。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遭也。○註一句，下

忽入議論，奇妙。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提窮字。故勞苦倦

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道出人情，真而切。屈平正道

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應上窮字。信而見疑，忠而

被謗，能無怨乎？提出怨字。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應怨字。○回環曲折，多承言之

致。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謂好色云者

以離騷有宓妃美人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而史公亦假借用之。○比騷于詩，深得旨趣。上

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諫，濯淖關汙泥

之中，淖，溺也。蟬蛻退於濁穢，蟬蛻，如蟬之去皮也。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

垢，垢，穢也。然泥而不滓子者也。澹然，疎淨之貌，滓，濁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極贊屈原。○以上雖強只虛寫。

屈原既絀

開接後，又入敘事。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

令張儀詳

同伴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

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

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

詳張儀始終事，爲屈

原諫楚王張本。

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

楚師于丹浙。

丹浙，皆縣名，在弘農。

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

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一段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利。卽割楚

地以與楚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

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又算定懷王。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僅

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

長句，正是省句。

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儀。二段。○兩段詞簡而情備。是時屈原既疏，忽接入本傳。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

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只爲何不殺張儀一句，乃倒裝楚顧得張

儀一段，又倒裝張儀詐楚一段，意思在此，而序事在彼。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張儀詐楚，客也，于此一結。時秦昭王

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又起一難。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

如無行。」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伏再用之根。懷王卒行，入

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

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懷王一欺于秦而國削，再欺于秦而身死，爲屈原作證，亦爲楚辭作序

也。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

再用子蘭，深著楚王之不明也。

楚人既咎子

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

嫉子蘭先從楚人說起，見非屈原之私怨。雖

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推屈平

本意作議論。

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忽又轉到離騷上。然

後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應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應冀君之一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又寬一步。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

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此泛泛感論，實包羅古今無窮事。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

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爲天下笑。將前事總作一收。此不知人之禍也。繳斷一句。易曰：

「井渫，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渫，不停污也，井渫而不食，使我心

惻然，以其可用汲而不汲也，如有王之明者，汲而用之，則上下竝受其福矣。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憤切語。

令尹子蘭聞之，接上屈平既嫉之妙。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回應

上官大夫。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極寫落魄悲憤之

狀。○以下漁父辭。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三閭，官名，掌楚王族昭屈景三姓

之官。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

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此極似

老氏之言。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

其醪？醪，薄酒。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而自令見放爲？」一只就漁父口中翻出一段，至理

可參，有情有態，可咏可歌，詞家風度。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彈而振之，去其塵也。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察察，淨潔也；汶汶，

垢蔽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常流，猶長流也。○汨羅之志已決。又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溫蠖，猶昏憤，楚詞作塵埃。○一氣流轉，機神跌宕。乃作

懷沙之賦。懷沙賦刪去。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今長沙屬潭

是也。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楚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借宋玉等前觀屈原，後引賈誼。

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自屈原沈汨羅，

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借投書直接

下賈誼傳。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皆離騷篇名。悲其志，讀其文而悲其

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遊其地而想其人。及見

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即用他弔屈

原之意，以歎賈生。讀服鳥賦，楚人命鴟曰服，賈生作服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

矣！「自悲自弔。○此屈賈合贊，凡四折，繚繞無際。」

酷吏列傳序

史記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引孔子之言。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

意只是當任德而不當任刑，兩引孔老之言，便見又以秦法苛

刻，漢治寬仁，兩
兩相較，明示去
取。歎昔日漢德
之盛，則今日漢
德之衰，隱然自
見于言外，語不
多而意深厚也。

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不德不見其德也不失德其德在外可見也滋益章明也。○引老子之

言。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總斷一句，引孔子老子是立言主意，以見酷吏之必不可崇尙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立論醒徹。昔天下之網嘗密矣。此謂秦法

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相遁謂借法爲姦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當

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費○言本弊不除則其未難止。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升其

任而愉快乎？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偷少頃之快言勢不得不不然非與酷吏也。言道德者溺其

職矣。溺謂沈溺不舉也。○此言酷吏所由始。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藉于嚴酷。○又引孔子之言。『下士聞道大笑之。』何知有道德。○又引老子之言。非虛言

也。又總斷一句應前。漢興，漢之初。破觚而爲圜。觚，八稜有隅者，破觚爲圜，謂除去嚴法。斲雕而爲

朴，斲猶削也。雕，刻鏤物也。斲雕爲朴，謂使之反質素也。網漏於吞舟之魚，網極其疎，應上綱密。而吏

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同艾。安。烝，盛也。艾，治也。○一段概想高文之治。由是觀之，在

彼不在此。」彼指道德，此指嚴酷。○一東用全力。

游俠列傳序

史記

世俗止知重儒而輕俠，以致俠士之義湮沒無聞。不知俠之真者，傷亦賴之。故史公特爲作傳，此一傳之冒也。凡六贊游俠，多少抑揚，多少往復，胸中筆落，筆底擴寫極文心之妙。

韓子韓非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一二句以儒俠相提而論，借容形主

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側重儒一句，起下文。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

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術，巧詐也。春秋，延國史。固無可言者。儒之僞者，誠不足言。

起下次畫。及若季次原憲，公皙哀，字季次，亦孔子弟子。閭巷人也。閭巷之儒，照閭巷之俠。讀書

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

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次憲功名未著，而後

世學者稱之，儒固自有真也。俠亦從可知矣。

今游俠，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謂之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

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亡者存之，死者生之。○句法極健。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此二句爲俠士本領。蓋亦有足多

者焉！稱游俠。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見游俠不可無，接上生下，生無限波瀾。太史公曰：

「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同巖。呂尙困於

棘津，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饑而食菜

則色病，故云菜也。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同災。況以中材而

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升道哉？此正見游俠之不可無也，感歎處。史公以之自

道，故曲折悲憤。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同以嚮同享其利者為有德？』享，受也；

以受其利者為有德，何知有仁義也。○正應遭菑涉亂，接下。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

不以其故貶王。伯夷未嘗許周以仁義，然享文武之利者，不以伯夷醜周之故而貶損其王號。跖蹻強

入聲。暴戾，其徒誦義無窮。柳跖，莊蹻，皆大盜，其徒享其利，而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

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三句出莊子胠篋篇，竊鉤之小，則為盜而受誅；竊國之大，則

為侯而人享其利，故仁義存。非虛言也。正對何知仁義二句。○此段言世俗止知有利，而不知俠士之義，極其

感歎。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暗指季次輩。豈若卑論儕俗，與世

浮沈而取榮名哉？忽又歎儒，皆有激之言也。而布衣之徒，指游俠。設取予然諾，千里

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稱游俠二。故士窮窘而得委

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閎者邪！士之窮窘，無所解免，皆得託命而望俠士之存亡死生，此誠

人之所謂賢豪閎者，而未可謂不得與儒齒也。稱游俠三，是史公爲游俠立傳本意。誠使鄉曲之俠，予

同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俠以權力，儒以道德，不可同

日而論。○縮合次憲，略抑游俠一筆，下卽轉。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稱游俠

四。○以上儒俠夾寫，至此方歸本題。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布衣閎巷是主意，一有憑藉，便不足

重，故下詳言之。近世延陵，吳季札也，季札豈游俠耶！然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擬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

援子貢也。孟嘗，齊田文。春申，楚黃歇。平原，趙勝。信陵，魏無忌。之徒，又借五人引起。皆因王者

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

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前有多少層折，方入本題，以爲止矣，偏又翻出一層，落

下匹夫之俠。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其

義誠高，其事誠難。○稱游俠五。然儒墨皆排擯不載，儒與墨皆輕俠士，故不載。○又掇定儒字。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遙接布衣之俠，靡得而聞。○閭巷布衣，匹夫之俠，是著

意處。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此乃緊照延陵、孟嘗、春申、平

原、信陵之徒，五實五主。雖時扞輪當世之文罔，同綱○謂犯當世之法禁。○應以武犯禁。然其私

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名實相副，而不虛立，士有阨必濟，而不虛

附。○稱游俠六。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

俠亦醜之。至若引朋爲黨，以彊爲宗，互相比周，施財以役乎貧民，恃其豪暴，侵陵孤弱，恣欲以自快者，不特不

可語游俠，而游俠亦醜之。○此言游俠自有真偽，不可不辨。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委

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一往情深。

滑稽列傳

史記

史公一書上下
千古無所不在
乃忽而撰出一
調笑嬉戲之文
但見其尚牙伶
俐口角香豔，另
用一種筆意。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

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滑稽傳，乃從六藝莊語說來，此卽史公之滑稽也。

太史公曰：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天道恢弘，不必盡出于六藝之中。

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三句

爲滑稽之要領。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

滑稽，詼諧不莊也。

數

謂

使諸侯未嘗屈辱。

一總虛序。

齊威王之時，喜隱，好隱語。好爲淫樂，長夜之

飲，沈湎

勉

不治。

沈湎，溺于酒也。

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

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

同飛

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

一話頭奇絕。

王曰：「此鳥不蜚則已，

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亦以隱語應，亦奇。

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

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

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

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

田敬仲世家中。

一段以大鳥喻，以朝諸縣令數句結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

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索，猶盡也。○加四字，無關於大笑，而大笑之神情俱

現。王曰：「先生少之乎？」

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

「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穰田爲田求豐穰也。○又作隱語。操一豚蹄，

酒一盃，而祝曰：『甌窶

樓

滿篝，

滿，○甌窶，高地狹小之區，篝，籠也。

汙邪

命

滿車，昌遮切。○

汙邪，下地田也。

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穰穰，言多也。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

奢，故笑之。」一語兩關，滑稽之極。

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

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

而去。二段以穰田喻，以益黃金數句結之。

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路皆以劈空奇論成文。威王曰：「先生飲

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

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

通竟

醉矣。若親有嚴

在側。三段以飲酒喻，以罷長夜之飲一句結之，總是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之意。○下有優孟優旃二傳并合贊。

貨殖列傳序

史記

天地之利本是
有餘何至于貧
貧始于患之一
念而弊極于爭

之一途故起處

全寄想夫至治

之風也史公豈

真豔貨殖者哉

千乘數句蓋見

天子之權貨列

侯之附金而爲

之一歎乎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至治之世，不知有貨殖。必用此爲務，輓同

晚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此言必用老子所說以爲務，而輓近之世，止知塗飾民之耳目，必不可行矣。○史公將仲已說而先引老子之言破之。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項至治之極。

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宜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

能之榮。謂勢所能至之榮也。○此欲富之根。使俗之漸尖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微妙之

論。終不能化。民多嗜欲，則不能至治矣。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

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善者因之，是神農以前人，利道是太公一流，教誨整齊，是管仲一流，最下

與爭，則爲武帝之鹽鐵平準矣，史公其多感慨乎！

夫山西饒材竹、穀、纁、旄、玉石，

穀，楮也。皮可爲紙，纁，紵屬，可以爲布，旄，牛尾也。

山東

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柁、

南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

代瑁、珠、璣、

齒、革，

連，鉛之未鍊者；璣，珠之不圓者。

龍門碣傑

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龍門，山名，在

馮翊夏陽縣，碣石，近海山名，在冀北。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

棊置，如圍棊之置，言處處皆有

也。○忽變一倒句妙。此其大較也。

方論貨殖之理，忽雜敘四方土產，筆勢奇矯。

皆中國人民所喜

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長句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

而成之，商而通之，

農、虞、工、商，是貨殖之人，前後脈絡。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此皆句

有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

此言物賤極必

貴，而貴極必賤，故賤者貴之徵，貴者賤之徵。○貨殖盡此二語，是一篇主意。

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

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

然之驗邪？

正見俗之漸民，而貨殖之不可已也。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

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三寶，謂珠、玉、金。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

澤不辟同闢矣。』農、工、虞、商、復點。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

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富國富家，是通篇眼目。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

餘，拙者不足。此段就上文一反，言貨殖亦非易事，在乎其人，以引起太公管仲等。故太公望封于

營邱，齊地。地瀉昔鹵，魯○渴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

鹽，則人物歸之；同疆。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

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引太公管仲，以爲貨殖之祖。設輕重九府，九府，蓋錢

之府藏，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

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太公管仲，是富國。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

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

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同已而不樂，

史公生平學力，在史記一書上，接周孔何等擔荷？原本六經，何等識力？表章先人何等淵源？然非發憤鬱結，則雖有文章，可以無作。哀公獲麟而春秋作，武帝獲麟而史記作，史記豈真能繼

夷狄益甚，言失其富厚之勢，則客無所附而不樂。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豔富養貧，雖有激之語，然亦確論。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四句用韻，蓋古歌謠也。熙熙，和樂也。壤壤，和緩貌。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暗刺時事，語多感慨。

太史公自序

史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先人，謂先代賢人。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適當五百歲之期。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

詩、書、禮、樂之際，

點出六經。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何敢，自謙直五。

百歲而讓之也，明明欲以史記繼春秋意。

上大夫壺

胡

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

哉？」

設爲問答，單提春秋，見史記源流。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仲舒曰：『周道衰廢，孔

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

春秋者哉？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王事卽王道。〇一句斷盡春秋，已下乃極歎春秋一書之大。子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所載實著當時行事，並非空言垂訓。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人不決曰猶豫。善善

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此段專贊春秋，

下復以諸經陪說。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

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

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又從易禮書詩樂末說

到春秋，以應起。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

秋以道義，再將諸經與春秋，結束一通。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莫切近於春秋，應上深

切著明。〇以下獨詳論春秋。春秋文成數萬，春秋萬八千字。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

在春秋。隱括春秋全部之文字。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升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所以秋君亡國及奔走皆

是失仁義之本。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此易坤卦之詞，文亦稍異。○兩引易詞，以明本

之不可失也。○隱括春秋全部之事跡。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

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

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

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春秋所該甚廣，而君臣父子

之分，尤有獨嚴，故提出言之。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總上文而言，其實心本欲爲善，但爲之而不知其義理，憑空加以罪名而不敢辭。○春秋實有此等事，特爲揭出，此甚

言春秋之義，不可不知也。夫不通禮義之旨，禮緣義起，故並言之。○又卽春秋生出禮義二字。至於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爲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

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

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應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句。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一句極贊春秋，收括前意。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四句引治安策語，見春秋所以作，并史記所以作之意。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武帝。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一再借壺遂語，辨難一番，回護自家妙。太史公曰：「唯

唯！否！否！不然。此疊用唯唯，否否，不然，妙。唯唯，姑應之也，否否，略折之也。不然，特申明之也。余聞之

先人曰：「又是先人。」伏義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又言春秋與諸經同義，皆純厚隆盛之書，非刺譏之文，極得宣尼作春秋微意。漢興以來，至

明天子，應上遇明天子。獲符瑞，指當時獲麟。建封禪，封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禪，泰山下，小山上，除

地爲壇，以祭山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此蓋言受天命清和之氣也。澤流罔極，海

外殊俗，重平聲譯亦歎塞，傳夷夏之言者曰譯，俗謂之通士。歎塞，叩塞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

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言口不能悉誦，故不可不載之書。且士

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此句實。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此句

主。且余嘗掌其官，應下得守職。廢明聖盛德不載，一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

業不述，二墮先人所言，三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

謂作也。作字呼應。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一正對欲以何明句。○靈遠問答一篇完。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

縲紲，詳後報任安書中。○可見史公未遭禍前，已作史記，特未卒業耳。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

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受腐刑。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約者，隱憂也，約猶屈也。欲遂其志之思也。史公欲卒成史記，故以此句喚起。昔西伯拘美，有

里，演周易；孔子居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臞頻上聲。脚，臞，別刑，去膝蓋骨。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即呂氏春秋，不韋所

作。**韓非囚秦說**，稅難孤憤，韓公子非作孤憤說難等篇計十餘萬言。○又組織六經作餘波而添出

離騷國語等作陪更妙。詩二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又借詩作結，文法更變化。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

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武帝至雍，獲白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孔子絕

筆于獲麟也。史公雖欲不比春秋之作，又不可得矣。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遷繼父為之，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

辭。再拜言，少卿任安字。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責以推賢進士。○二句任安來書。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

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望，怨也。○二句任安書中意。僕非敢如此也。一句辨過，下更詳

辨。僕雖罷疲，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殘，被宮刑。

此書反覆曲折，首尾相續，敘事明白，豪氣逼人，其感慨嘯歌，大有燕趙烈士之風，憂愁幽思，則又直與離騷對壘，文情至此極矣。

穢惡名。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
言無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起下文。

諺曰：「誰爲去聲爲之？孰令平聲聽之？」言無知己者，設欲爲善，當爲誰爲之，復欲誰聽之。蓋鍾

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

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何

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大質，身也。雖才懷

隨和，隨侯之珠，和氏之璧。行若由夷，許由，伯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

點耳。點，辱也。○一段先作如許曲折，漸引入情。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從武帝還。又迫賤事，

卑賤之事，自謙之詞。相見日淺，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卒卒，促遽

貌，閒隙也。○說前所以不答之故。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安爲戾太子事，囚獄

更旬月後，便當就刑，季冬，刑日也。僕又薄博從上雍，薄，迫也，又迫急從天子，將祭祀於雍。恐卒然

不可爲諱。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滿以曉左右，懣，悶也。則

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說今所以答之故。請略陳固陋，今乃答。闕然

久不報，前不即答。幸勿爲過。

一段又作如許齟折，看他一片心事，更無處明，而欲明向將死之友，可以想

見古人交情。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

特標五者，言有此，始得列于士林，見己之無復有此，以起下意。

故禍莫憊同慘於

欲利，須利贖罪，而家貧最憊也。悲莫痛於傷心，盡心事君而見誣，最痛也。行莫醜於辱先，辱先

人之職業，行莫醜焉。

構

莫大於宮刑。

陷割勢之極刑，恥莫大焉，詬，恥也；宮，腐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

次死之刑。○緊承四句，正與上五者相反。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接上起下。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令宦者雍渠參乘，孔

子去衛，適陳。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趙良說商君曰：「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

所以爲名也，「寒心，懼其禍必至。」

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同子，武帝朝宦官趙談，與遷父同名，改諱曰同子；

袁盎字絲，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自古而恥之。應所從來遠。夫中材之

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言士羞與宦豎爲伍。如今朝

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以上敘已虧體辱親，不足薦士，答任安

書中推賢進士之語。僕賴先人緒業，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

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不能一次之又不能

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不能二。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

斬將奪率旗之功；率，拔取也。○不能三。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

宗族交游光寵。不能四。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

矣。以上敘已平日不能致功名，引咎自責，文勢雄拔。

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廁，間也；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陪奉外廷末議，

外廷，朝堂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如恨如悔，胸中鬱勃不堪之況，盡情傾露。今已虧形，

爲掃除之隸，在闕塔茸戎上聲之中，闕，茸，猥賤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

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此段申言已不足薦士，再答任安意。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

哉！尙何言哉！

加一筆，更悲惋。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以下敘己所以被禍之由，此一句管到受辱

著書，且與下文未易一二爲俗人言，難爲俗人言相呼應。

僕少負不羈之才，資，猶無也；不羈，言才質高遠，不可羈繫也。長無鄉曲之譽，主上

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言襲先人太史舊職，周衛，宿衛周密也。僕

以爲戴盆何以望天？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于史職，不暇修人

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

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言初意本然如此。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捷轉。夫僕與李

陵，俱居門下，同爲侍中。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

餘歡。先明與陵無舊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以身殉

死從事曰殉。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次明于陵有獨賞。夫人臣出萬

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一振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

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同醜音枚。蘖孽其短，媒酒醉也，蘖麴也，謂釀成其禍也。僕誠私心痛

之一落。且李陵此下言李陵之勝敗，情有可原處。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

歷王庭，匈奴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匈奴號。連戰十

有餘日，所殺過當。陵軍士少，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同氈裘之君

長咸震怖，旃裘，匈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王，左賢王，賢王首，匈奴侯王右之號。舉引弓

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

恣○積，露積也。然陵一呼勞，去聲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誨血飲泣，血沾肉曰沫，淚

入口曰飲。更張空券，官○券，誓弓也。陵時矢盡，故張空弓。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一段極力為

陵描寫。陵未沒時，使有來報，陵麾下騎陳步樂報陵戰克捷。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

故意寫出公卿王侯醜狀。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故意寫出。○已上詳敘李陵。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

且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味之

甘者自絕，食之少者分之。○上素所蓄積句，與此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句，兩素字遙關。

能得人之死力，

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

敗降匈奴。彼觀其意，彼觀猶觀彼也。

且欲得

其當而報於漢。

欲立功于匈奴以當罪，乃所以報漢也。事已無可奈何；

此言事既無可如何，計

不得不出此。○此句正推原陵意妙。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

僕於天下矣。況其摧破匈奴之兵，

已足以表白于天下矣。○此段以以爲二字貫至此，是遷意中語。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

未得其便。

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

卽言上段意中之旨。

欲以廣主上之意，對上慘

愴惻而言。

塞

厓

眦

恣

之辭，眦，忤目相視貌。○對上媒孽其短。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

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

稅

遂下於理。

初上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匈奴，令陵爲助，及陵

與單于相值，而貳師無功，聞遷言，謂遷欲沮止貳師，以成李陵，而爲其游說，遂下獄。理，治獄官。

拳拳之忠，終

不能自列。

拳拳，忠謹之貌；列，陳也。

因爲誣上，卒從吏議；

吏議以爲誣上，天子終從其議，定爲宮刑。

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

法可以金贖罪，而遷無金可以自贖。

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

不爲一言。

觀家貧貨賂三句，則知史遷作貨殖游俠二傳，非無爲也。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

伍，伍對也。深幽囹圄，語之中，囹圄，獄也。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

事豈不然乎？已上特詳敘自己。李陵既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侷是之蠶室，侷，次

也，養蠶之室，温而密，腐刑患風，須入密室乃得全，因呼爲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

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二，謂委曲也，言陵與已事，俱不能委曲向俗人說，謂俗人不知也。○此段總結上

兩段，下乃專敘已所以不自引決之意。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初之於功臣，剖符世爵，又論功定封，申以丹書之信。文

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遷父爲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詞、祝之事。固主上所戲弄，倡

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其言不爲天子所重，故爲流俗所輕。假令僕伏法受誅，自引決。

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

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挽一句，指僕之先以

下言。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同趨，異也。彼此忖量，

輕重較然，結上生下。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義理顏色。其次不

辱辭令，言辭教令。其次誑體受辱，誑體，長跪也。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著赭衣，赭，赤土色。其

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關木，柵械也；索，繩也；箠，杖也；楚，荊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

辱，剔，毛髮髡也；嬰，繞也；金鐵，鉗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斷，剔，刺。最下腐刑極

矣。宮刑以其腐臭，故曰腐刑。○歷借不辱受辱者，以形己之極辱，文字奇附而瓌璋。傳曰：一刑不上大

夫。一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上大夫有罪則賜自殺，不致加刑以辱之，所以勵士節。○曲一

筆言，此是太史之言，非今日之謂。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穿之中，檻，圈也；穿，地爲坑

日弄，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其威爲人所制約，故漸積至此。○引起。故士有畫地

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也；未遇刑自殺，爲鮮明，士之

勵節，本來如此。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榜，笞也。幽於圜牆之中，圜，牆

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搶，突也。視徒隸則心惕息，驚惕而喘息。何者？積

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勉彊厚顏。曷足貴乎！以上敘己

之受辱。且西伯，文王伯也，拘於羨，有里，羨里，殷獄名。李斯，相也，秦始皇相。具有五刑，

先行墨劓荆宮，而後大辟，故曰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韓信爲楚王，人有告信欲反，高祖用陳平謀。

僞遊雲夢，信謁上于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至洛陽，赦爲淮陰侯。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

罪；彭越爲梁王，高祖誅陳豨，徵兵于梁，越稱病，上捕之，囚于洛陽。張敖嗣父耳爲王，人告其反，捕繫之。絳侯誅

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絳侯開勃，誅諸呂，立孝文，權盛于五伯，後有告勃謀反者，遂囚于請罪之室。

魏其大將也，衣去聲赭者衣，關三木；魏其侯竇嬰，坐灌夫當宴時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赭衣，罪

人之服。關，穿也。三木，桎梏類，在頸及手足也。季布爲朱家鉗奴；布爲楚將，數窘漢王，楚滅，高祖購求布千金，

敢舍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之，魯朱家賣之。灌夫受辱於居室；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

宗室皆往賀，宴時，顯陰侯灌夫怒罵之，坐不敬，乃繫于田蚡所居之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

鄰國，及罪至罔同網加，罔，猶法也。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歷引被辱古人自證。由此言之，勇怯、勢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

乎！言勇怯強弱，皆緣形勢頓殊，原無定體，自古以然，何足怪乎。

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

斯不亦遠乎？

言人不能早自裁決，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箠，已雖欲引節自決，不亦遠于知幾乎？

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

找轉刑不上大夫句。○以上言不必引決，以下

言己之不引決，乃更有所欲爲。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

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言激于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義理不得已也。

今僕不幸早

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

言父母兄弟已喪，無

可念矣；視我于妻子何如哉，言何足顧也。

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此言

死節要歸于義，何嘗論勇怯。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

縲紲之辱哉？

且夫臧獲婢妾，荆揚淮海之間，呼奴爲臧，呼婢爲獲。

猶能引決，況僕

之不得已乎？

應上不得已。○再跌宕。

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凡作無數跌宕，方說出作史

記本意，筆勢何等紆迴，何等鬱勃。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惆悵非常之人稱焉。

惆悵，卓異也。

○先虛提一筆。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崇侯譖西伯于紂，紂乃囚之于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爲六十四。

仲尼戾而作春秋。孔子戾于陳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

大夫讒之，被放逐，乃作離騷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失明，謂無目也。孫子臏頻上聲。脚，兵法

修列。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于鬼谷子，涓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至，則刑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刑刑，去膝

蓋骨，人因呼爲孫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秦始皇遷呂不韋于蜀，于是著書，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名

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稅難孤憤。韓非，韓之公子也，入秦爲李斯所毀，下獄藥死，非先曾著孤憤說難

十餘萬言。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倒句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述，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三句總承上八句說，

此廣引被辱著書之人，以發作史之意。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

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獨複引左氏孫子者，以其廢疾與已同，因遂言著書，宜與之一例

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

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黃帝，下至于茲漢武，爲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忍一時之辱，而重萬世之名，立志誠卓。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藏于山者，備亡失也。傳

之其人，通邑大都，傳之同志，廣之邑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史遷深以刑餘爲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以償前辱，聊以自解。

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

俗人言也。回應前文，關鎖緊密。

且負下未易居，負累之下，未易可居。下流多謗議，下流，至賤之人。僕以口語橫

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

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言如此便應逃遁遠去。身直爲閹

閹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

惑。閹閹臣，閹官引，出也，所以不得逃遁遠去，只因久係閹閹之臣，故不得自主耳。自言狂惑，藉此浮沈俯仰以通之。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辣謬乎刺、戾也。○此書大旨，總是卻少

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爲一篇綱領，始終亦自相應。今雖欲自彫琢曼萬辭以自飾曼、美也。無

益於俗。不信，恐益爲俗人所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言死後

名譽流于千載也。○直應上本末未易明句。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精校評注古文觀止 卷五

五八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卷五終

精校
評注
古文觀止 卷六

高帝求賢詔

西漢文

高帝平日慢侮
諸生及天下既
定，乃風意求賢，
如恐不及，蓋知
創業與守成異
也。漢室得人，其
風動固為有本。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

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以王伯自期，以古人期士。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

奚由進？歸咎人主，頓挫極醒。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歸功

賢士說得體。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

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二句，見帝制作之雄略。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

吾能尊顯之。上言交，此言遊，真有天子友匹夫氣象。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

昌周昌。下相國，相國贊鄼蕭何。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

○此詔令頒行次第。其有意稱明德者，意實可稱明德，非偽士也。必身勸為之駕，此言郡守身自

往勸，為之駕車。遣詣相國府，詣至也。署行義作儀年，書其行狀，儀容年紀。有而弗言，郡守不舉。

覺免，此言發覺，則免其官。年老癯隆，隆，病勿遺。

文帝議佐百姓詔

西漢文

帝在位日久，佐民未嘗不至至是復議佐之之策，可見其愛民之心愈久而不忘也。

閒如字者，數年比去聲不登，同，運也，比，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

愚而不明，未達其咎。虛喝二句。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

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一詰。將百官

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再詰。夫度鐸田非益

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地多于民。而食之甚不足者，

其咎安在？三詰，皆字呼應。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謂工商之業。以害農者蕃？蕃，多也。

為酒醪，牢以靡靡，糜也。穀者多，醪，汁滓酒也。靡，費用也。六畜休去聲。之食焉者衆與？六畜，牛

馬、羊、犬、豕、雞也。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又繳一筆，仍作推究語。其與丞相列侯，吏二

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求得其中，愛民之誠如見。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西漢文

雕文刻鏤，滯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祖○纂，赤組也。組，印紱。害女紅工者也。

一層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二層。夫飢寒竝至，而能無

為非者寡矣。三層。○起數語作三層寫，意甚婉至。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成祭

服，為天下先。以務農蠶為倡。不受獻，減太官，省繇同，同徭賦。太官主膳食。○不傷害農事。女紅

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同蓄積，以備災害。此言欲絕飢寒本原。彊毋攘弱，眾毋暴

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擴取也。六十曰耆。遂，成也。○欲民免于為非。今歲或不登，民

食頗寡，其咎安在？未稱朕意，必有任其咎者。或許偽為吏，以詐僞人為吏。吏以貨賂為

市，行同商賈。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漁，言若漁獵之為也；牟，食苗根蟲；侵牟，食民，比之牟賊也。○咎不在

民而在吏。縣丞、長吏也。縣丞，為吏之長。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姦法，因法作姦也；與，助也；漁奪

侵牟，吏即為盜。長吏知情而不執法，是助盜為盜矣。殊非設長吏之意也。○咎不在吏，而在長吏。其令二千石

一念奢侈，飢寒立至，起手數言窮極原委，姦法與盜盜一語透盡千古利弊，國家最患在吏飽，府庫空虛百姓窮困而姦吏自富，此大害也；二千石修職，誠足民本務。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各修其職！此言修察長吏之職。不事官職耗耗亂不明也，指二千石言。亂者，丞相以聞，

請其罪。請其不修職之罪。○咎不在長吏，而在二千石。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西漢文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武帝雄心，露于非常二字。故馬或奔蹏，而

致千里，奔，馳也；蹏，踴也；奔蹏者，乘之即奔，立則蹏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

世譏論也。○二或字活看。夫泛泛，覆也；覆駕者，言馬有逸氣，不循軌轍也。○項奔蹏說。駕之馬，跡

弛之士，跡者，跡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項負俗說。亦在御之而已！只一御字，想見英

主作用。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

也。○應非常之人。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絕遠之國，謂辟教之外。○應非常之功。

求材不拘資格，務期適用。漢世得人之盛，當自此詔開之。至以可使絕國者與將相並舉，蓋其窮兵好大，一片雄心，言下不覺畢露。與高帝大風歌同一氣概。

賈誼過秦論上

西漢文

過秦論者論秦之過也。秦過只一便斷盡從前竟不說出層次。敲擊筆筆放。鬆正筆筆緊。波瀾層折。恣態橫生。使讀者有一唱三歎之致。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函谷關也。擁，亦據也。雍州，今陝西。固守，堅守其地也。周室，天子之國。秦欲窺而取之。有席卷，卷，山名，謂二殽。天下包舉

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括，結繩也。八荒，八方也。○四句只一意，而必疊寫之者，蓋

極言秦人虎狼之心，非一辭而足也。當是時也，商君衛鞅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

戰之具，外連衡，橫而鬪諸侯。連六國以事秦，而使之自相攻鬪。於是秦人拱手而取

西河之外。拱手而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秦之始強如此。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孝公卒，子惠文

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

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漢中，今陝西；巴蜀，屬四川；膏腴，土田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秦之又強如此。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

從。宗，締題。交相與爲一。以一離六爲衡，以六攻一爲從，故衡曰連，從曰合。締，結也。○正欲寫秦之強，忽寫諸

侯，作反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趙勝。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極贊四君，以反觀秦之強。約

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趙人，徐尙去

詳。蘇秦洛陽人。杜赫周人。之屬爲之謀，齊明東周臣。周最周君子。陳軫秦臣。召邵滑楚

臣。樓緩魏相。翟景未詳。蘇厲蘇秦弟。樂毅燕臣。之徒通其意，吳起魏將。孫臏頻上聲。○孫

武之後。帶佗駝○未詳。兒倪良王廖。留○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田忌齊將。廉頗趙奢皆趙將。之倫制其兵；此段申明以致天下之士一句，極寫諸侯得人之盛，以反

觀秦之強。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叩，擊也。關，謂函谷關。○此正接前合從締

交，相與爲一句，作一逼緊峭之至。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

亡矢遺鏃，族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鏃，箭鏃也。○上

寫諸侯謀弱秦，何等忙；此寫秦人困諸侯，何等閒。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初點連衡，次點

合從，三敘約從離橫，四敘從散約解，段落井然。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

流血漂櫓；軍敗曰北，櫓，大楫。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人

朝，極言秦之強，總是反跌下文。延及孝文王，莊襄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享國

之日淺，國家無事。虛敘帶過。

及至始皇，

方說及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

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

振，舉也。策，馬箠也。振長策，以馬喻也。二周，東西周也。履至尊，踐帝位也。六合，天地四方也。敲，朴，皆杖也。短曰敲，長曰朴。

四句，亦只一意，極言始皇之強，非一辭而足也。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

百越，非一種也。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百越之君，俛同俯首，係頸，委命下吏。

言任性命于獄官。

也。○極寫始皇之強。乃使蒙恬秦將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

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極寫始皇之強。○前歷言秦之強，以其善攻，以下言

始皇不善守。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燔，燒也；百家言，經史之類；黔，黑

也，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頭黑也。

隳，灰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鑿，毀也；兵，戎器也；咸陽，秦都；鋒鋦，兵刃也；始皇銷鋒鋦爲金

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始皇愚民弱民，適所以自愚自弱，伏末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一句。然後踐華

爲城，因河爲池，斷華山爲城，因黃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爲固。疊上兩

句。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問也；誰何，言誰敢問。○極形

容始皇之強盛，比從前更自不同。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東有函谷關，南有驍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空

城，言堅也。秦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自廢光王之遺，至此正說秦皇之過，看

來秦過，亦只是自愚自弱。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殊俗，遠方也。○臨說盡，又一振；筆愈緩，勢愈緊。然而二字，一篇

大轉關。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陳勝字涉，陽城人；秦二世元年

秋，陳涉等起。甕牖，以敗甕口爲牖也。繩樞，以繩繫戶樞也。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爲戍漁陽之徒也。材能不及

中人，不及中等庸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范滂之陶，自謂陶朱公，治產積十

九年之閒，三致千金；猗頓聞朱公富，往問術，十年閒費擬王公，故富稱陶朱猗頓。○陳涉既非其人，又無其資。躡足

行伍之閒，俛同勉起阡陌之中，率罷同疲弊之卒，將數百之衆，俛起，不得已而舉事

也。阡陌田園道路。○不成軍旅。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揭，高舉也，斬木爲兵，而無鋒刃。

揭竿爲旗，而無旌幡。○不成器仗。

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

起而亡秦族矣。

雲集響應，如雲之集，如響之應也。贏，擔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前寫諸侯如彼難，此寫陳

涉如此易，反照作章法。

且夫轉筆會全神。

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

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同椹，荇芹，非銛仙

於鈎戟長鍛也；

耰，耨柄；矜，矛柄；銛，利也；椹，長矛。

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陳涉

曾謫戍漁陽，抗敵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曩時六國之士。○總承

前文，兩兩比較，句法變換，最耐尋味。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略作一頓。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疊上意又作一颺，文勢愈緊。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翹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招舉也；九

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收前牛篇。

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

陳涉爲首倡。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爲項羽所殺。○收後半篇。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結出一篇主意，筆力千鈞。

賈誼治安策一

西漢文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

立國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開口便吸盡全篇。

下數朔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爽，忒也。上疑下必討，則下被

其殃，而不能全；下疑上必反，則上爽其憂，而不能安。○是立言大旨。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謂淮南厲王長

文帝六年，謀反，廢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此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濟北王，聞文帝之幸太原，發兵反，

欲擊取榮陽，伏誅。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

鼎方也。○一行義未過，三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乎？此因三國之反，乃知他國，未有不思反者。然而天下少安何也？一轉撥入事情喫緊處。大國

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所以一時暫安。數年之後，諸侯之

是篇正對當時諸侯王僭踰地過古制發論主意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句此句以前言不若此而治安之難此句以後言能若此而治安之易起結總是勉以及時速爲之意雖只重少同姓之力，卻將異姓層層較量，尤妙于賓主之法。

王，大抵皆冠，貫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逆推將來，指陳利害，誠遠謀切慮。此時而欲爲治

安雖堯舜不治。反剔治安，下語斬截。黃帝曰：「日中必熨，衛操刀必割。」熨，曬也。

喻時不可失。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全安，謂全下安上。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剗，景之，墮，毀也；抗剗，謂舉其頭而割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季世，末世也。

此言欲全骨肉之屬，當及今早圖，語帶痛哭之聲。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尙憚

二句，指不肯早爲。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無位，無時，無助。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設一難。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一不能。假設天下如曩時，高帝之時。淮陰侯

尙王楚，韓信爲楚王，人告信欲反，遂械信，救爲淮陰侯。黥王淮南，黥布爲淮南王，反，高帝自往擊

之。彭越爲梁王，反，夷三族。韓信王韓，故韓王驁孫信，與匈奴反太原，高帝自往擊之。張敖

王趙，賈高爲相，張敖嗣父耳爲趙王，趙相賈高等謀弑高帝，事覺，夷三族，赦趙王敖爲宣平侯。盧綰

王燕陳豨

希在代。

陳豨以趙相國守代地，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綰遂亡入匈奴。

令此六

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又設一難。

臣有以知

陛下之不能也。

三不能。

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同竝起，殺難也。○忽論高帝。

非

有仄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

禮，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豫先爲之資藉。

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廕，得舍人。

中涓，舍人，皆官名。

材之不逮，至遠

也。

角材臣之。

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

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惠同德，至渥也。

渥，厚也。○身封王之。

反者九起，

七年，高帝五年至十一年，九反。韓王信貫高淮陰彭越英布陳豨盧綰并利幾，五年秋反，爲八；其一人，

蓋燕王臧荼，五年十月反。○引高帝舉。

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角，校也，競也。○無

材以制其力。又非身封王之也。

無德以服其心。

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

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繳應上段。○三不能。

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

者。諉，託也，尙可諉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強爲亂，明信等不以疏也。

假令悼惠王

王齊高帝子肥元王王楚高帝弟交中子王趙高帝子如意幽王王淮陽高帝子友共恭

王王梁高帝子恢靈王王燕高帝子建厲王王淮南高帝子長六七貴人皆亡恙當

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又設一難。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四不能。若此諸王，

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言諸王皆謂

與天子爲昆弟，而不論君臣之分，無不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意見下文。擅爵人，赦死辜，同罪。甚

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不軌，不修法

制也。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

天下圍視而起。言驚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比首

已陷其胸矣。悍，勇也；馮敬，馮無擇子，秦淮南厲王反，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爲刺客所殺。○細寫慮無不帝制，

而天子自爲一句。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亦繳應上段不能之意。故疏者必危，親者

必亂，已然之效也。三句總收上文親疏二段。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

此指韓彭陳豨而言。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此指淮南濟北而

言其勢盡又復然，殃既

同禍

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

將如之何？

再總收一筆，下入意，益醒。

屠牛坦

屠牛者，名坦。

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

同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

械也。

理解，支節也。

至於髓，髓彼之所，非斤則斧。

髓上曰髓，兩股間也；髀，股骨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

制，人主之斤斧也。絕好分割。

今諸侯王，皆衆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觸也。臣以爲

不缺則折，因喻入議，筆甚峭勁。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二國皆反誅，何不終用仁

厚勢不可故也。○自難自解，妙。

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

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

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

連用則又反三字，有致。

長沙迺

在二萬五千戶耳，秦時鄱陽令吳芮，漢封爲長沙王。

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

形勢弱，故不反。○細數反國，忽帶寫一不反者，反覆乃益明。

曩令樊鄴

力絳灌樊噲封舞陽侯，酈商封曲周侯，周勃封絳侯，灌嬰封穎陰侯。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

亡可也。承上七國。令信越之倫，韓信彭越。列爲徹侯而居，徹侯，卽通侯。雖至今存可

也。承上長沙。○用反言洗發正意，筆情逸冷。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接句爽捷。欲諸王之

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葷醢，海○葷醢，肉醬也。則莫若令如

樊鄴等；將兩層作結，下一層入正意。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句

爲一篇綱領，從前許多議論，皆是此意；此下言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正衆建諸侯之效。力少則易

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幅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一業。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若干，豫設數也。使

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

國皆然。正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也。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

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也。○子孫少者，有以處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

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

諸侯之地，有罪見削，而入于漢者，爲遷徙其國

都，及改封其子孫，亦以衆建之數償還之。○國旣滅者，有以處之。

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

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三業。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

慮不王，下無倍同背畔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三業。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利幾，項氏將，降漢，侯穎川，高帝至

洛陽，舉通侯籍召之，利幾恐，遂反。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兩人，與淮南王謀反之人。細民鄉

向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四業。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

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赤子，幼君也；植，立也；遺腹，君未生者；朝委裘，以君所常服之裘，委之于位，受羣

臣之朝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五業。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總

收一句，下又入喻，申言當及今早圖，意作收煞。

天下之勢，方病大瘡。腫○腫足曰瘡。一脛形去聲。之大幾如要，同股，一指之

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同伸一二指擡，觸身意無聊。搖動而病也，聊，賴也。失今

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己。扁鵲，良醫。○不能爲，與上不肯早爲，久不爲此，兩

爲字相應。病非徒瘡也，又苦蹶蹶。蹶蹶，同戾。○足掌曰蹶，蹶蹶，言足蹶反戾，不可行也。○又從病瘡上，推

進一層。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王，即。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王，成。惠王之子，親

兄子也。王，襄。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王，側。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謂親子弟。

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謂從弟之子，兄子之子。○親疏二字，應前作結。臣故曰：「非徒

病瘡也，又苦蹶蹶。」病瘡，喻疏者制大權，蹶蹶，喻親者無分地。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鼂錯論貴粟疏

鼂音潮

西漢文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去聲

開其資財之道也。此句是一篇主意。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

無捐瘠者，捐，相棄也。瘠，瘦病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古聖王爲民開資財之道，故有備無患。

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避，讓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

此篇大意，只在入粟於邊，以富強其國，故必使民務農，務農在貴粟，貴粟在以粟爲賞罰，一意相承，似開後世寶鬻之漸，然錯

爲足邊儲計，因發此論，固非泛談。

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說出實病。生穀之土未盡墾，山

澤之利未盡出也；故地有餘利。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故民有餘力。○後世不能開實財

之道，故患在無備。○以聖王形當時，謂當時畜積未及，弊在不農，下因言不農之害。民貧則姦邪生，貧生

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此逆寫不農之害也。不農則不地著，丈入聲。○安土謂之地著。不

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謂輕去其鄉。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

禁也。此順寫不農之害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

身，不顧廉恥。申言民貧則姦邪生數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

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申言不農則不地著數句。明主知其然也，捷轉。故務民於農桑，所謂開其資財之道者以此。薄

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此承務民農桑而言。故民可得而有也。應安能有其

民句。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此三句承上起下。夫珠

玉金銀，意在重粟，卻從金玉折入，大有波致。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

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最便處，

卻是害處。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

人弗勝，升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最不便處，卻是利處。是故明君

貴五穀而賤金玉。這此一句，點出正意。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役，謂服公家之役。其能耕者，不

過百畝；二句言民之力有盡。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二句言民之財有盡。春耕夏耘，秋穫

冬藏，伐薪樵，樵，亦薪也。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

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承服役能耕三句，言勤于作事之

苦。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承百畝之收一句，言勤于應用之苦。

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此言水

旱頻仍，賦斂愈急，平常勤苦之中，又有意外之勤苦。有者半賈同價而賣，亡者取倍稱去聲之

息，有穀者賤賣以應急用，無穀者稱貸于人，而聽取加倍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

者矣。細陳田家辛苦顛連之狀，如在目前；下復將商賈相形一番，情事愈透達。而商賈轉接輕妙。大者，積

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贏，獲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

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

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同遨。冠蓋相望，

乘堅策肥，堅，好車，肥，好馬。履絲曳，異綺，極富商人之逸樂，句句與農人之勤苦相反。此商人所以

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總收一筆，以見當時尊農賤商之意。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

貴，主之所賤也；商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農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誤而欲

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棄本逐末，法律皆爲具文，此可爲三歎。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

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正意作三層

跌出。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

粟有所渫。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此一折更醒。取於有餘，以

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入粟拜

爵除罪，固非正論，然實一時備荒良策。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

三曰勸農功。貴粟中，又別出三項。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馬，可以

備車騎之馬也。復，免也；謂免其爲卒者三人，此當日現行事例。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既

有武備，尤賴粟以爲守，起下文。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

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見粟之當重如此。令民

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五大夫，五等之爵也，此言入粟多而復卒少。此其

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與納馬少而復卒多者，相去甚遠。○此正見以粟爲賞罰，最是良法。爵者

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此所以爲立法之良

也。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應上順于民心句。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

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結出貴粟正旨。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西漢文

鄒陽齊人。從梁孝王。

景帝少弟。

游陽爲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於羊

勝公孫詭之間。

介，開廁也。勝，詭，皆孝王客。

勝等疾陽，惡之，孝王

謂讒毀于孝王也。

孝王怒，

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

忠信二字，一篇關鍵。

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

起便跌宕。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荆軻爲燕太子丹西刺秦王，精誠格

天，白虹爲之貫日。白虹，兵象，日爲君，爲荆軻特表可克之兆，太子尙畏而不肯信也。

衛先生爲秦畫長平

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其精誠乃上

達于天，太白爲之食昴。太白，天之將軍，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昭王尙疑而不信也。

夫精變天地，而

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變，動也，喻，曉也。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盡其計議，願王知

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

言左右不明，不欲直斥王也；訊，鞫問也。

是使荆軻

此書詞多偶麗，意多重複，蓋情至窘迫，嗚咽涕洟，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耳。其間段落雖多，其實不過五大段文字，每一援引一結束，卽以是字，以字故字，接下斷而不斷，一氣呵成。

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楚下

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于郊，

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秦始皇以李斯爲丞相，始皇崩，二世胡亥立，殺李斯，具

五刑。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

紂淫亂不止，箕子陽狂爲奴；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

恐遭此

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

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子

胥自刎，吳王夫差取馬革爲鴟夷形，盛子胥尸，投之江。

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

加憐焉！

以上自謂忠而獲罪，信而見疑，故引荆軻衛先生之事明之，又引玉人李斯比干子胥足其意，是爲第

一段。

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白頭，初相識至頭白也；傾蓋者，道行相遇，駐車對語，

兩蓋相交，小敬之義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提出知字，開下文之論端。故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會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無以

爲藉，於期自刎首，令荆河齋往。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景以卻齊而存魏。

王奢，齊臣。

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

夫王奢樊於

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一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

無窮也。是爲真知。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

蘇秦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

王厚葬以弊齊，終死于燕，是蘇秦不出其信于天下于燕，則爲尾生之信也。尾生，古信士，嘗與女子約橋下，水至死之。

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

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

則誠有以相知也。應醒知字。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寺以

馱決驥。

題○反食蘇秦以異味。馱驥，駿馬名。

白圭顯於中山，因拔中山而尊顯。人惡之於魏。文

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

反賜白圭以奇珍。○又申說一遍。

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

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以上言其見疑獲罪之由，皆因子知與不知，故歷引王奢樊於期蘇秦白圭證之，是

爲第二段。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承上起下。昔司馬喜

贖^{上聲}。脚於宋，宰相中山。司馬喜，六國時人，贖刑，去膝蓋骨也。范雎拉脅折齒於魏。

卒爲應侯。范雎，魏人，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齒，後入秦爲相，封爲應侯。拉，亦折也。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畫，計也。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妒之人也。以上自況。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相傳殷末人，自沈于雍州之河。

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末人，負石自投于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

主上之心。雖不見容，終不苟且，朋黨于朝，以感動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

委之以政，百里奚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

國。寧戚爲人飯牛，車下扣牛角而歌，齊桓公聞之，舉爲相。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

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

口哉？又將相知意結，下復就嫉妒深一層說。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

逐孔子，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子冉卽子罕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

骨也。

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致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偏聽獨任，痛心千古。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

霸中國。

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

齊任子臧，威宣二王，所以疆盛。

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

觀，垂明當世。

公聽竝觀，與上偏聽獨任相反。故意合則吳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

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管叔、蔡叔，周公之兄弟。○上無

朱象管蔡，忽然插入，文勢乃奇恣如此。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

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

以上言其不見知之由，在於無朋黨之私，被讒佞之口，故引司馬喜、范雎、申徒

狄、徐衍四人爲無朋黨之證，引齊秦宋魯四君爲信讒不信讒之證，是爲第三段。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燕王噲欲禪國于其相子之，國

乃大亂。田常，陳恆也，齊簡公悅之，而被弑。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孕

婦，紂剗奸者，觀其胎。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疆伯

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寺人勃鞞爲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袂，後文公卽位，用其言以免呂

郤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卒用爲相。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桓

公之欲善無厭。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

夫種之謀，禽同擒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秦孝公用衛鞅，封爲商君；後犯罪，以車裂之。越

王句踐，用文種敗吳王夫差，後被讒，賜死。○秦越待士，有始無終，不能欲善無厭也。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孫叔敖在楚三爲楚相，三去之而不怨悔。楚王聞陳仲

子賢，欲以爲相，仲子夫妻相與逃，而爲人灌園。○恐始榮而終敗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披披，開也。見情素，墮肝膽，墮墮，落也。施德厚，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待士有終，與之窮達如一，無所吝惜于士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

之客，可使刺由；跖盜跖，由許由，此言能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

資乎？然則荆軻湛同沈七族，要腰離燔妻子，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

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豈足爲大王道哉？言

士皆樂爲之用也。○以上言其朋黨得援，讒佞得行，皆因子人主之不能欲善無厭，故歷引桓文秦越反覆明之，是爲

第四段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同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勉

者。眄，目之偏合也。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盤木根，底輪困屈平聲。離奇，蟠木屈曲之木

也。抵，根下木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而爲萬乘器者，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以左右先爲之

容也。容，謂雕刻加飾。○突出奇喻，振起一篇精神。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隋侯之珠，和

氏之璧。祗，同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謂先游揚其才。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

忘。復說一遍更有味。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貧羸，衣食不充而羸瘦也。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伊尹管仲。懷龍逢旁比干之意龍逢亦紂忠臣。○激昂自負語。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

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懷才不遇，宜有此憤激。是以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遙鈞之上。陶家名模，下同。轉者爲鈞，蓋云周回調鈞耳。言聖王之制

馭天下，亦猶陶人之轉鈞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而亡首竊發。荆軻至秦，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

言于秦王，秦王見之，獻督元之地圖，圖窮而匕首見。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歸，以王天下。西伯

出遇呂尙于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言得太公，有若烏鳥之暴

集。何則？以其能越轡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單項用烏集而

王說。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廕同牆之制，言爲臣妾侍帷牆者所牽制。使不羈之士，

與牛驥同皁，不羈言其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食牛馬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鮑焦，閩之

介士，怨時之不用己，采蔬于道，抱木而死。○此段言人君待士不可信左右之人。臣聞盛飾入朝者，不

以私汙義底，同砥厲同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勝母不

孝。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朝歌不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寥廓，空大也。籠於威

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

士有伏死堀同窟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一應起忠信二

字。○此段言士之自處，不肯附左右之人。○以上言世主必欲左右先容，而賢者寧有伏死巖穴，以自明其志，是爲第

五段。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文

卓然遇獸一段，寫獸之駭發，清

道後行一段，寫

人之不意，末復

反覆申明之，悚

然可畏之中，復

委婉易聽，武帝

所以善之也。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長楊，宮名。是時天子武帝方好自擊熊豕，馳逐樞同

野。獸相如因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兼人獸說。故力稱烏獲，

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僚子，闔閭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賁、孟賁，古之勇

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青夏育，亦勇士。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從猛士

引出猛獸。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

屬車之清塵。逸材，過於衆也；不存，不可得而安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教指斥之也。卒然二字伏下不

及不暇不得用等字。輿不及還，旋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

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枯木朽株，阻險中塞道之物。危言悚聽。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

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軫，車後橫木，起轂接軫，有如寇敵，喻禍之不遠。此段以禍恐之。

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一折落下。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

銜，馬勒銜也；橛，車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

致傾敗以傷人也。況乎涉豐草，騁邱墟，豐，茂盛也；騁，馳馬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利，猶貪也；變，卽銜橛之變。其爲害也不難矣！此段蓋以理喻之。夫輕萬乘之重，不

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魚臣竊爲陛下不取。結清道後行一段。蓋

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同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

之所忽者也。結卒然遇獸一段。故鄙諺曰：『家叅同累千金，坐不垂堂。』懼瓦墮而

傷之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喻更醒。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李陵答蘇武書

西漢文

子卿蘇武字。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同聞，休暢幸甚！幸甚！策，書名

於策，榮問，令聞也；休，美暢，通也。○先勞子卿。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望

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

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一以自白心事，一以答漢真功文情感。憤壯烈，幾於動風雨而泣鬼神。除子卿自己，更無餘人可以代作。蘇子瞻謂齊梁小兒為之，未免大言欺人。

風、遠望也，依依，愁思也。昔者不遺，遠辱還答，遺、忘也，陵前與武書，武有還答。慰誨勤勤，有踰

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次謝遺書。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

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韞鉤毳吹去聲。暮，以禦風雨。韋，皮也；韞，衣袖；毳，氈也；暮，

帳也。羶，屑平聲。肉酪，洛漿，以充飢渴。羶，羊鼻酪，乳漿。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

邊土慘裂，玄冰，冰厚色玄也，慘裂，寒之甚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

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佳。笳，笛類，胡人吹之為曲。牧馬悲鳴，吟嘯成羣，

邊聲四起，邊聲，即笛曲馬鳴之屬。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

不悲哉！次寫自初降至今日景況之甚慘。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為鯨鯢。武帝

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臨老之年也。鯨鯢，魚名；左傳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身負國恩，為世所

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頓挫。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

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即廣之子。更成

戎狄之族，又自悲矣！次寫無數冤毒在心。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

之意。功，謂戰功；罪，謂降辱；不蒙明察，謂誅及全家。陵心區區之意，卽下所云欲報恩于國主是也。每一念至，

忽然忘生。陵不難刺，戚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不難自殺以表昔日之降，非畏死。顧

國家於我已矣，顧念也，全家被誅，國家與我恩義已絕。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

忍辱，攘，奮也。輒復苟活。次明不自引決之故。左右之人，陵之左右。見陵如此，常以不入

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洛祗同祗。祗令人悲增切，刀恒耳。不入耳之歡，謂富貴

之樂，切怛，內悲也。○次寫忽忽之狀，絕非人所能解勸。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猝未盡所懷，故復略而

言之。自此以下，重述戰敗降朝之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先帝，謂武帝也。作書

是昭帝時。絕域，遠國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相期不至，故稱失道。陵獨遇匈奴，與

之合戰而敗。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天漢，武帝年號。言師出正朔所加

之外，見其遠耳。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

之馬，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搴，拔取也。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

梟帥，殺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埃。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

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也。言此時功大，不可勝比。○此段敘戰勝之功，下段敘敗北之故。

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

單于，匈奴號。客主之形，既不相如，陵軍爲客，匈奴軍爲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陵步卒，匈

奴馬騎。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創，傷也。以少敵衆，見傷者多，決命爭首，

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爲先首而戰也。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

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

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徒，空也。○忠勇之氣凜凜。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

士爲陵飲血。血，淚也。○精誠有以格天人。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恐漢有伏兵。

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賊臣，漢奸管敢也，先亡入匈奴，至是告匈奴以漢無伏兵。故陵不免耳。

只一句說敗降，極蘊藉。○以上兩段，極力鋪敘，以見功大罪小。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

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下祕計，始得免。○引高帝正是自寫其真處。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

不死；執事，漢朝執事之人也，云云，謂多言也，言皆責陵以不死而降。然陵不死，罪也。頓挫。子卿視

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慷慨

悲歌，如聞變徵之聲。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陵前

與蘇子卿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

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妹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

魯國之差，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范蠡，越之賢臣，殉死也；吳敗越，越王句踐走于會稽，後七年，用范

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曹沫，魯將，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所侵

地，桓公許之，是報魯國之前羞也。陵遂心慕此，欲爲漢報功。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

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以上申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二句。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武爲漢臣，何

得不云如此，其實薄也。○跌一句妙。

昔蕭樊囚繫，蕭何爲民請上林苑，高祖怒，下廷尉，械繫之；高祖病，有人

惡變，噲黨于呂氏，欲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

安。韓彭蒯醜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被誅；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呂氏白上曰：「徒蜀自遺患，不

如誅之，遂夷三族。葷醢肉醬。」崑錯受戮，崑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七國地，七國反，遂誅錯。周魏見辜，周勃

免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魏其侯竇嬰坐其屬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棄市。其餘佐命立

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

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

哉？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馮敬之屬，盡讒毀之，于是天子疏之不用，後出爲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

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後謝病免相，以事下獄，嘔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誰不爲之痛心哉！講薄字

第一層。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景身絕域

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載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黃臣、譚衡

青。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青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週遠，迷惑失道，大將軍因問失道狀，廣遂引刀

自剄。○講薄字第二層。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

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

武奉使入匈奴，衛律欲武降，武謂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

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羊。

丁年奉使，皓首而

歸；

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武奉使

既久，母死，妻嫁也。

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一折。蠻貊之人，尙猶慕子之

節，況爲天下之主乎？二折。

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茅土，千乘，句

皆謂封諸侯之事。○三折。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武自匈奴還，賜錢二

百萬，今之二千貫，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勤，勞也。而妨功害能之

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

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聽，聞也。望風馳命，謂歸于漢。

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講薄字第三層。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孤，負也；力

屈而降，則孤恩；漢誅陵家，亦負德。○二句收上起下。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忠於君者，雖

不激烈，亦不愛死。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陵誠能安於死，而不孤恩，漢豈能眷眷念陵，而

不負德。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

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刀筆之吏，獄吏也。願足下勿復望陵，勿復望陵歸于漢。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

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傷心悲絕。幸謝故人，勉事聖君。指霍光上官桀。足下

嗣子無恙，勿以為念。武在匈奴，娶胡婦，生子，名通國。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望後書也。李陵頓首。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西漢文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

昭帝崩，無嗣，迎昌邑王賀為嗣，既至即位，行淫亂，大

論者謂宣帝好刑名之學，溫舒此疏切中其病。

將軍霍光率羣臣白太后廢之，迎武帝曾孫病己嗣昭帝後，是為宣帝。路溫舒，鉅鹿人，守廷尉吏。上書言宜

非也。是時宣帝初立，未有施行。蓋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即位，溫舒莫一持除之。故發此論。其言深切悲痛，宣帝亦爲之感悟。

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襄公無道，公子小白奔

莒子糾奔魯，及公孫無知欲害公，小白自莒先入，得立，是爲桓公。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

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之，姬譖三公子，申生自殺，重耳夷吾出奔，後重耳入晉，爲文公。近世趙王不終，諸

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高祖寵戚姬，生如意，封爲趙王。帝崩，惠帝立，呂太后醜殺趙王，及惠帝崩，呂太

后臨朝，諸呂專權，欲危劉氏，諸大臣謀共誅之，迎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廟號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

將以開聖人也。此句似爲下昭天命開至聖張本。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

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承上說桓文。文帝永思至德，以

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

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恕情，謂推己之心。是以囹圄語空虛，囹圄，獄也。天下太

平。承上說文帝。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再下一

斷，虛引尙德緩刑之旨。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

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應上將以開聖人意。故大將軍霍光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

肝膽，披開也。決大計，黜亡義，廢昌邑。立有德，立宣帝。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

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立宣帝。陛下初登至尊，與

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

天意。主意要宣帝緩刑，緩刑，卽尙德也；以上卻不直說，只反覆極寫興廢之際，以深動之。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更是也。此句方入正意。秦之時，羞文

學，一失。好武勇，二失。賤仁義之士，三失。貴治獄之吏，四失。正言者謂之誹謗，五失。

遏過者請之妖言，六失。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盛服，竭力以佩服也。○七失。忠良切

言，皆鬱於胸，八失。譽諛之聲，日滿於耳，九失。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十失。此乃

秦之所以亡天下也。結過秦。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

患，父子夫妻，勦六力安家，勦力，并力也。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一闕。夫獄者，

天下之大命也。一開。死者不可復生，古絕字。者不可復屬。祝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

辜，罪也；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然

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爲慮，而自受失刑之責。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毆，逐也。以

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

安之道，在人之死。慘痛之音。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

立；大辟關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又東應前。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捶楚，以杖鞭扑也。故

囚人不勝升痛，則飾辭以視同示之；飾，假也；視，告也。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

明之；獄吏利其假辭，以相告，爲指引道理，以明其罪之實。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同納之；卻，

退也，畏爲上所卻退，則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三句盡酷吏折獄之情。蓋奏當去聲。之成，奏當謂處當其罪，而

上奏也。雖咎絲同皋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

也。成練，謂成其鍛練之辭，文致，文飾而致人罪也。○可見酷吏爰書，不可爲據。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

賊而亡極，媮，偷也，一切權時也。媮爲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

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尙不入對，況眞實乎？議，擬也；期，必

也。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

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應前文作一大束，下更推開一步，是上書主

意。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

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垢○四句出左傳，晉大夫

伯宗之言。藪，大澤也；疾，毒害之物；瑾瑜，美玉也；惡，玉瑕，詬，恥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

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

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利樂，與天亡極。首屈以天字應。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楊惲報孫會宗書

西漢文

惲、太史公外孫，其報會宗書，宛然外祖答任安書風致辭氣，怨激竟遭慘禍，宣帝處惲不以戴長樂所告事，而以報會宗一書，異哉帝之失刑也。

惲蘇既失爵位家居，楊惲，華陰人，與太僕戴長樂相忤，坐事免為庶人。治產業，起室宅，

以財自娛。魚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

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惲宰相子，父敞，嘗為丞相。少顯朝廷，一朝晝闇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

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也。幸賴先人父敞餘業，得備宿

衛。宿衛，常侍散騎官。遭遇時變，以獲爵位，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終非其

任，卒與禍會。謂見廢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先謝賜

書。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

心，若逆指而文過。逆，會宗之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入報書意。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朱輪，以丹漆塗車轂，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

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

之遺忘遺忘，缺失也。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頓容。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

變故，橫被口語。口語，卽或長樂所告也。身幽北闕，妻子滿獄。懷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之所。○自

敘始末，俱含牢騷之意。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又頓容。豈意得全首領，復

奉先人之邱墓乎？此非幸語，正自恨語。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其君子游道，

樂以忘憂；賓小人全軀，說以忘罪；主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

農夫以沒世矣！連用三矣字，情詞慷慨。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

給公上，給君上之賦稅，以免官爲庶人，故也。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不意，友如會宗以此爲譏

謗之議。○一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轉筆會全神。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有時而旣。終，沒也；旣，盡也；臣子送君父之終喪，不過三年，其哀有時而盡。○起下句。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今我得罪已三年，惶懼之懷，亦可以少減殺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炷羔，斗酒

自勞。去聲。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瓮扣缶，而歌呼烏烏，快

耳者，真秦之聲也。」○激騷之音，短歌促節。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噓朝廷荒亂也。種

一頃豆，落而爲其。

其○喻賢人放棄也。黃豆莖。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須待也；言

國旣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含帶譏諷，楊惲之得禍似在此。是日也，拂衣而喜，奮

衷同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覺得滿紙不可人意。惲幸有

餘祿，方糴賤販貴，遂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

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
栗，竦縮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

之有？此是明明譏刺會宗。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

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此董仲舒對策文。故道不同，

不相爲謀。
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

哉？
純是怨望。

夫西河魏土，西河，會宗所居。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俱魏賢人之遺風，

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漂然，高遠意。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

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

言子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何謾罵至此。方當盛漢之隆，願勉

旃毋多談。旃，之也。○結語憤絕。○後有日蝕之變，人皆憚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

會宗書，宣帝惡之，廷尉議憚大逆無道，腰斬。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東漢文

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是時張步屯祝阿，弇擊拔之，進攻臨淄，又拔之。帝謂

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

界，功足相方。齊田廣屯歷下，今歷城縣。祝阿故城，在長清縣，俱屬濟南府。○天然脗合。而韓信襲擊

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田橫立兄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漢王使酈食其說

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韓信用蒯徹計，襲破之。○特為表彰。又田橫烹酈生，及

前一段表弇之功，末一段佳弇之志，中間將自己處張步與高帝處田橫比方一番，以勳步歸誠之意，英主作用全在此數語。

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

田橫以鄒生寔己，烹之。衛尉，鄒生弟商也。高帝詔之曰：齊王田橫

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

其怨。

帝使伏隆拜步爲東海太守，劉永亦遣使立步爲齊王，步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殺之。大司徒，伏隆父

湛也。又事尤相類也。

其功乃難于信也。下，可直接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句矣。偏又橫插入此一段，妙絕。

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先是隄從帝

幸春陵，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落落難

合，謂疏闊而不易副也。○天下無難成之事，特患人之無志耳。有志竟成一語，大堪砥礪英雄。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東漢文

援兄子嚴、敦，竝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

帝拜援伏波將軍，南蠻交

趾，克之。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

曹，輩也。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

名論未經人道破。

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

誡兄子書，諄諄以黜浮返朴爲計，其關係世教不淺。

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申明上意。汝曹知吾惡之甚矣。平日當以此相戒。

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縵，離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今又復言之者，猶

父母送女，親為施衿結縵，申其訓誡，不憚再三。蓋欲使汝曹不遺忘耳。衿，佩帶也；縵，佩巾也。○以上誠其喜譏議。

龍

伯高名述，京兆人，時為山都長。敦厚周慎，四字總。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承上

敦厚周慎如此。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豪俠好義，

四字總。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無論善惡，皆與為交。父喪致客數郡畢

至，承上豪俠好義如此。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龍杜之行，並堪愛重，而當效與不當效，則有

別。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

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申明上意，設喻更新奇。訖，同迄。

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

願子孫效也。又單言季良取禍之道，以軍警之。○以上誠其通輕使客。

後主建興五年，諸葛孔明率軍北駐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此疏大意，只爭親賢遠佞，而親賢尤爲遠佞之本。故始以開張聖聽起，末以咨諏察納收篇。中十三引先帝勤勩懇懇，皆根極至誠之言，自是至

諸葛亮前出師表

後漢文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先帝漢昭烈帝劉備也。卽位纔三年而沒。○萬

難心事，已傾瀉此二語。今天下三分，魏蜀吳。益州疲敝，益州蜀也。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此誠

危急存亡之秋也！先提明事勢。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

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次敘羣情起下用人。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非輕也。言必上法堯舜，高自期許，不當妄自輕薄，引喻淺近，以失大義。○連說宜與不宜，發起一篇告戒之意。宮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比不宜異同。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

惡也。若有作姦犯科，作姦，僞犯科條。○否，及爲忠善者。臧宜付有司，論其刑賞，陟罰

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平而明無異同也。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內外，謂宮府。○宮中

親近，府中疏遠，出師進表，著意全在此一段。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郭攸之、費禕，俱爲

侍中董允爲黃門侍郎。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悲補闕漏，有所廣益。

此段言宮中之事，宜開張聖聽。

將軍向寵

向寵爲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

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此段言府中之事，宜開張

聖聽。○時宵人伺伏，必有乘孔明遠出，而譏惑其君者，故亟亟薦引賢才，布列庶位以防之。

親賢臣，遠小人，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六句承上作一關鎖。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論興隆傾頽之事。

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東漢桓

帝靈帝用閹豎敗亡。○後主寵任黃皓，復蹈覆轍，尤可歎恨。

侍中尙書，

陳震。

長史，

張裔。參軍，

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皆孔明所進，恐出師後未必用，故又另囑。總觀賢臣六句，下乃自敘出處本末。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南陽，郡名。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侯孔明學問過人處在此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猥曲也南陽鄧縣西南有諸葛亮宅是劉備

三顧處○觀其出處不苟真伊傅一流人後值傾覆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敗備于當陽長坂受任於敗

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按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求

救于孫權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

謹慎孔明一生盡此謹慎二字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先主于永安宮病篤召亮囑以後事曰君

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建大業又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伏後遺詔句受命以來夙

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盧深入不毛建興元年南中

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瀘水名出牂牁郡中有瘴氣三四月渡必死不毛謂不生草木之地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中原魏也向之不即伐魏者以南方未定有

內顧之憂耳今畢南征當興北伐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姦凶謂曹丕

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也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心事何等光明

宏偉。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收到攸之禕允處，極有關應。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三層引起下一層。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人言，深追先帝遺詔，責重後主，應前開張聖聽數語。臣不勝升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漢文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漢自謂賊，謂曹偏安。

謂漢僻處于蜀。○伸大義當討。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審大勢當討。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并日而食。北征四句，解其前表并日而食，謂兩日推一日之所食也。臣非不自惜也，頓挫。

時曹休為吳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孔明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乃上此疏，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之
言，凜然與日月
爭光，前表開導
昏庸，後表審量
形勢，非抱忠貞
者，不欲言，非懷
經濟者，不能言
也。

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此特應上兩託臣句。而議者謂爲非計。時議者多以伐魏爲疑，故有下六段未解之論。

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漢，關中爲之響振。又務於

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賊固當討，時又不可失。謹陳其

事如左：以上作一冒。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昌○創，傷也，痛也。危然

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張良，陳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此段言不可以坐定取勝。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劉繇據河曲，王朗

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論安危，言計策，動引古之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言其用人

則妬能嫉賢，羣疑滿于腹內，臨事則畏首畏尾，衆難塞于胸中。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

坐大，遂并江東，不務戰征，使孫策坐以致大，江東遂爲其所并。○此指繇朗皆守一隅，以致破敗者，引證蜀

事最切。此臣之未解二也。此段言不可以不戰資敵。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髣髴孫吳，孫臏，吳起。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爲流矢所中。險於烏巢，袁紹拒曹於官渡，輜

重萬餘，在故市烏巢，時操糧少，走許避之。危於祁連，操征西域，幾危於祁連。偏於黎陽，袁譚據黎陽，操用

兵吳蜀，譚兵逼追其後。幾敗北山，夏侯淵敗，曹爭漢中，運糧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操引去，雲

播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操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殆死潼關，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

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幸褚自操，乃扶上船。然後僞定一時爾。僞定，非真，一時未久。況

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此段言難以不危而定。曹操五

攻昌霸不下，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

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湖入淮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圖，謂轉謀也，其事未詳。委

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留夏侯淵守北邊，為先主所殺。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

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此段言難以庸才取勝。自臣到漢中，時亮率

軍北駐漢中。中閒朞年耳，然喪喪字，貫至一千餘人。趙雲陽羣馬玉閣芝丁立白壽

劉郃合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曲，部曲也。突將無前，衝突之將，無有敵者。竇

叢叟青羌，皆亮南征所得渠率。散騎武騎皆騎兵一千餘人，以上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

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此段言緩之則無人，難以圖敵矣。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謂守與戰。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段言不早圖，則兵疲，難以持久。○六未解，俱用反說，駁倒羣議，獨伸己見，覺文勢層疊，意思慷慨。

夫難平者事也。頓一句起下。昔先帝敗軍於楚，

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跨有荆益，操

恐先主據襄陽，將精兵五千追之，及于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

定；操當興。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赤壁破曹。西取巴蜀，進兵圍成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

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漢又當興，是操之事難料。然後吳更

違盟，關羽毀敗，孫權遣呂蒙襲關，定荊州。秭歸蹉跌，秭歸，地名，先主痛關之亡，而奮力復仇，又為

陸遜所敗。曹不稱帝，操子丕，廢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漢又忽敗，是漢之事難料。凡事如是，難可

逆料。兩舉先主曹操難料之事，見今事亦難料，正與上六未解相照。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

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意思，全在此處收結，忠肝義膽，照耀簡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7089B

~~39343~~



~~1635908~~